

没药山

“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！”

“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。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”（申 32:3、7）

“凡是真实的，可敬的，公义的，清洁的，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；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”（腓 4:10）

胡振庆弟兄去世已经一年多了，凡见过他面、得过他帮助、或听过他见证的人，都盼望将他爱主一生的经历和见证，编成册子，为了能得着属灵上的教训和帮助。所以在仓促中，匆匆编就，以应肢体们的需要。

“祢所喜爱的，是内里诚实”（诗 51:6）。纵观胡振庆弟兄一生，可以看见神在他身上显出祂荣耀的作为：他的前辈，他的出生和在他十七岁、三十岁、三十三岁的阶段中，都可看出超乎常人的奇妙经历。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主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……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”（可 16:17，约 14:21）。所以人光羡慕圣徒们奇妙的经历并没有用，要羡慕他们全心敬畏神；不惜任何代价爱神的心志。这样，神迹也要在你身上出现！

胡弟兄在监狱中的生活，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，因为世人只看见“人”在那里陷诬谋害，制造错案。所以世人的不平永不能消除，以后就产生翻案、平反。但基督徒的坐牢受苦、受冤屈却认定是天上神在安排定规，因祂一切所作，都是“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”（罗 8:28）。正如大卫所说：“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，我就默然不语”（诗 39:9）。所以这册上所写胡弟兄的一切痛苦艰难，只是叫神儿女认识十字架的道路，跟随羊群的脚步，走神喜悦的路。

他在世时的一切见证中，丝毫没有流露对迫害人的不满，反而格外感恩：“神给我一两黄连，却给我十斤白糖。是神特别抬举我”。因他时常流泪见证他的许多同工，没有象他这样有福，可以在监狱中得着保守，不走失败变节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中间不该有任何为他不平的意念。世人因不信真神，没有永生，除了在世盼望短暂福乐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了，所以一旦受了冤屈，总想方设法伸冤辨屈。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犯基本都已平反，但基督徒却从未想到诉冤，也无人替他们伸冤。他们只要神纪念他们的苦难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因基督徒的福乐和荣耀还在将来，所以今生为主所受的一切苦难，都是为着那日进入荣耀，与主永远同住。因此，不可过于重看人，因得胜

者仍然是人（雅 5:17）。如果读这见证的人觉得他的得胜，是他特别勇敢，性情特别美好，这是背乎他在世时本意的，我们只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因唯有祂是得胜，祂是完全，是祂舍命流血才有我们的“称义”、“得胜”，不然，罪人能作什么呢？一切的人不过是尘土所造，因属土软弱的人得胜为要荣耀神（赛 43:7，弗 1:14）、并且败坏撒但（参弗 3:10）。我们一切所求为要让神的名得着满足的称赞与荣耀！

末后，教会要受更重的“产难”，得胜者要经历“大患难”（太 24:9，提后 3:12，启 7:14，12:1-5），而且“仇敌就是家里的人”（太 10:21、36）。神实在恩待中国，祂不但藉着大逼迫复兴了中国教会，还使本来不知道耶稣基督名字的千万罪人，因着基督徒所受痛苦，唤醒了他们沉睡的良知，使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父神；并且，神藉这样的艰难操练了一班祂的忠心仆人，也给教会的后一代留下了宝贵的属灵遗产。要叫下一代看见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路，什么是神所恨恶而祸患的路！只有火中经过，才能显明金银宝石与草木禾秸。深哉！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！

所以，未信主者读此见证，你必看见世人受苦与基督徒受苦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何等明显！这些与你一样有着肉身；有家庭妻儿的人，他们并没有犯法，为何甘心乐意坐牢，而且一次又一次（1900 多年来无数基督徒只是为信仰耶稣，被无辜杀害）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没有神、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们拿宝贵的性命作儿戏吗？若没有真神，没有为罪人死的耶稣，全世界和中国所统一实行的公元、十字架、礼拜天，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纪念，都是凭空开“玩笑”了！请你不可妄下结论，说：“神是没有的”；更不要效法从前逼迫基督徒大大热心的“无神论”者，向神存怀恨的心，免得你受他们所受的大亏损！今天，逼迫者和被逼迫者都过去了，只留下生与死、血和泪的悲壮历史，在告诉人什么呢？你要作智慧人！——神是永存的、真实可信的、是赏善罚恶的、是定规人生死祸福的！你要惧怕祂，并要向祂敬拜，信靠主耶稣的名而得着永生！

信主而与世界无所谓分别的人，请你留意我们的前辈信徒们，在那凄风苦雨的年代里，他们在神面前，各自在历史“戏景”中是怎样“表演”的（林前 4:9）：——那向神赤忠的是如何？那向世界妥协的是如何？那惧怕胆怯要保全性命的又是如何？神作事岂是无故吗？神要我们“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”是何等地怜爱我们呢！祂给我们这些教训，是要更多的儿女不遭亏损（但 11:35，12:10；提后 2:3，3:12-14，4:1-5）！不蹈前辈们的覆辙。当日为保全自己、要讨世界欢喜，联合签名把胡振庆送入监狱的弟兄们，今日他们在神前已到了什么程度，肉身灵魂结局如何？只是为爱的缘故，不愿

意详细写出来。只愿你作一个爱祂不惜任何代价的人，作一个蒙天上大福的人，也作一个“跟随羊群脚踪的人”（歌 1:8）！我们再说主是为你流尽宝血；世界是把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！

“从前引导你们、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远，是一样的。”（来 13:7、8）

“你要细察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”（诗 37:37）

“女子啊！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……！”（诗 45:10）

第一章、遥远之地的异象

“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”

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...肯为我们去呢？”（约 4:35，赛 6:8）

灿烂的阳光下，辽阔的麦田一望无际，微风吹来，那成熟金黄色的麦穗如波浪滚滚、琅琅有声。在麦田中，有许多戴着红缨帽、梳着长辫子，身穿各色布长褂的人，在时隐时现的走动，其数目多得无法计数。正当她觉得希奇，要上前与他们说话时，忽然醒了，不料这是一个梦。这梦的景象令她忧喜交加，忧是她现在隐约觉得主在告诉她，要她到很陌生的异国他乡去传扬福音，喜的是萦绕多日不能明白的呼召现在有了方向。这异梦的时间约在公元 1885 年。

她是一位生长在英国皇宫里，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，中国的名字叫郭传诚，郭的哥哥是英国军队中的将军，虽然家庭富有，因受教会全国复兴的影响，全家都是虔诚敬畏神的。郭姐妹从十七岁在一次祷告中被圣灵感动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为她舍命流血的主之后，心中一直被一种奇妙的爱所吸引。如此十年过去了，主一直的预备，现在向她启示，要告诉她当走的路。

当时的英国是由举世闻名的女王维多利亚（1819—1901，18 岁作女王）执政，她在位期间，使英国的繁荣达到顶点，称为“日不落帝国”，而福音的广传和属灵的敬虔，更使这个繁荣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（1914）的开始。女王执政时的英国国内，礼拜天除了教堂的钟声之外，再也听不见别的噪声。当别人问及英国为何如此复兴时，这位敬畏神的女王谦逊地走下宝座，拿起圣经说：“全赖于她”。在此前后，英国的圣徒们，向海外传扬福音，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。影响最大的是到中国传道的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（1832 来华）；去非洲传道的李文斯敦。

因她已经知道梦中所见的人是什么人，皇宫中有学识的长辈们告诉了她：这些戴红缨帽、梳着长辫子，身穿布长褂的人，是远在东方的中国人，这个国家的百姓崇拜偶像，人民生活困苦。由此梦引起的忧虑更使郭姐妹睡卧不安、茶饭不香，为着中国的罪人灵魂巴不得立刻插翅飞往中国；有着丰富美好的家乡和宫庭，一个贵族出生的纤弱女子，怎能经得起远离本国；只身到人地生疏且又贫穷艰难的异国去呢？如此心情不安的波涛与那梦中麦田的波浪，在她心中交织在一起。她生性安静少言，不肯把自己还未清楚的事，告诉父母，就是十年前的奉献，也未告诉。

一年前，当她正祷告的时候，主的呼召如此清楚地临到她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因着她出生在生活优裕富贵家庭，并没有真心考虑去远涉重洋的他乡。现在主如此明显告诉她所当去的地方，她还有什么可推倭呢？因着心中痛苦的交战，现在只有向主暗暗祈求，为着人生前途事关重大的缘故，一直不能轻易作出决定，主也愿意藉这异象的启示，要让祂的儿女，经过“坐下算计”，到“自己情愿”的时候（路 14:28，歌 2:7），才把祂的心意向祂所心爱的儿女显明。经过了几天挣扎，郭姐妹蒙主怜悯终于得胜了，十年前的圣灵浇灌；麦田的梦境；心中爱的吸引，还有什么理由，再拒绝今日的呼召呢！

主所爱的女儿，没有迟延，立即把自己将往中国的意愿告诉父母。这期间究竟家庭中兴起多少风波和忧伤，我们可想而知，毕竟这是个敬畏神的家庭，没有发生很不愉快的事，况且本国在戴德生弟兄前后，许多忠心基督徒都赶赴中国，因着神的怜悯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开了传道的门。从花园里得神的呼召到出发来中国只有四天时间，郭姐妹就只身乘船来中国了。离开骨肉亲人虽然有千言万语值得纪念，但感人最深的莫过于郭姐妹向父母和兄妹们所说最后的一句话“爸爸，妈妈，天堂再相会！”因她知道若非如此向亲人们决断的告别，会使她扶着犁向后看，不能象路得一样“除非死，能使我们相离！”而走到圣路的终点！

经过多少天长途航行的海上生活，日夜思念的中国——上海码头已经隐约在望，郭姐妹泪眼模糊，心潮起伏。欢喜、忧虑、胆怯，如太平洋的狂涛冲击着她的心灵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她向主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感谢祢带领我来到中国，但祢知我是多么软弱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当怎样行，主啊！求祢再带领我，引导我……。”

船到了码头；郭姐妹那迫切的祷告和心中的呼吁仍然没有结束。信实的神，从没有忘记祂心爱的儿女，祂的耳也垂听他（她）们的祷告。就在郭姐妹从船上跳下的一刹那，从另一条舷梯也走下一位来自英国的姐妹，也是蒙主呼召来中国传福音——比敦姐妹小十岁的林姑娘。虽然同船而来，神却没有使她们在船上见面，要叫她们在孤单中寻求、祷告而学习亲近祂，并要她们更深知道祂眷顾的凭据。

在陌生的异国遇见主内的同胞姐妹，欢喜和激动真是难以形容，她们俩抱在一起，又拉着手不能放开。现在郭姐妹与主交通的灵中，已经知道，这位林姐妹就是她的同工，是主为她在最需要的时候所预备的。因着郭姐妹出身于望门贵族，从无操持过各样家务缝洗烹调之类的活。她们一位是经过深造大有学问才思的名门闺秀；一位是有极大爱心，心灵手巧的“马大”姐妹。自此相爱相伴五十年，直到林姐妹先于郭姐妹

在中国去世。她一生兢兢业业为着中国千万罪人灵魂，为她所爱戴的属灵母亲郭姐妹，在中国走完了她一生最后的一步路！

当林姐妹去世，下葬在上海西国传教士公墓里时，葬礼感人泪下，由英国的传教士弟兄扛抬棺木，众多信徒排着长队送殡。坟墓用水泥板围成，当棺木放好，弟兄们将一束束鲜花放在棺木上，然后覆土，以示想念和春华常在，又表示着将来主再临时，预愿她复活仍如鲜花般美丽。然后众人最后一次向遗体告别的祷告，许多曾经受过林姐妹爱心服事的弟兄姐妹，无不失声痛哭。这位青春年华时来中国的林姐妹骸骨，和许多劳苦一生死在中国的众圣徒骸骨，静静地埋在中国的黄土下，而她历经忧患的灵魂在乐园里，等候着中国福音的大复兴，等候着她为之一生爱戴服事的主耶稣第二次再临。

“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。”（诗 126:6）

第二章、张斌桥畔

“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象基督耶稣的精兵。”（提后 2:3）

郭、林两位姐妹从海轮下船，在上海英国教士公所小住了一段时间，就按着圣灵引导和前辈们的指导，南下宁波。当时的宁波福音工作已有了很大的起步，这里有循道公会、圣公会、自立会、伯特利、基督徒公会、还有天主教等。

她们先到宁波东南约五英里的邱隘镇。早在本国，这位立志献身中国福音事业的贵族小姐，将她父母给她起的英国名字改成中国的名字“郭传诚”。就是传扬诚实的救主耶稣之意。

在郭林两位之前，基督徒公会就有二代姐妹在宁波工作。

第一代是：二十八岁来中国的华姑娘，和一位路易姑娘。

第二代是：冯姑娘、刘姑娘等姐妹。

郭姐妹效法主的使徒保罗，不把她的工作立在别人的根基上，因此她们切心祷告，蒙主带领来到邱隘镇。为了要找到房子和熟悉环境，她们在镇上步行，前面有一座桥，邱隘人叫月洞桥，这里作买卖的人很多，忽有一人大声惊呼起来：

“呀！你们来看，这里有两个洋人。”

这一下不得了，许多男女老少都围拢来了，这个这样说，那个那样说；纷纷扬扬，如看戏一般。谁能想到，这两个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外国弱女子，会给他们带来灵魂救恩的大喜信息。其中几个男人，开始起哄，少年人发出尖叫，更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人走近女子，要把她们推下河去。郭姐妹沉着冷静，使林姐妹也增加了胆量，她们两人一直面带笑容，频频点头，如同天使一般，无奈人群越涌越多，几乎要将她们吞没。郭、林姐妹靠着主的力量，从人群中往前直走，主使围观的人心中畏惧，人们被她们无畏的胆魄，不由自主纷纷后退，中间留出一条路来，真如红海开路一般，两位姐妹就直行过去了。

在邱隘房子是找到了，福音工作也开始展开，当信主人数有几十人时，就在这里设立教会，交托当地忠心爱主的人，她们就走向宁波。第一件事还是要先找到房子，于是就在大街小巷遍处打听。要把房子租给信“洋教”的外国人，保守而又迷信的中国人，岂是容易的事。末了在一座桥旁，宁波人称作张斌桥，有一幢似乎没有住人的房屋，从窗户向里张望，室内积满灰尘；房外一侧有一块荒地，却布满大小坟墓。她们

在这大房子前停住脚步，因为现在她们已经没有可去的地方了。心中的负担也在告诉她们，不必再往前走，郭姐妹用还不熟练的中国话问一位老年人：

“先生！请问，这幢房子是否还住着人？”

老人上下打量着她们，只因见她们面貌和善，也就诚实告诉道：

“房子是空着的，只因里面闹鬼，住进去的人有的生病、有的吓得大叫从里面逃出来，没有一个不遇鬼的，现在无人敢住，已经空闲好多年了。”

郭姐妹说：“先生！我们是信奉天上真神的人，不怕魔鬼，是否请你帮助我们找到房东，将这房子或买或租给我们”。后来经过许多周折，两位姐妹将一大院子的房子买下来了。因这房从前闹鬼，无人敢住，自然价格方便了许多。这岂不是神预备的么！两位姐妹向主低头下拜，祂的道路何其美好。

这里许多间的房屋，被郭姐妹精心安排，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同劳苦，又请土木工整修改建，分为南洋房、北洋房、学道室，还有厨房、会客及生活用房样样俱全，在礼拜堂的顶端建造了钟楼，当钟点敲响时，钟声在整个宁波上空回响。充分显出郭小姐才智学识和胆略，礼拜堂三间，加上讲经台一间，用铁架连接成四间，可坐四百人。椅子做成靠背，摆得整整齐齐，当然有许多工程是后来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同修建的。不过几月，令从前荒废的旧房，面貌一新，许多人早就听闻这间房子里闹鬼，现在见她们安然无恙，耶稣的名声当然越发广传了。中国人对于这样几位女子能有如此才能，心中暗暗钦佩，宁波的圣工从此开始。

这位郭姐妹，后来被信徒们亲切地称为“郭会督”。她为人善良，态度和蔼可亲，老小皆可亲近，说话温和而庄重。思想敏捷，刚直而柔顺，办事直爽而诚恳，富有属灵远见，待人满了爱心，自己却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，从宁波工作起，就穿着中国妇女服装，里外的衣服都满了补丁，没有一点相府千金的尊贵痕迹，效法她的主卑微地服事众人，她在主日与人很少说话，为了敬爱她的主，与主有特别交通。对于教导小孩子敬畏神，也有着特别的恩赐。

本来本国的教会有规定，到海外的传教士每五年可以回国一次，路费共有四千元，但她不但没有回日夜想念的祖国和亲人，而将这些路费用于救济穷人和孤儿寡妇、帮助福音。

在她晚年，为了宝爱她救主，愿意为着神的旨意，死在她所献身的中国，葬身中华，把她的坟墓修在宁波下白沙西教士公墓中，只因后来时局变动，遂没有成就她的心愿，这是后话。

此后的几年间，郭姐妹就带领弟兄姐妹以宁波为中心，向大陆海岛传扬福音，才此值得一提的是，普陀六横岛上一位因她传福音而信主的陆弟兄见证。

陆弟兄信主时只有十二岁，当听见福音时，喜乐得不得了，回家却不敢告诉父亲，因他父亲是岛上做迷信的头，即佛事聚首。后来还是有人告诉了。这下父亲气恼得火冒三丈，因他知道这个“红毛教”不但使“菩萨”被人藐视，就是作佛事的因此要大大失去得利的机会。如今自己儿子都信了这个教，他的火气真是直冲脑门。所以当他儿子从外面砍柴回来，他拿了一根粗木棍，站在门后，等他儿子进来。正当陆弟兄进来时，他父亲就奋力打下去，岂料木棍在门槛上折断了，没有打着。过了一、二天，父亲的气终究难消，就预备斧子，把它磨快，在儿子熟睡时，轻轻地走进他的房间，朝着儿子所睡的头部的头部狠命地砍下去。只听后门口，一个少年人的声音：

“爸爸！你在作什么？”

父亲大吃一惊，才知又没有砍着儿子。不免心中暗暗惊奇，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原来，在父亲未进房时，陆弟兄在睡梦中，被人大叫一声：“陆阿富！”他就赶快起来，打开后门，向外张望，因他以为有人在后门外叫他。所以当父亲砍下去时，却砍在枕头上。使儿子又一次幸免于难。

第三次，他又砍柴回来，就到厨房去吃饭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发起怒来，随手拿起一支猎枪，边装火药，边说：“我要叫你饱肚而死！”圣灵在陆弟兄的里面催促：“快，起来逃命！”于是他就往山上逃去，父亲在后面紧紧追赶，因着父亲身量高大跑得快，眼看就要追上，他就用枪瞄准，扣动扳机，但是枪没有响。于是又追上去，在快追上的时候，却在溪坑里绊了一跤，倒在地上，当父亲从溪坑里爬起来时，儿子已经逃远了。放声大叫：“阿富啊！你回来吧，因你所信的耶稣是真的，从此我不再打你了。”

这位陆弟兄在他长大后，奉献田地，建造会所，从宁波东乡雇了福音船，供养船上的传道人和船工。又印了许多福音单张，贴在各处的墙上、柱上。在他死前，留下遗嘱，埋葬不用棺材，只用二口水缸，合起来，埋于地下，也不做坟墓，而将省下的钱，用于修筑一条山路。以后这位弟兄葬在六横岛上庄小沙铺。

“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”（林前 15:58）

第三章、胡家院中

“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我的神。”（加 1:15）

郭巨镇，距离宁波约有五十公里，这里三面环水，傍海的大陆象一柄利剑伸向东海。站在镇后不远的总台山上，舟山群岛尽收眼底。这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，许多年前镇上的居民为了防止海盗的骚扰，在镇外筑起了城墙，还架起吊桥。到振庆前辈们在世的时候，居民生活却十分艰苦，就在海涂围田种植，并在荒山上开垦种植红茹之类的杂粮。

城中有一城隍庙，因这庙座北朝南，因迷信之故，居民的房子就不能与庙门一起朝南，必要与它的方向偏向。因为若与它一个方向，就会“大逆不道”而遭祸。胡家院就背靠着一座名叫凤凰山的小山脚下。振庆的父亲——胡聿忠父母兄弟们都住在这里，胡的父亲是城隍庙的聚首（做佛事时候的领头者），虽然胡聿忠的父亲对偶像非常虔诚，然而有气无力的黄胖病，一直缠绕在他身上不见好转，家境自然更加贫困。胡聿忠就靠殷勤织布，赖以维持生计。这样一个家庭要接受反对假神的基督信仰，可知道是何等的难了。

一日，郭姐妹由一位信主的老人何省三陪同，从宁波方向来到郭巨。何老为她挑着锅台、盆碗及铺盖等用具。一到镇的西门，郭姐妹站在路边的石头上，向那里的居民传讲基督的救恩，此时的郭会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国的官话，加之她智慧勤奋，又很快学会了宁波各地的方言。当这位身穿中国服装的外国女子，态度和蔼可亲，言语句句中肯，聆听和看热闹的人很多，但神的恩典和人的心愿是成正比例的，虽然许多人都听，谁得着大福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本书主角胡振庆，是一位从众多长老牧师手中夺了爱主的大福；与他父亲从郭巨人手里，夺了第一位信主的大福有关。

一天，胡聿忠正在屋内织布，忽听外面有人在说话：

“今天，我从西门回来，看见有一个外国女子在传红毛教，讲得可好听来！”

聿忠虽然听说过这个他陌生“红毛教”，也听人说在宁波早就有了，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一无所知。他从织机上起来，也不告诉父母亲，径直往西门走去。宁波各地农村的居民还未认识基督的救恩，只把这些有红（黄）头发的外国传道人，以他（她）们所传的教叫做“红毛教”。

郭小姐诚实的传讲，殷殷的教诲，为着中国罪人灵魂火热的心，倾注着远离家乡那献身的满腔热血，眼中饱含泪水，把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讲得那样透彻、深刻，令少年的胡聿忠心中莫大的振动。他一直注视的这位外国女子的脸，开始他觉得这个女子头发和面貌很不顺眼，并且有点可怕。随着听她讲天上神的独生子，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悲惨故事，胡聿忠觉得这个人越来越可爱，好象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与这位女子是这样的相连，浑然不能分别一般。周围的人逐渐看出，这个有点面熟的少年人，眼中已是热泪盈眶。全神贯注得几乎忘记自己。

当女士将耶稣的福音暂告一个段落，就唱了一首短歌，她用目光扫视四周之后停住了口。胡聿忠那思念钉十字架耶稣的心，还没有平静，及至女士说：

“各位乡亲，你们中间要相信这位耶稣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”

人群中一位少年人举起了手，大家一看，就是刚才还热泪盈眶的胡聿忠。但希奇的是当时举起来手来的，竟是寥寥无几。许多人都面面相觑，有的怕上了这个外国女子的当；更多的人要信奉他们祖辈流传的礼教迷信，所以神情木然，下垂的手没有一点要举起来的迹象。后来郭会督与聿忠谈了话，并教他如何祷告，之后，请他写了姓名住址，他就依依不舍地向外国女传道人告别，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向家中走去。只因坚信偶像的邻舍，已将他儿子和外国人站在一起，并且举手相信“红毛教”的事告诉了他父亲。父亲手中拿着挑担的刹柱，恶狠狠地问回到家中的儿子说：

“你相信了那外国妇人传的红毛教吗？”

儿子说：“不是红毛教，那女子说，是一位天上独一真神儿子，耶稣来救罪人的事。爸爸！我们从前所信的迷信错了，爸爸，不要再信那些泥塑木雕了。”

父亲哪里肯听，因为他是郭巨镇上做迷信佛事挑大梁的人，现在儿子信了与迷信格格不入的“洋教”，以后叫他的脸往哪里搁，怎么得了，他举起刹柱就没头没脑的打下去，胡聿忠的头上马上青一块，红一块。父亲还要再打，母亲却出来拦阻了，也因为父亲的黄胖病因火气大发的缘故，又一次上气不接下气，就没有能再打下去。不过，以后，父亲用各种可打的东西，打胡聿忠成了家常便饭，特别是聿忠从主日礼拜回来，几乎每次必打。但无论怎样打，聿忠爱耶稣的心志，却是越发坚定，他父亲除了叹息打骂之外，一无办法。

聿忠首先偷偷地将福音告诉他的兄弟们，并邀请他们一同去听福音，没有多少时间，他的兄弟们包括堂兄弟姐妹几乎都信了耶稣。自此，单是胡家信主的就有二十多

人了。作父亲的除了骂天骂地之外，想不出什么办法去难为他们。其实，作父亲的并非天生硬心，实在因为作了庙会佛事的聚首，而放不下这个得人抬举的差事罢了。儿子们不但自己信了主，也劝勉他们的母亲信主，一天，几个兄弟商量停当，在夜里用一乘竹轿把母亲抬着，瞒着父亲，翻过四条山岭，到一百多里外的宁波张斌桥施了洗，这样，短短的一、二年光阴，胡家除了聿忠的父亲之外，都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

当父亲死期临近的时候，全家都围在他的床前，儿子们流着眼泪向他述说主耶稣的救恩。老人闭着眼睛，一直静静地听，回想自己从前是怎样毒打他们，现在儿子们没有一点计较他的粗暴，反而为他的灵魂焦急痛苦，想到自己敬拜偶像一生，无从偶像得什么安慰福乐，也从无一人告诉他：崇拜偶像的人离世后能有什么可信可靠的去处。现在，离世就在眼前，究竟应当依靠哪一位呢？痛苦使他的心如海潮翻腾。主垂听了祂儿女的祈祷，在这位迷信头目即将跨向另一世界的紧要关头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

父亲的一切丧事均按着基督教的礼仪进行，父亲去世后，胡家的院子来了个彻底的改变，房子重新修建，改成坐北朝南，从此再也不用为怕城隍而不敢将房子朝南了。不过后来胡家因为遭受死壮年的不幸，而镇上的人以此攻击他们。院子的地重新整平，在中间做了一个很体面的施浸池，用砖石砌成。从此郭巨的教会有声有色的建立起来了。聿忠和他二哥成为教会的长老，聿忠又为人正直，当讲道的人，有不合圣经的地方，就向他当面指出，就是亲戚家人生活不够敬虔，他也不肯放过。郭姐妹那辛劳的工作，又一次在郭巨结出了美丽的果实，她那年轻而因疲劳显得苍白的脸上，露出快乐的神色。以后她就将郭巨的工作托咐当地的弟兄们，她就向更远的地方传扬主的福音。

当郭巨的教会开始大大兴旺的时候，魔鬼占据了千百年的阵地，全然摇动起来。聿忠弟弟的妻子产期临近了，哪知生产甚是艰难。黑暗权势的笼罩，全家都非常紧张，男人们在外间屋里跪成一圈，女人们则在房内围着产妇焦急地守候，虽然大家都切切祷告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这位饱经痛苦的贤良媳妇，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血在破旧的床单下向地上流淌，孩子也没有能够留下来，全家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。这场悲痛还没有结束，坟上的泥土尚未干燥，聿忠的一个儿子又得了重病，不多几天，也离开了世界，到天父那里去了。以后，聿忠的四个兄弟，每家都死了人，其中第四个兄弟，死了儿子，还死了一个女儿。在这短短的几年中，胡家的哭声一直没有停

止，一场又一场的丧事，全镇都轰动了。讥笑、辱骂、议论象波浪般铺天盖地。郭巨福音的前途似乎乌云重重，魔鬼穷凶极恶的攻击，象被追急的盗贼，作拼命的垂死挣扎。正可表明它尽头的来临。

神的智慧就在于此，祂容让魔鬼如此的破坏，为要让天下万民看见祂的救恩何等浩大，叫凡依靠祂的人，纵然遭受莫大的悲痛，也不至反悔，因基督所赐的生命是如此的坚强“众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！”“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；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”（歌 8:7；太 7:25）。胡家虽然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困境，但是依靠救主的心仍然没有动摇，以至镇上的人再次觉得何等惊奇。从此，基督福音的信仰，虽然经过许多年的变迁、各种风波的打击，仍深深在地郭巨扎根。

胡振庆就在这样的景况之下，诞生在这个胡家院中，他的父亲，就是在郭巨的西门口第一个信耶稣的人。当他刚刚懂事五、六岁的时候，正是胡家遭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的艰难时刻。大人们那撕裂心肺的哭声，如同悲惨的种子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为他日后为罪人的灵魂，不辞任何艰难痛苦，甘愿献出一生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胡家那些去世的亲人，虽然过早地离开世界，他（她）们脱下世界的劳苦，已在那没有眼泪的乐园，再也没有疼痛和劳累（赛 57:1、2），他们那短短的一生，是神为要从他们后代中兴起一位为着更多罪人灵魂，更多象他们一样痛苦的人得蒙基督的救恩。在振庆尚未出生的岁月中，胡家院中有着如此起伏曲折的悲壮历史。父神岂是没有祂智慧的安排呢？胡家既然被神命定，要生下一位让阴府恨之入骨的人物，鬼魔岂肯放手安睡？但神的道路和不能更改的旨意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！

“深哉！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祂的判断何其难测！祂的踪迹何其难寻！谁知道主的心……！”（罗 11:33）

第四章、母腹拣选

“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”（耶 1:5）

1918年5月，胡振庆出生在镇海郭巨的胡家院中，当他出生时，胡家信主已经好几个年头了。振庆因为出生在基督徒家庭，从小就跟着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去聚会，只是年幼就在礼拜堂中玩耍，礼拜天铃一摇，胡家的四家人就都去聚会。这里的聚会上午八点祷告读经、中午十点讲道，下午一点读旧约，二点钟又开始讲道。不过振庆似懂非懂，只知道听大人们说，有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其余就不知道了。

当他长大开始懂事时，第一件使他扎心的事，就是感觉人生的痛苦，幼年时大人们失去亲人的哭声，在他脑海里如铁笔铭刻，流逝的岁月也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抹去，以后每次听见镇上有人死去，他都会一同陪着流泪。在他七岁的正月初一，别的孩子穿着新衣服，放鞭炮、捉迷藏，高高兴兴地玩耍，而他却在木楼上打草鞋。活泼的心灵多么想和孩子们一同玩，无奈身不由己。如此孤独忧郁的心情，久而久之，一种厌世的情绪在他里面慢慢滋长，以至巴不得有一种方法，甚或是毒药，好让他早日离开这个悲惨痛苦的世界。五台山离他家不过一、二里路，振庆小时候就常常一个人偷偷上山，面对着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坟墓发呆，尤其他家中许多死在中年的亲人坟墓，更是让他浮想联翩，忧患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，不能自制。

当他还不明白世界和在世为人生活的时候，他常和比他大三岁的二姐睡在一起，因着父母和姐姐的榜样，他从小就学会祷告，曾有好几次，他跪在地上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，祷告说：

“耶稣啊！当我长大的时候，差我到无人去的地方。”

这祷告振庆后来全然忘记了，但他的姐姐却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后来，她弟弟遭难判刑，发落内蒙时，她才记起这是神听了她弟弟祷告的原因。

为着他从小多忧多虑，父神要栽培他成为今日的铁柱、铜墙（耶 1:18），九岁就学习早起读书学习，到了十四岁就正式开始守晨更祷告的生活。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赋性，就是比他年长的姐姐或姐夫哥哥一起睡觉，他也要他们一同守晨更。别人对神不敬畏，他会觉得难过，而加以责备，不过自己却是模糊不清，在他里面不过是孩子一般（林前 13:11），但是这样的心愿，是神所悦纳的。与后来长大成人，蒙神特恩有重大联系。也正是在这十四岁，魔鬼就起首攻击他，因它知道这人长

大，必与它势不两立，在他睡觉的时候常常侵扰他，到了白天，他的思想，无形中受到难以克制的扰乱，以至多次想去自杀。感谢主，这一切都蒙主的保守得胜了。这位生于忧患家庭的胡振庆，因着父神为着今后忧患时代的需要，正如当日的耶利米，从幼年被主所召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以色列国家，在那艰难困苦岁月里，作了美好的见证。

从十四岁开始，振庆就因家境的贫苦，要走五、六里路的山上去砍柴。这当然也是加增他厌烦人世困苦的心情。实在的说，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使他以后传福音，和长期艰难的监狱生活中，作一个得胜的人。所以今日没有受过劳苦的青少年，不爱劳动，不敬畏神，也不知天高地厚和人生艰辛，相对的说，走向反面多的原因，也有此因素。作基督徒的青少年啊！不要怕苦，天上父神，正是为了你永远的前途在为你预先筹划，为要象当日的约瑟和大卫一样，作一个永远蒙福的人。

父亲胡聿忠的死期临近了，他蒙神恩待，一生没有患多少大病，偶有一点气管炎的症状，他一生忠心事主，自从信主直到死日，没有为家中的贫困，又丧失子女有半点退让。而且时常教导家人和他所能遇见的主内肢体，以主的话勉励他们。现在他在世的路已经完毕，天家欢迎的钟声已经响起。

1935年正月初十礼拜天；主日的聚会正在进行，老人因病不能起床，就留在家中。下午的讲道聚会刚结束，老人抱着一条小被，穿过两条弄堂，走过三间屋面，走上一些台阶，就来到讲台旁边，慢慢转身面向弟兄姐妹，举目四围观看。弟兄姐妹觉得他的脸比平时格外庄重，似乎有光发出一般，只见他稍静默一会，开口说话：

“弟兄姐妹，我们天堂再相会！”

当时弟兄姐妹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是给他们最后的告别，所以来不及起来向他说些什么话，就见他又慢慢转身从原路回去了。并且自己重新睡到床上，第二天早上，当他妻子和他大儿子振秀陪着他时，他用眼看着儿子说：“振秀，你把弟弟（指振庆）送到宁波圣经学校读书去。”别的再没有说什么话，然后闭上眼睛到天父那里享安息去了。这是父亲对他小儿子振庆，信心的嘱咐，因神必定指示他，将来这个儿子将要这样为着主耶稣的名，作美好而又重大的见证。当时的振庆正好是十七岁。父亲从这年去世，振庆就在这一年，蒙圣灵浇灌蒙恩而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，这岂是偶然的呢！

“祢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祢都写在祢的册上了。”（诗 139:16）

第五章、十七岁那年

“施恩召我的神。”（加 1:15）

振庆十七岁的那年，有三件事是最值得纪念的，这其中有羞、有忧、也有喜，属天的事为何与世界的事不同，在此可见一斑矣。

父亲去世的事当属忧，因那时振庆尚在年幼，父亲不单是家庭中的长者，更是儿女们的属灵教师，如今父亲被天父收取，自然对振庆来说是莫大的悲伤！

正月初一，有一位年老弟兄，是很有学问的王先生，带他去上虞参加奋兴会，这样的远门，对于振庆来说，还是第一次。沿途的山山水水，是那么的美丽可爱，令振庆心旷神怡，神在他的心灵中作工，现在开始要用祂的爱手抓住他。

上虞这次奋兴聚会，是宁波伯特利的杨雅各弟兄主讲。杨弟兄以深入浅出的讲词，将十字架的道理发表得非常透彻，主的爱抓住了振庆的心。这是振庆从出生到现在从无有过的经历，眼泪不断从他的腮颊上流下来，主爱的激励，如强烈的光一样，把他内心全然显明。台上的弟兄越是讲到主的可爱，他越是看见自己的卑污，从前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、正直，现在他才知自己是那么需要主耶稣的救恩。他巴不得伏在地上大哭一场，只是在许多人中间不能象家里那样随便。凑巧的是，作堂守是做棺材的，振庆每天晚上都得躺在做好棺材拢中，开关很不舒服，还有点惧怕。等到圣灵强烈的工作，他才醒悟这次神把他安排躺在这些棺材中间，似乎有神的美意，要把他的亚当旧人在这次聚会中彻底埋葬。

聚会到正月初三结束，参加聚会的人都已回家，会堂里只剩下那位讲道的雅各弟兄和管会堂的长老两人在谈话，振庆却跪在会堂角落里向主痛哭认罪，以至两位年长的弟兄不得不停止谈话，过来和他一起祷告，并以主话勉励他。

从上虞回来，振庆前后判若两人，从此不愿多说话，除了主内有益的交通之外，世界再也无力抓住他。圣灵在他里面作焚烧的工作，为要把他渣滓炼尽。有一件事，一直抓住他的心，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，偷过人家两个西瓜，因着西瓜还没有成熟，这次的偷真是得不偿失。但是圣灵抓住他，非要他对付不可。为这事的争执，一直过了许多痛苦的日子，主向他说话：

“你若不去认罪赔偿，你就不是我的好孩子！”

器皿不同，主的对付也不同（赛 28:27、28；罗 12:3、4）。为了他在神面前，作一个合用的器皿，要叫他谦卑自己，痛恨罪恶，才能教导、训诲许许多多的人。当挣扎的日子实在不能再度下去的时候，主的能力也临到他身上，一天早晨，振庆经过祷告，拿着福音单张和铜钱，就向这户从前种西瓜的主人家走去。虽然觉得可羞，但他感到主耶稣与他亲自同去。到了这户人家，门还未开，振庆又在门外祷告说：“主啊！求祢给我好机会”。刚祷告完，门就开了，振庆上前，红着脸说：

“大伯，早二年，我从你们地上偷了两个西瓜，亏欠了你们，因我是信耶稣的，主耶稣责备我，要我来向你们赔偿。”

那户人家的主人，非常希奇，因为西瓜被偷，是常常有的事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来赔礼道谦，就说：

“你这个孩子，偷了两个西瓜，也没有大不了的事，为何要这样早到我家来说这事，是大人教你的吗？”

振庆边拿出福音单张，边说：“不是的，是这位主耶稣叫我来的，”接着，他就将天父怎样爱世人，主耶稣怎样为罪人钉十字架的事简单地向这位大伯述说，后来，这家庭的家人也都出来了，就静静地听这位小传道人，讲述救主的大恩。末了，振庆拿出四十八个铜钱，放在桌子上转身要走，家主再三推辞，振庆就是不肯拿回。

从此之后，这福音的种子，在这户人家的心中扎下了根。不久，在家主的一次病中，全家都接受了基督的福音。

感谢主的怜悯，这户人家真是因“祸”得福，从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了西瓜，现在却得了灵魂救恩的大福。竟想不到，因着主圣灵的工作，福音在此得以传开。这个家庭后来成了此地教会的聚会处，他们的女婿后来成为当地各处教会作牧养的弟兄。这件因羞得福的事，令振庆在后来的属灵道路上得了很大的鼓励。没有死，就没有生，没有羞辱，就没有荣耀。许多基督徒，要保全自己的脸面，不肯破碎自己，听从圣灵，不单自己遭受亏损，也使别人得不着祝福！

“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”（来 12:7）

第六章、“交给中国人吧！”

“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？”（创 38:29）

日本继 1931 年的“九一八事件”侵占了中国东北，1932 年 1 月 28 日，进攻并占领了上海。也是振庆十七岁的那年。蛮横的日本军队，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灾难损害，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。因着许多西方国家没有赞成日本侵略中国。日本人因此恼羞成怒，在占领中国的地区上，将他们认为敌对的国家，将这些外籍人士投入变相的监狱——集中营，日后日本军队战胜中国，就下令不受他们欢迎的外国人离开中国。郭会督也在此时被关进集中营去了。

正月未完，振庆因事去了上海，在一次聚会中，一位牧师站起来说：“英国的郭小姐被关到集中营里，现在生活非常困难，能否弟兄姐妹有爱心，大家有点奉献，好使我们的姐妹不至挨饿受冻。”但是会众的反应很是冷淡，只收到二角的铜钱，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奉献的意义。当时振庆因为拿不出钱，只能徒呼奈何，心中却叹息这些弟兄姐妹们缺乏爱心。

郭姐妹在集中营中，受了极大的痛苦，这时她的年岁已经老迈，约有八十多岁，长年在中国困苦的岁月里，好象一位奶母，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，而自己却已骨瘦如柴、面容枯槁。她的背已经弯曲，慈祥的脸上，满布皱纹，一头银发，已剩下依稀可数了，来中国的青年时，讲起道来，声音是那么的优美、如银铃般清脆，如今是嘶哑而又混浊，她如同一只神家忠心的母牛，耕耘了一生，现在仍然望着田野，为着从前辛劳的耕种而留恋忘返。在集中营里的七个月，因着极度缺乏营养，看守的日本人又是以残酷著名的。对这样的老年人又根本不当人看待。

1945 年日本投降，抗战结束，但接下来的内战，又一次将中国人民推向灾难，神已命定中国教会进入极深的死荫幽谷。随着时局的改变，福音工作已受到严重威胁，海外各国根据中国局势，纷纷召回了自己的使节和传道人。英国政府也派遣船只到上海，准备接本国教士回国，郭会督也在被接之列。

当郭会督将从中国启程前夕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，振庆被一位弟兄带到她的面前，在郭会督的屋里，没有可以取暖的设备和火坑，因着天气太冷，这位刚经过集中营折磨的老人，在忍受寒冷的煎熬。她那忍受痛苦而仍然满了喜乐的神态，令振庆终身难忘。振庆一坐下，就自我介绍说：

“郭会督，我是郭巨胡聿忠的儿子。”

老人一听，略思索了一会，立刻显出高兴的神色：

“啊！谢谢主耶稣，胡聿忠，呵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
很快，老人作了一个祷告，在祷告时，这位神忠心的使女，把宁波一带十三处教会逐一地祷告过，这个数点式的祷告，给以后振庆在一生服事中的代祷，作了美好榜样。当振庆以后接见兄弟姐妹时，他总是先简短祷告，把人带到神面前。然后老人对于振庆今后在爱主的各样教导上，很简单的作了交通，因着会督年老而又疲倦，振庆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。

这样过了几天，振庆因为想念这位可尊敬的属灵母亲，一直打听她的下落，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他，郭会督就要动身回国去了，振庆立即从郭巨起身，到宁波去给她送行。

到了张斌桥基督徒公会的聚会所，正遇上郭姐妹要离开中国的最后一次告别聚会。宁波各地十三处礼拜堂的看守们也都来了，因着战事的影响，有的传道人已经改行，或作生意，或去干别的职业，放弃了事奉神的工作，许多主的群羊因此得不到喂养。在这样内外悲痛的紧急时刻，郭姐妹一面是无力挽回，一面是必要快快的离开，心中惨痛的悲愤自然可想而知了。

聚会中坐着的有年老的教会看守，中年的牧师，女传道人。共有几十位，大家默默静坐，好象各有各的心事，有的是为教会前途忧虑，也有的为自己在今后的生活担心，这当然与从前外国差会的薪水制度有关了。会声中的气氛沉闷而又压抑。中国教会在以后外国人离开后，全靠自己独立生活，而使教会更加坚定、更稳固持久。这实在有父神的美意，不然，长老监督如果要依靠薪水度日，教会还有什么仰望神和信心生活可言呢！

振庆和这些长者们坐了一些时候，他们没有理会这位乳气未干的青年，振庆也不敢与他们说话，因为他十分尊敬他们。

约过了几十分钟，礼拜堂的一扇边门开启了，郭老姐妹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走进会场，会场中多数的人都站起来，有些人好象还想着心事，脸上连表情都没有，使振庆对这些人很是惊讶。他不明白，为何这位为着中国罪人尽忠一生的老年人？这些人的反应是如此冷漠。

郭会督在一个位置上坐下来，她用目光细细地观看每一个在场的人，因她知道这是在中国最后的一次聚会。这一班她亲手栽培中国教会的牧养人，也将是最后的会面。她慢慢地打开手中的圣经，读了一节：“……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读的时候，眼中饱含泪水，她环顾四周，又说：

“弟兄姐妹！因着中国时局即将改变，我现在不得已只有回国去了，你们知道我是何等地舍不得离开中国、离开你们。但主既这样安排，我知道必有祂的美意，祂永不会错！现在有一件事，是我所挂虑的，就是我去之后，基督徒公会的工作谁来主持，这里的群羊谁来牧养，是我回国后设法叫外国的弟兄姐妹来呢？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中国人呢？”

会场中鸦雀无声，连会堂中挂钟的滴嗒声都能听见。这样约有三、四分钟，年老的郭会督举目看着大家，在场的人除了振庆之外，都低着头，振庆心中愤激，那颗跳动的心差一点要从他口中跳出来，只见他忽地站起来，这些坐着的人，都吃了一惊，不知道他要作什么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郭会督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看着这个似曾相识青年人，竭力从脑海里追寻着，现在她记起来了，是在早几天见过一面郭巨胡聿忠的儿子。

振庆用那不高不低的声音说道：

“郭会督，请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中国人！”

说了一句，他又跑上去，站在郭会督的旁边说：

“郭会督，请你把工作交给中国人吧！”

郭会督点了下头，说：“YES！”（是的意思），接着又用宁波方言说：“你说的没有错！”说完又用目光看了一下会众，说：

“弟兄姐妹，中国的工作，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负责主持，我们这些外国人，在中国总不能长久留下来，以后你们的生活和事奉，虽然非常艰难，但主是你们的力量，祂必看顾你们，你们千万不可灰心，总要仰望这位为你们流血的恩主。我去了，主却与你们同在，弟兄姐妹们啊！要刚强，要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我们虽然暂时分离，在主同在的荣耀天家，我们要永远相会，在那里永不再离散！”

郭会督说完话，就站起来，与大家一一握手，当郭会督这样说的时候，有的流泪哭泣，有的露出忧愁的神情，以至郭会督与大家告别时，悲壮和复杂的场面，真不知用什么形容才好。当她和振庆握手的时候，这位主的使女，用眼睛在振庆的脸上停留

了好久，湿润的眼睛显出一丝别人难以觉察的宽慰，她已经知道主永不会错，祂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。握手后，他在一位曾经在林姐妹去世后，神为她预备的六横一位弟兄的后代的搀扶下，走回自己的房间。郭会督那朴素诚实的生活就是他作的见证，因他亲眼看见这位出生皇宫相府的贵小姐，在中国为福音尽忠一生的生活中，吃着粗茶淡饭、穿着满了布钉的内外衣。

当郭女士从门口消失后，那老年老的牧师和讲道人忽然都站了起来，大家围着振庆，纷纷点着手指责备，有些话几乎与责骂相差无几：

“你这个不懂事的小鬼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又不是传道人，你懂得什么？我们老牧师难道不知道么？青年牧师不知道么？女传道不知道么？外国人会不知道么？要你管什么事！你这个烂头烂脚的……！”

振庆用希奇的眼光看着他们，他不知道他们因何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只是默默地听他们责骂。虽然面上很不舒服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平安。以后多少年过去了，每想起那件事，心中仍有极大的甘甜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就是这一次，他向神勇敢奉献的心蒙父神悦纳。成了神恩待他的美好起头。倘若那一天，没有振庆起来代表中国基督徒表达坚定的心愿，主耶稣和祂使女会有多少难受，多少痛心！

主的使女从宁波来到上海，一看见青年时来中国所上的码头，眼泪再也不能抑制，回想在这里遇见了她心爱的同伴林姑娘，陪伴了她五十年，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而自己愿意死在中国的志向，却是不能如愿实现。如今五十多个年头过去了，码头虽然改变了许多，大海仍然依旧。英国政府派遣的轮船早已泊在那里，她的心，却象母亲要离开吃奶的婴孩一样难受。悲凉的往事，历历在目。来中国时她是二十八岁的青年姑娘，现在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现在她象一个母亲被迫丢下许多需要喂养的孩子，漂泊他乡，怎能使她不伤心流泪……。上海越来越远，渐渐消失在烟波之中，老人的心好象沉入了太平洋的深渊，痛苦的思念如刺心的尖刀，使她在无限的惆怅呜咽之中。

回到她所生长的本国，她亲人的后代用车接她回家，街上一切都是那么陌生，她无心观赏离别多年的家乡，心仍然被中国的教会和她所来不及传福音的千万罪人紧紧抓住，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写信。信是写给林姐妹去世以后，服事她五年的六横陆孝裕弟兄，这是她回国后唯一写往中国人的一封信。因着多年的操劳，日夜思念心中的郁积，终于一病不起，在她还没有写完第二封信，因着心力交瘁而离开了人世，她已经跑完了主命定她所跑的路。她在宁波虽然作好了坟墓，预备为中国的罪人灵魂死在中

国，但主却安排她葬在她所生长的英国。相信她临死前，不会忘记在她痛苦的无奈中将离开中国前，在她面前站起来表白：“将工作交给中国人”的那一位少年人。现在正被主预备，要实践他所说的话。在主的宝座前，她所一生敬爱的主耶稣，必告诉她，她从中国走后，主智慧的一切安排。

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（约 13:7）

第七章、婚姻

“惟有贤慧的妻，是耶和華所賜的。……才德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”（箴 19:14, 31:10）

自从郭会督离去之后，中国的政局因着日本的侵略，越来越不稳定，郭巨的教会也更加荒凉。胡聿忠本是这个教会的长老，如今已经去世。振庆的二叔看守教会的工作，也是力不从心，主日的聚会几乎是勉强的维持。振庆常常落泪，日夜想念着离去的郭会督，好多次的梦中向她诉说对她的怀念；诉说教会在她走后的荒凉。一觉醒来，窗外一弯冷月，正向他家背后总台山的山坳里下沉，无限的思念，勾起对已经远隔重洋，这位年老的属灵母亲深沉想念，枕头上流下了不只多少次的眼泪。他更是想念这位年老的郭会督，一定为着她所离开的羊群和教会，心中悲伤，当然他无法知道这时的郭会督因着忧虑成疾，很快到天父那里去了。

他第一次见到郭会督时，会督那恭敬的祷告，如一幅图画，一直在他脑海里浮动，振庆唯一能安慰自己的，就是尽力为着主耶稣去作工传福音，首先得印证欢迎他去讲道的是梅山，去的时候要过一次渡，又要翻一条岭，但能听他讲道的只有三、四个人，这实在是信心的试验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每个月要去二、三次，而听道的人竟是如此寥寥几人。振庆却没有灰心，他想念主耶稣在世时，虽然饥饿困乏，仍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人传讲救恩的道。这样谦卑学习事奉，一去就是三年。青年弟兄姐妹：一个蒙神所爱所召的人，务要学习诚心乐意的卑微事主，切莫有贪作大工的思想，若不肯在小事学习忠心，也不能被主在大事上使用，而想作大工的心，迟早会趋向犯骄傲的罪，这是多么严肃的事！振庆后来蒙神重用，也是有这谦卑开头所分不开的。

这三年中，振庆全凭自己殷勤种地、亲手作工，不效法当时别的传道人以薪水生活，所以弟兄姐妹都亲切地称他为“义务传道人”。薪水制的传道人，实在是海外差会不得已的做法，但这样用薪水职务式的传道人，其信心和敬虔生活，很难在重大的试炼面前站住，不能在信心生活的榜样上显出神的作为。这个年轻的胡振庆，在无意中把神要中国人自己起来传扬福音；照着神所赐的信心，自己起来治理教会的重大安排行出来了。郭小姐及当时许多传道人，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因着中日战争，神将海外的工人“逐出”中国，但神智慧奇妙的安排，谁能测透呢（罗 11:33）！

温州有一户人家，在镇海江南开设米店，振庆的叔父在他们店中作帮工。当振庆十八岁时，叔父看见店主的女儿，聪颖过人，就为自己的侄子作了介绍，店主见振庆为人端庄，也就很乐意的同意了。只是好景不长，日本飞机把米店给炸毁了，于是店主一家不得已逃回温州，这样一直到振庆二十三岁，好心的叔父帮忙到底，与振庆家商量后，就动身往温州去，要把姑娘接过来。

叔父到了宁波，正在急急赶路，冷不防一辆自行车对面向他撞来，老人家赶忙避让，总算没被撞上，那人下来向他道谦，因着无事也就过去了。老人因着赶船又匆匆走路，刚走了不远，又一辆自行车向他撞来，这次叔父来不及避让，大腿被自行车撞上了，只是伤得不算很重，为着主的名和赶时间，叔父没有和他多加计较就又匆忙到码头下船，还是要往温州去，结果情势更不顺利，刚开出城外不远，就遇上趁国乱打劫的土匪，以为船上有钱可图，就紧紧跟在岸上，不断以威胁向船开枪，以至船上的人都惧怕得战战兢兢。到现在叔父才如梦方醒，这岂不是神在拦阻他往温州娶亲么，他就悔改并切切祷告求主保护，总算挨到一个村镇的码头，土匪因不敢在这里公开行劫，就退去了。叔父赶快上岸，空手回郭巨来了。

振庆知道他的婚姻是神在亲自干预，就加意向神祷告，因他深知自己既已奉献给神，神一定有祂美好的预备。他也想到自己是一只拴着的驴驹，婚配的姐妹若没有爱主受苦的心志，将对他一生爱主年日发生重大的影响。后来，叔父和弟兄姐妹商量，就将一位在基督徒公会作传道人的女儿许配给他，这人就是后来成为振庆妻子的张爱灵小姐。

爱灵家因父亲在公会作传道的，每月二十四块银元，每块银元在当时可买一担半谷，她父亲又在镇上开了一个药铺，生活在当地来说，算是比较宽裕。爱灵从小因着父母信了主耶稣，她为人安静，特别在信主后更是不随便说些无益的话。个人与主常有很美好的交通，体贴别人的痛苦，好象是她的主亲手教导一般。她爱好唱诗，也能弹得一手好琴。因此主拣选了她，要将这位有一颗纯洁心灵的女儿，使她受过艰难痛苦的生活，可以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。谈好婚姻的日子，娶亲的日子很快也就来到了，爱灵原不打算这样快就成亲，因着顺服父母，也就默默听命。但是总得作些结婚时穿的衣服，因此就与亲戚们一起赶做。一天，爱灵正在用划粉在布上划线（当时中国还无细腻的划粉，乃用瓦片敲碎装入袋中，在布上弹线），因着屋内太暗，就低头察看。竟想不到，就是因为一小小的划粉，从此夺去她一只眼睛。父母尽力多方医治，终如水东流而无力回天。呵！主啊，祢的美意真不可测，属地的人怎能明白呢？

是否祢知道她的一生将充满艰难坎坷，她后半生在世年日将以眼泪相伴，祢收取她一只眼睛，好叫她在孤单痛苦的岁月里，以一只眼睛维持她痛苦的生活，而另一只眼睛让她时常看见天上家乡的荣美，和祢那温暖的笑脸，好叫她的痛苦在祢的安慰中，维持她在世悲惨的日子。

在家中全然是闺中小姐的张爱灵，结婚那年十八岁（振庆此时二十三岁），到了胡家，只有三天新婚的日子，就下地干活了，一年后，他们的大儿子生下来。但神没有叫他留在世上，不久就去世夭折。第二个儿子取名字光，即主是宇宙之光的意思。以后在繁忙的家务中，爱灵姐妹每逢礼拜二，去探望病人和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，很远的路步行而去。后来振庆三十岁那年蒙主吁召，变卖所有，从此以后，她和孩子们几乎许多年里没有吃过一次肉。生活清苦，又常常为传福音搬家，爱灵姐妹从无怨言，还对她丈夫说：“头啊，我的恩典是从你而来的呢！”

她对别人非常宽厚，教养儿女却十分严紧。一次孩子宇光把他们租房房主碾的米，给自己的鸡吃，被母亲发现，她十分严厉地责备了他，还叫他把加倍的米去归还房主，当宇光哭着把米拿去，这个令他羞辱的教训却使他一生受益不尽。

弟兄因着常常出外传道，家中事务自然落在她身上，这位出身富家的女子，从无有一句怨恨的言语，特别在弟兄被囚的年日里，家中许多孩子，更是穷得一无所有，不知有多少年，没有鱼肉菜蔬进门，只有用盐炒一下，将就着和饭。母亲有时腾出时间，去河里摸一些螺蛳，就算是最难得的荤菜了。除了贫穷之外，这位与她丈夫一起进入流泪谷的传道人女儿，还有更多的艰难和风波要临到她。在这黑暗无光不认识神的悲惨世界，神好象特意拣选出她所心爱的儿女，要在这些不要神的世人面前作见证，——神忠心的儿女，为着为他（她）们舍命流血的主，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，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和怨言，要叫鬼魔蒙羞而被永远定罪；良心发现的世人蒙恩得救；看见而故意瞎眼的人在审判中无话可说。忍受苦难甘心一生爱主的人在国度中执掌王权！今日事主弟兄的妻子们，你们是象这位姐妹一样，帮助丈夫忍受艰难一同往前，还是拖住后腿，使丈夫在属灵战场上畏难呢？

“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”（赛 62:5）

第八章、变卖所有

“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”（路 14:33）

振庆结婚前，就是他二十岁那年到东岗硿给姐夫家作帮工，以后就租地而种。因日本侵略的战争，当时许多土地荒芜，他就到小港去开荒，因荒地太多，有三年不必付租金。他起早摸黑的殷勤耕作，还雇了牧童和工人，又是种地，又是晒盐，产业逐渐加多，等到再一次搬到陈山村，已经有六十亩土地，可收稻谷四万多斤的小康家庭了。从结婚到二十九岁，振庆一面种地，一面传福音。

1947年除夕晚上，妻子在厨房为孩子们炒豆子，振庆在里间屋里，好似在默默思想，不久他开始低声唱一首诗歌：

“主若今日接我灵魂，我能坦然见祂吗？

缺少珍宝向主献呈，赎罪大恩全白受。

功尚未成我即去乎？何能如此见恩主。

未领一人来归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府！”

如此唱着，也不知有多少遍，以至一边唱，一边号啕大哭起来，直到后来觉得有沉重的负担要去祷告，他就跪下来向主说：

“主啊！祢要我作什么呢？……？”

“主啊！我将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祢手里，我愿意一生为祢活着，再也不为肉体的事去操心劳碌，主啊！收纳我的奉献，加我的力量！”

这年的除夕是他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转折点，他妻子实在是爱主顺服丈夫的好榜样，当振庆与她商量时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听着，可知她心中的争战和拣选仍然是那么激烈，毕竟爱主的心再一次的得胜。末了，他们俩跪在地上，流着眼泪将自己和他们的一切，全数交给为他们舍命的主耶稣。过了这一夜，正好是振庆的三十岁，就从这年春节起，变卖他家中的田地、工具、牲畜，这一年尚留十八亩地，二只牛和一辆车，仍由妻子种着，其余的——拍卖。使村上的人都惊奇非常。不多的日子，连这些也变卖干净了。

振庆用钱请人制作了福音单张、铁皮大话筒，一个村、一个山岙，向人们传福音。走过的山岙村庄，不下二十几个，凡他能走到的地方都去了。但是“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”福音的工作一直没有果效，许多从未听见福音的人，当他郑重向他们讲说耶稣救恩时，他们却说“你来教书啊！你卖什么药水啊！”令人啼笑皆非，多少次为罪人痛哭的眼泪，好象总不能感化他们的心。呵！主祢在世也是这样，在此才叫人真正知道什么叫“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、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”的意义了（腓 1:8，西 1:24）。基督的福音落空了吗？当然没有，等到振庆从监狱出来后，凡他从前传福音的脚踪所到之地，都建立了教会，叫人希奇的是，他没有到过的地方，不但是没有教会，就是信的人都极少。这样的情形，在中国的江西，即五十年代浙江兄弟姐妹的移民中，也是一样，他们有十多年的福音工作一无所成，到了神定规的时候，他们从前传福音所到之处，蒙恩的人如火蔓延。神奇妙的智慧谁能识透呢？

振庆又回到郭巨，这里的教会除了一些老年人在维持聚会之外，教会如同将残的灯火。外国人回国之后，牧养人的缺乏，属灵光景因此低落得可怜。振庆在此共住了五年之久，情形开始好转，因着他的祷告，青年人也起来了，有几次，振庆去听听他们有没有守晨更，果然在一、二点钟就有人在那里祷告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
他又用爱心服事一切有需要的人，有一家主是瘸腿的人家，振庆常去供养他们，帮助他们开了理发店。收养了三男一女的四个孤儿，同住了约有一年，在他们离开他家时，给他们几百斤蕃茄干可以度日，接待从外地来的兄弟姐妹，有二十多个战争中受伤的人，他和家人一起抢救帮助他们。

五年后的一天，他去了六横海岛，有一位刘仁崽弟兄，是虾峙岛上的传道人，生活非常艰难，只有靠儿子做长工的微薄收入度日。这位弟兄住在弄堂角落，儿子媳妇住在下面破屋里，穷得一年四季晚上没有灯，一位弟兄给他们一支蜡烛，只点二晚就被风吹完，天天晚上暗摸。当振庆给他五元银元买来红茄干时，米缸已经好几天朝天了。振庆邀请他来大陆，他欣然同意，当这位刘弟兄从家中出来时，只穿着短袖衫、短裤，一只小小的包里，拿一本大字圣经。振庆就把郭巨的工作交给了他，自己则向北仑霞浦方向去传福音。

动身的这一天，场面是那样悲壮，兄弟姐妹依依不舍为他全家送行，有弟兄们把他家一、二担的全部家当和妻子、孩子先往前送去了，振庆走在最后。中国的政局已经改变，领导国家的人竭力主张无神论，基督徒的前途更加险不可测，风声一阵紧似

一阵。振庆心中有着为罪人灵魂忧急的心，心灵痛苦的煎熬，如同雅各向哈兰走去一般，为着前面的路，不知如何。心头的紧缩使他走几步就跪下去，伏在地上祷告一次：“主啊！这条路我向来没有走过，求祢捏牢我小手不放，主啊！我是软弱的人，求祢背我骑行沙漠路……！”眼泪不断的涌流，圣灵在告诉他，将有苦难要临到他身上。

到北仑霞浦传福音是他多年的负担，当他二十多岁从郭巨出来时，看见那么多的村庄无人信耶稣，心中祷告说“主啊！有一天能让我到这里来传福音。”这是神悦纳他心愿的印证。

振庆一家到了霞浦，就租得一间破房，在修的那一天，一位乡政府干部来了，他在房子外面走了一圈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走了。振庆心中受压，觉得环境就要临到，晚间就到麦田里去祷告，神的时间没有到，后来没有事发生。因着振庆到来前刚好有几个上海人在这里传过福音，所以他一到，就有几位初信的人来找他，要得他属灵上的帮助。振庆自己也急急地传福音，因他灵中已经知道，能自由传福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一位姓徐的初信者，常拿一些小菜，帮助一无所有的振庆家。到后来振庆被囚时，他为他禁食二十一天。一位从前常与别人吵架的妇人，骂起人来，人人畏惧，现在她也信了，生活从此大有改变。此时期，有被鬼附、各样病症的人都有信主的，有的住在他们这窄小的家中要他祷告。振庆从霞浦又到大湖，从大湖到新碛，信的人虽不多，神迹却常常出现，这些信的人，后来基本都作了当地教会的柱石。这是振庆在被囚之前能自由传道的最后时光，蒙召被称为传福音的肢体们啊！今日可能也是你我最后能自由工作的时间，求主使我们不可有一天后悔！

在振庆三十五岁那年，他的家在大湖住了一年，有一家因儿子的病，母亲整日哀哭，振庆向她传了福音，母亲因救恩喜乐而得了安慰。儿子的父亲不肯信，他说：我若没有看见天堂地狱总不能信，哪知几天后，即得一梦，他到山上去，看见一株草很嫩，就把它拔起来，谁知这草下面有熊熊烈火向上翻腾，他吓得大叫而醒，因此也就信了。这位硬心的汉子，父母离世也不流泪，当振庆将离开时，却如孩子般放声大哭。

振庆又在那里搬到徐家洋去，此时他家已有四个儿子，即一家六口人了。从变卖所有到现在六年中，那些因变卖所得积蓄在六年内全部吃完。现在再没有半斤油、半块钱，他的家在七年内过年没有买过一次肉，平时就更不用说了。因无菜可吃，妻子爱灵就用米糊加上盐当菜，振庆说，我们吃的是饭，小菜也是饭。身无分文的振庆到

了徐家洋，如何生活呢？主却没有睡觉，祂感动一位小港的弟兄挑着石灰，给他们家砌了灶，又一位孙姐妹三天二头买蔬菜来供应他们，使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，（这位孙姐妹在振庆第一次被囚时，他写信给她：姐妹啊！我把我的家托咐你了。姐妹看见信，号哭一场，祷告说：主啊！弟兄家的担子我挑。自此，每月寄钱给振庆的妻子，直到振庆释放）。在振庆一生中，十分喜爱箴言书十章三节的话：“耶和華不使义人受饥饿。”常常以此勉励弟兄姐妹。使振庆忧虑和痛苦的是，并不是他生活上的艰难，乃是教会在无神论的重压之下，属灵光景越发低落，聚会的人数日见减少。更令人伤心的是，许多从前的传道人因经不起环境的改变和重压，纷纷退后，甚或变节……。地上振庆的家虽然由富变穷，在天上却有了取之不尽的永远财富！

“敬畏祢投靠祢的人，祢为他们所积存……永存的帐幕里。”（诗 31:19；路 16:9）

第九章、没药和罗大

“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”（太 3:9）

西国传道人的离去，国内教会又在政局的改变中一片荒凉，孤单的振庆多么盼望有属灵上的同工，来作他的帮助。神是信实的神，因祂既然差遣祂的仆人，必要为他们预备他们的一切需用！

秀舟山群岛中有一个岛屿，名叫桃花岛，岛上的居民多以捕鱼为业，有一户人家，妻子殷勤而又善良，丈夫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辛苦捕鱼的钱还不够还赌博的债，因此生活自然十分贫困。这位妻子起早摸黑，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人。当红茹收掘的时候，妻子就到别人已经挖完的地里去，寻找别人丢弃的，晒成干供家人充饥，寒冬中又到别人已经放弃的棉花地，去搜寻劣质的棉花，用冻僵的手辛苦收集，叫丈夫去卖。谁知丈夫将这些妻子满了眼泪、可怜的钱，又去输得一干二净。多少次的灰心，已经使她的心身绝望，要走自杀的路。一看见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的脸，母亲爱怜和责任的心，又一次苏醒，勉强自己再活下去。到丈夫胡混回来的时候，她又想去死……。正在这样的挣扎之中，振庆来到桃花岛，将主的福音传给了她，从此这位活在悲哀之中的人间母亲，得了主莫大的安慰。因见她如此凄惨的生活，振庆给她另取了一个名字，叫“没药”，以后弟兄姐妹常常亲切地称她为“没药姐妹”。甚至她的原名都记不清了。

所痛苦的是，丈夫的恶习却未见好转，反而越过越恶劣，主只给她心中的喜乐，生活上却没有什麼改变。这个试炼没有使没药灰心，她反倒为自己所受的苦难觉得暗暗欢喜，因为若没有这些苦难，她恐怕不会接受耶稣的救恩呢！

眼看这样下去，孩子们会饿死，里面好象有一种声音，叫她往大陆去，正在这样思想，她丈夫的兄弟来向她说：

“阿嫂！我要往大陆买红茹干，你去不去。”

因他知道嫂嫂的生活过不下去，只有去要饭了。没药心中虽然不愿意，但觉得这是神在给她预备，也就很简单的带着三个孩子，大的儿子十二岁，还有九岁女儿，最小的二、三岁背在背上，一同上了船。在船上，孩子的叔叔说：

“阿嫂！我带你到太阳出来的东边去。”意思是可以在那里遇见好运。但强烈的东风，无法把船往东方去，只好顺风在西行，一直到晚上八点，船在大陆合岙靠岸。到

了岸上，进了一个凉亭，里面住满了要饭的人，没药把席子铺开，叫孩子们都跪下，一同祷告，父神看顾他们，祷告后，一个人将还热的年糕送给他们，孩子们才没有饿肚子。

天一亮，母亲说：“儿啊！我们饭慢慢的要，最好让我们先找到礼拜堂。”他们就往三山方向走去。

三山有一户人家，主妇姓邵，是一寡妇，只有母女两人（信主后，振庆为她改名为“罗大”，因她服事主正如圣经中的罗大）。是作裁缝的，但不识字，为人却是善良，只是从祖辈信迷信偶像。这几天罗大正心中十分难受，因为几天前，夜间作了一梦，清楚觉得自己的灵魂被一群猪在撕咬，她想逃走，一点也没有力量，正在大喊救命，忽然醒来，当时大汗淋漓，心跳得厉害，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当然，除了加倍热心的拜偶像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
这天早晨，她和女儿正在吃早饭，看见门前走过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，就叫女儿盛几碗饭来，女儿只盛了三碗，母亲都给孩子们吃，女儿就拿一半给她母亲，母亲却不肯吃。罗大看不过去，又叫女儿再拿一碗来，她们吃完了饭，没药向她母女道了谢，就向前走去。走了不远，罗大却从后面追了上来：

“你这位大姐，看你穿得干干净净，好象不是长讨饭的，你在东岙西岙要饭后。如晚上没有地方睡，可以到我家来吧。”

当时罗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，后来才知道这是有圣灵的意思。没药母子们走来走去，到晚上不知不觉又走到邵罗大家门口，儿子说：妈妈，这个大妈早晨说，可以到她们家去住宿，我们去不去？母亲说：我们去吧，这一晚就住在罗大的家中。

五更时分，罗大轻轻从床上起来，拿了香烛到楼上偶像的神龛下面，拜了几拜，就拿出火柴，要点香烛。谁知道不能点着，又点还是不能，如此好几次。她的心跳得厉害，因为这天夜里，她的家好似有许多鬼魔在屋内走动。现在这些鬼怪好象要从那黑暗阴森的神龛里跳到她身上一股。因着心中慌乱，不得已从楼上下来，脸色十分苍白。

就在此前，没药醒来，见不见罗大，就问她女儿，女儿告诉她说。“我母亲在楼上拜观音去了。”等到罗大从楼上下来，没药开口就说：

“阿姆，你的罪很重哪！”罗大一听，很是生气，心想我好心待你，你还说我的罪很重。但她为人有修养，不肯立刻变脸，所以反问说：

“你说我罪很重，你自己呢？”意思是讥刺她。没药没有羞愧的样子，就从神创造天地万物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，认认真真的向她传讲。罗大听着听着，被耶稣为罪人流血舍命的恩典大受感动，又希奇一个要饭的人，竟有这样的知识口才，当晚就接受相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罗大对没药说：“阿姐，你敢不敢把我家楼上，那些假神牌位都去拿掉？”没药说：“可以，你去看着。”两人一前一后，到了楼上，把罗大祖辈积存的偶像迷信之物，统统清除干净，两人高兴得真是无可形容，到这时候没药才知道，主把她从岛上带出来，原来有何等美意。

罗大一蒙恩得救，就把家中房屋，除了一条弄堂，四间小房给没药住，变卖所有，速速去宁波循道公会学圣经。因她渴慕真道，只有六个月，就能自己读圣经了。从这开始，她到处传扬福音，而且常常不吃中饭，在当时，别人还不知道禁食祷告的意思。离开循道会，开始在三山与胡祖习等弟兄们传福音，再到昆亭等各地，到后来再也无处可传了。

当振庆还在郭巨时，知道了罗大的景况后，自然为主奇妙的工作，欢喜得不得了，有一天遇见与她同工的胡弟兄，振庆说：“如果在那里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，是否叫姐妹到郭巨来。”后来罗大就来了，从此没有离开。当振庆在为主的工作中，罗大一直是她用祷告托住的好同工。罗大的灵非常细嫩，当振庆在会中传讲主的信息时，罗大常常以眼泪响应圣灵的工作，以至振庆自己也大受感动，整个会众的心因此被主的爱抓住。在振庆监狱中受磨难的日子，罗大为他流泪祷告，使他在极重的苦难之中，得以站立，没有亏负主荣耀的名。

“……因他（她）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。”（提后 1:16）

第十章、总台山上

“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。”（徒 20:23）

郭巨的总台山。有五级一个高过一个的小山头，好象五个台，因此，郭巨人也把它叫做五台山。山上有一个石屋，相传古时兵士守望用的烽火台。这石屋在五台山最高的山顶上，建在中间略低洼地方。石屋年经失修，四围长满了野草，石屋下的草，一片倒伏，这就是野兽躺卧之处了。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凉石屋，现在正有一位身量瘦小，面带忧患的中年人，俯伏在石屋的草地上，向天上的神痛哭祷告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振庆从地上起来，这时，太阳渐渐下山。从五台山向西了望，落日余晖把西边的天空，渲染得五彩缤纷。非常美丽，而从山顶向东观看，舟山群岛暮色苍茫中，雾气从海中上升，群岛的山峰正慢慢下沉，被黑夜的昏暗所遮掩。月亮从东方向西急行，从海中向天空弥漫的雾气和云层，使它时隐时现，群山因此也就时明时暗。

当天空全然暗下来的时候，郭巨镇人家的灯火星星点点的亮了起来，镇上的妇人赶鸡鸭吆喝声和不时犬吠声随风从山下传来。振庆又一次的跪下去，风从海上刮来，荒芜的山顶显得更为凄惨悲哀，野草的瑟瑟声，使孤零零的石屋，在暗淡的月光下，如泣如诉……。下半夜时，振庆在荒草中睡着了。这是振庆人生中一场艰难的争战，是进是退，正在眼前。人毕竟穿上肉身，有谁不会体贴自己，不爱惜骨肉家人。感谢主的恩待，这一夜振庆在神面前痛苦的挣扎，犹如雅各在毗努伊勒，得胜的能力再一次充满了他。从山上下来，正是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无比美景，振庆心灵中基督公义的日头，也如火焰焰，在这个瘦小软弱的人身上，显出神莫大的能力。要向敌基督的整个空中黑暗权势宣战；

当振庆变卖所有的第二年（1949年），中国的政局就改变了。还没有出郭巨时，各种的风声，接连不断，心灵的重压，日过一日加重。神永不能测透的智慧安排，正要使中国的教会，遭遇烈火般的试炼，为要带进更大的复兴。

家中的祷告，已不如已往那样可以随意，而振庆的负担也不能在家中祷告得以脱下。离开家三里多路，有一条河，夜里有人在那里捕鱼。振庆有时就在这河旁边的棉花地里祷告。秋夜的露水，使他的头发和衣服几乎湿透，但每次祷告中神亲自的同在，在扶持他面临艰难的争战，时时加增他心中的力量。

虽然环境越加险恶，振庆更抓紧时间去看望各地的教会，到了三山，一位弟兄告诉他：“阿哥，现在已经开始抓人了。”话刚说完，一位很有追求的姐妹来告诉他：“弟兄啊！我昨日作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车白米送到我家，忽有一人把沙子撒在上面。你今天来了，这梦与你弟兄有关吗？”这位姐妹心中着急，在家中捉了一只鸡，务请这位将要遭难她所敬重的弟兄，为着尚可见面时，让他得一点享受。振庆知道这是主已经向他显明，捆锁很快就要临到他身上了。为着那么多软弱的群羊；正需要看守坚固的各地教会，他的心一阵阵紧缩。振庆没有说什么，到屋里拿了一个垫子，就到屋后的竹园地里跪到地上，将头伏在膝前，向主痛哭祈求。黑夜的气温逐渐下降，约在零下六、七度。振庆的衣服上，结下一片白霜。屋里的弟兄姐妹把席子、棉被拿出来，振庆都谢绝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。到了清晨三点钟，主喜乐的安慰临到了他，他如释重负，就进入屋里，天一亮，照常聚会，他的手仍如没有冻僵一般，令弟兄姐妹又是稀奇，又满得安慰。

离开三山，到了沿海地方，有三天聚会，因着环境的压力，魔鬼竭力的作工，弟兄姐妹的灵非常沉闷。振庆自己也觉得没有力量，晚上聚会结束后，他拿了垫子，独自走到村边海塘下去祷告。一位姐妹告诉了罗大姐妹：“阿姐，胡弟兄拿了垫子，不知哪里去了？”罗大知道，这是弟兄又去外室祷告去了，那一位姐妹说完，就要脱衣睡觉，罗大说：“姐妹啊！弟兄在外面寒冷中祷告，你能睡么？”后来那姐妹就与罗大两人跪在地上流泪祷告。第二天圣灵又一次降在他们中间，使弟兄姐妹忘记一切惧怕，信心大得坚固。聚会结束了，振庆站起来，说：“弟兄姐妹们，地上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我们天上再会吧！”说完之后，振庆自己也不知道要这样说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圣灵亲处为他叹息的说话，因为会中许多年老的人，振庆被囚以后，在地上果然再也见不到了。

离别沿海，到了永丰，有几位弟兄姐妹一同谈话，振庆不能坐下，就从前房走入后房，心灵中一首诗歌在他里面响起：

“死于神旨决非空。

把我身体和灵魂，

全然献给我主用！”

因着心中的激动，他无法安静下来，罗大忽然从外屋进来，脱口说道：“阿弟，要祷告，要祷告啊！”说完有四、五个人跪下来，圣灵的忧伤大大地感动他们，以至他们

号啕大哭，这次的大哭，好象在给振庆这位属灵战士，上战场厮杀送行一般。这些事在当时没有人清楚知道，到后来才明白了。

主日到了，他就在永丰带领聚会，下午的敬拜结束后，振庆说了一句：

“弟兄姐妹，起来！我们走吧，卖我的人近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只脚踏进门来，原来是教会属世组织的负责人，称为弟兄的张主席，带着一个人，正从门口进来。这人要迎合世界，不顾教会圣洁，后来却在生活上显出他的本相来。振庆很客气地拿凳子给他，他坐下后，振庆问：“你们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张说：“请你去加入我们的组织。”振庆说：“我不会去，”说完，随口说了一句经文：“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”张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起身走了，振庆送他们到门口，却没有想到祸患就从这里开始！

“神啊！祢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，祢使我们进入网罗……。”
(诗 66:11、11)

第十一章、第一次被囚

“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。”（林前 3:13）

中国教会从十九世纪起，海外来华传道达到高潮，到二十世纪初本国兴起的复兴，使中国的教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，但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上，还是少得可怜，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世界要兴旺，就要活得好，活得发达。但神的教会和圣徒要得属灵的复兴，却一定要经过死，因为“若不死就不能生。”（林前 15:36）

基督徒蒙主教导，要“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”（太 5:44），因这，一切临到我们，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有神美好的安排。藉着试炼，使忠心爱主的人得到操练，进入成圣而成为得胜者，却使那存心不正的人显明出来。因为神的建造一定要金银宝石，除此神不要任何装作和外表的。因此基督徒没有对逼迫我们的人怀恨在心，这些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。在这些浩劫中受损失最严重的，莫过于经不起试炼，纷纷向艰难屈膝的基督徒。所希奇的是，这些运动被后来的政府所纠正，但当时给教会造成难处的这些弟兄们，却不想“纠正”他们从前的态度。他们比政府更“左派”。

基督教会要“革新”的会议，在一个大礼拜堂里开始了，全县二十多处的长老、牧师、执事聚在一处，会议的主要目的，要他们彼此间检举各人的罪行，但矛头却明显指向振庆，因为那一位在聚会中要他参加组织的“弟兄”，已将振庆不肯参加的事报告上级了。在那偏激的日子里，许多人被迫写控告的话，条子越迭越厚，有的控告他不参加组织，有的因无事可写，就写他有妇女的事，有什么理由呢？有了！就写他以帮助孤寡为名……。

一位弟兄，要见证自己对上级忠诚，走到一位作寡妇的江姐妹面前，这位穷寡妇，振庆和弟兄们曾经帮她家干过活，他认为，要她起来控告振庆自然“条件”充足，于是问她说：“你写了检举信没有？”江答：“我看胡弟兄没有不好的地方，没有啥可写的。”这位弟兄赶紧去报告政府，说江是包庇胡的。为此，这位贫穷的寡妇江姐妹，被判刑坐牢五年。只可惜这位出卖弟兄和姐妹的人，也没有能得世界好处，不光被戴上坏分子帽子，家中也不得安宁。因他有贪婪的事，信徒也厌恶他。

振庆回到家中，想起即将离开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，心头的担子十分沉重，但他不知道到底苦难到什么程度，他也不愿妻子担忧，没有把开会中的情形告诉她，一天晚上，振庆实在难受，便对妻说：“爱啊！这几天我心中难受，真不知为什么？”妻对他说：“是啊，家里有那么多孩子，应当为他们打算啦！”振庆心中知道，她所说的和他心中所存的根本是两回事，好象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般。

振庆又拿起一个他常在祷告中使用的垫子，向离家有几里路的茅岗山走去，他一步步向山上爬，山上有一座庵堂，他绕过去再向山上走，来到一处僻静无人到的岩石下，跪下祷告直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再向山上走，直到山顶，站着祷告。先向东方，为柴桥、大碶地区各地教会；再向西方，为五乡、宁波东乡等教会祷告；

“主啊！求祢纪念这些教会，纪念弟兄姐妹？纪念罪人的灵魂，主啊！求祢牧养他们……。”

从山上下来，他的负担脱去了，心中又无比平静，准备为主献上一生，相信主是与他同在，并且也悦纳他的祷告。

第二天，即 1955 年 7 月的夏天一班人马来到徐家洋。因为振庆的家已经搬到这里来了。这些人径直往他家而来，前面一个身量高大是复员军人，穿着褪了色的军装，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，那气势使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，振庆还不知道这是来逮捕他的，拿出凳子请他们坐，公安人员没有坐，威严地拿出一张纸，说：

“你叫胡振庆吗？”振庆答。“是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们奉上级命令前来逮捕你！要你签字。”振庆就依从了，那复员军人拿出一根牛耕田的犁索，将他反绑起来，这个身材高大的人，用力把绑索拉得很紧，使振庆的头很快垂下去，额上的汗大滴大滴的流下来。宇光这时十二岁，刚从外面回来，一看见父亲被绑得如此痛苦，不禁吓得浑身发抖。。

一位公安员，抓着振庆的绑索看守，其余的人就进屋抄家，只抄出圣经和一些日记之类的纸张，别的一无所有。公安员问振庆说：“这是你的吗？”然后就把振庆松绑，签了字，又绑上，这次要松一点，否则，在这极重的捆绑下振庆可能活不成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在振庆的一生中不知为这痛苦的捆绑受了多少苦。

这是一次肃反运动，在镇海被抓的人约有二百多人，振庆是先逮捕的人，第二天有更多的人被抓来，夜里就躺在石板上，许多人在田里劳动时被捉，脚也来不及洗，以至赤着的脚上满了泥巴，再过了一天，就被解到镇海去。一到看守所，神的话临到

他：“父亲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（创 22:7）振庆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幻想着关的日子不会太长，因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。过了一个月，看守所叫他去把饭钱拿来，他还以为就要回家了。岂知这样一关，就是几十年（从 37 岁到 64 岁，中间稍得释放）。1956 年 5 月 1 日，镇海法庭判决胡振庆下列罪状：

- 1、破坏三自革新。
- 2、私立家庭聚会。
- 3、贪污财物。；

（因他的聚会处有二条小凳，一块小黑板，一架破旧风琴，是基督徒公会被炸弹炸坏后，自己修理好拿来使用的，其它再也没有可以指证贪污的东西了）。

法庭宣读判决书：“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解往内蒙古服刑”。

神的话又临到他：“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祂必叫你们升高。”（彼前 5:6）

判决后一个月，一工作人员来对他说：“胡某，我们跟你讲明，你的事有出入，你可以去上诉。”胡答：“不用了，时候过了，神已经为我安排，没有意思了！”那人说：“你可以去。”胡因这人的劝说，就写了一张上诉状，总共只有四十来个字，令这位劝诉的人希奇。其实振庆对此并不抱希望，因他深信一切都在神手中。上诉状大意是：

- 1、我只与三自主席一次和善的谈话，没有任何反对国家和三自的言论。
- 2、我们聚会是按照圣经的，历来都是如此：
- 3、聚会中的用具，是我自己用钱作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贪污来的。

这些简短的上诉，不知有否用处，以后振庆还是被解往那遥远的内蒙古，走神为他所预定的道路。因为：

“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……。”（诗 39:9）

第十二章、艰难旅程

“主向我说：你去吧！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（徒 22:21）

振庆和被判刑的犯人一同从镇海押解起行，到了宁波火车站，再乘火车到临平，就是浙江省第一监狱。这里约有二万多犯人，电网与铁丝网把监狱团团围住，大围墙里又有小围墙，监房都有编号，建造得非常严密。进入这里，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，就是你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。振庆第一次领受这铁窗风味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孤独，想念妻子和孩子现在不知如何，更想念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知是怎样过属灵生活。现在唯一的安慰，就是深信主是永活的，信祂必永远与他同在，也与他的家和弟兄姐妹们同在。有许多犯人被判无期徒刑，叫他们在采石场干敲碎石子的工作。

在临平暂住没有多少天，临傍晚的时候，犯人们被召集到一块大场地中，人数约有二千，管教人员要他们把东西全都带齐，放在各人身边，然后管教人员走来，用脚踢犯人的包，凡踢出去的，都不准带走，犯人们只是木然坐着，等候发落。

不一会，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站在一个用石块作成的高台上，用普通话向犯人说
话：

“犯人们听着，政府已经决定，要把你们这些犯人带到内蒙古去，加快你们的改造。现在准备出发，路上不许说话，排好队伍。只许你们老老实实，若有任何不服命令的活动，必将从严惩处！”

队长的话还未说完，二千多人一片低低的呜咽哭泣声，每人的头都垂得很低很低，这些犯人中有受运动冲击，被一夜间打倒的政治犯，也有多少面容清白，双手细嫩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将离开温暖的家乡，到他们从无想到那遥远的内蒙古去，怎能不哭泣难受呢！在这一片悲叹的痛苦声中，振庆心灵中又一次清楚响起去年主向他说的话：

“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！”

在他旁边的几个犯人已经注意到，这位身材瘦小的犯人，高抬着头，满面的笑容，令他们希奇的是，他不象是去内蒙古服刑，倒象是去作官享乐一般。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伤心太过，精神错乱了呢。他们怎能知道这位基督的仆人，和他们受苦截然不同——他们受苦，或因争名夺利，被人暗算；或因政治不测受人陷害；或因肉体放荡败坏犯罪。而他却是为义受苦，却在受苦之前，主已预先告诉他了。许多到内蒙去看

管犯人的看守人员，也是为命令所迫，他们岂愿离开温暖的南方？但振庆却是为神所命，甘心乐意地去为主作那美好的见证。神是与他同在，他们怎能知道他内心喜乐的秘密呢！

在这暂住的几天中，令振庆另一件欢喜的事，就是他遇见了三位同遭患难的弟兄，他们是为着写信规劝属世基督教组织的领导胡某，因而一位胡弟兄被判十年、朱弟兄被判十二年（后因在狱中传福音，被加刑，共在劳改场和留场三十年）。小胡弟兄判刑时二十三岁，结婚刚不久，妻子只有二十一岁，是很有技术的产科医生，丈夫判刑后，别人都劝她改嫁，她没有动摇，他们因此剥夺了她产科的工作，叫她去做繁重的苦工，她在白天含羞忍辱，到了晚上，孤孤单单地独自一人，几乎每夜的眼泪把枕头湿透……

朱弟兄是针灸医生，因他常为犯人医病，使队长减少许多麻烦，队长很敬重他，允许他在监房跪下祷告。以后从劳改场被释放，他作了一诗：

“风风雨雨三十年，山山水水六千里。”

横披是“耶稣领我！”

二千犯人从临平监狱的后门出发，到火车站去，时间已在后半夜时分，这天夜里月亮很暗，只有看守们的电筒光在一闪一闪地发亮。一路上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监守人员全副武装，一副严肃的气氛。犯人们默默地走路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振庆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，只听前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啊！我的背包带断了。”随后“啪！”的一声包掉在地上，只听看守厉声说：“快走，不许捡！”队伍又不停步的向前走去。

这是一辆装货的火车，犯人们都走进去，在车厢的底板上席地而坐，天刚亮时，火车就向北开动了，这次的路途是痛苦的行程，因火车不能多带粮食，每天早上八点钟，给每个犯人一小碗的碎饼干沫，只有到车站停车时，才可以分到半杯的凉水，只因水实在太少，饼干沫难以下咽，车上通风不足，人的内火发烧，大多数犯人都流了鼻血，四天四夜挤在一起。各人身上都长满虱子，浑身奇痒难受。

四围虽然充满了悲哀的声音，但振庆却不断地祷告默想，因他知道他将去的地方，繁重的劳动、严密的看守正在等待着他。急难还没有临到前，他已经过许多次的禁食，现在身体虽然软弱，但不觉得十分难受。

那些没有受过禁食“训练”的人，在这闷罐似的货车厢里，受着干渴、饥饿、窒息、恶臭和虱子侵袭的煎熬，自然难以忍受，其实，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呢！

“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他们经过流泪谷……。”（诗 84:5、6）

“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祂引导完全人行祂的路。”（撒下 22:33）”

第十三章、远远之地

“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但权下归向神”。（徒 26:18）

四天四夜的痛苦旅程，终于挨到押送的终点站—内蒙古呼和浩特火车站，犯人们下了车，沿路上又是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走了约有大半小时，来到一个工厂，大门上写着：

“第二十二改造大队、新生砖瓦厂”

这个大队有七千犯人，时值西北大建设，犯人的工作，就是作砖。

到改造现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加紧搭住房，先用树木搭好架子，上面用柴铺好，再用脚踩烂的泥抹在上面，就是住房了。没有床和席子，地上用小米秆、玉米秆一铺，算作床铺了，犯人们一排排睡进去。发风的时候，灰尘飞扬，地上、棉被上厚厚一层，用手可捧。犯人太多，便桶又少，因此粪水横流，要去便桶，脚都被陷下去。犯人们因白天工作劳累，天气又冷，为要多睡一会，满是污泥的双脚只得往棉被里钻。

从临平出发时，发给大家五斤重一件棉衣、一件背心。此外再无别的御寒之物了，所以感觉非常冷。这里最冷时有零下四十度，在棉被上呼一口气，立即结成冰，呼出的气，会形成极细的雪花。从厨房出去，衣服上的水气，立即结成冰变硬；刚打来想洗澡的水，可看见面盆中的水很快凝结，冰在盆中像小山一样突起来。整个冬天无法洗衣服。对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，自然苦不堪言。耕牛在干活时用棉被披着，但在劳改场的墙上，写着：“此地无冬天！”的口号。

过了五月初五，冰雪开始融化，原来在泥屋顶里，由人们呼出的气所结的冰就掉下来，棉被又一次被弄湿。夏天的雨水很少，只有靠引地下水使用。

内蒙古人以牧养畜牧为主，这里的草场上有牛、马、羊、骆驼，牧民们在夏天割草收聚，冬天给牲畜吃。振庆到时这里还没有回教，所以他们把牛、羊及狗肉之类，用火烤了。放在口袋里，随时食用，这些肉也当作他们的主要食粮了，所以他们穿的棉大衣很油亮，因为吃肉时无法洗手，就擦在衣襟上。振庆从没有经历这样的寒冷，他的手脚常常发麻，不听使唤，全身常似水浇一般寒冷，这样的寒冷有时还得出去作工，戴着的面罩结冰如瓦片一般，有时冻得全身僵硬，宁可躺下去，永不起来，强如

勉强活着，受这样的痛苦。但主是他的力量，“我差你到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。”的呼召，是他今天受苦的印证，所以圣灵的喜乐一直充满他，心头的温暖时常胜过这外面的寒冷。

一个从浙江定海来的犯人，叫徐仲庆，是地主，被判刑六年。他实在错过了一次蒙恩的好机会，因为有传道人住在他家一个月，他弟弟相信了这位救主，他为着地土产业，没有时间为灵魂的永生，接受福音，现在地土、产业充公，还身受监狱寒冷的苦痛。振庆时常向他传福音，他却不肯信。在这样的苦难中，他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犯人们用冻得僵硬的手仍然在场上工作，终于等到收工了，他仰天长叹：

“暂生暂世做次人，为何做得这么苦啊？”

他来到振庆这里，对他说：“老胡啊！我判了这六年刑，在这生不如死的地方，怎么办呢？你为什么一点不着急啊！”

振庆说：“判六年不好吗？做犯人坏吗？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，比方说，人白眼难看，一定要有黑眼珠；大脚疯也难看，该小的地方要小，该大的地方要大。”

简单的几句话，摸着了仲庆的心，虽然当时没有表示相信，但“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”，无论如何不能忘记。他回想他从前不肯接受耶稣，一心要加增土地，加增产业，没有想到，因此被划成地主，受那么大的罪。倘若没有这些苦难，他劳劳碌碌地经营，哪有什么功夫去思想灵魂的事，现在身陷囹圄，忍受寒冷苦痛的生活，还不知前途吉凶如何，呵！人生啊！你竟给我今天如此美丽的一页。让我重新正视人生的现实，思想人生的意义，评价人生的价值。他终于蒙圣灵的光照，实实在在地接受了这一位为他舍命钉十字架的主耶稣。

他接受主耶稣后作了一梦，看见一棵桃树，上面结满了鲜红的果子，他因饥饿急不能耐，就摘下一颗，一口咬去，里面都是香得不可言状的精肉，口中甘甜无比，一觉醒来，主温暖的同在。眼中饱满感恩的眼泪，主似乎在向他说话：

“孩子啊！这就是你人生最美丽的一页，因我已经收纳你，为你预备了没有眼泪的天家！”

从此，这位徐仲庆，再没有忧愁叹息，主的同在占据了他的全人，无论寒冷艰难，脸上始终平静安稳，令别人无比惊奇。

仲庆蒙恩以后，他对振庆如父亲般亲爱，虽然他们的年岁几乎相仿，不多几日，他们都好象有预感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已经不多了。一个夜间，他将头靠在振庆的胸前，脸对脸望着他，象孩子般偎依在母亲的怀中，过了一会，仲庆说：“哥哥，你有那么多的儿子，能给我一个好吗？”过了一会又说：“等我有一天出去了，我一定忠心心爱耶稣！”

第二天，队长进了他们的监房，威严地说：

“徐仲庆！拿起你的东西，跟我走。”

仲庆的眼泪立即流下来，他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哭泣，因他知道，这一次的分手，见面的机会就不可能了，当他就要动身，忽然号啕大哭起来，他拉着振庆的手，哭得快要昏倒一般，队长好象也受了感动，不知道这两个犯人有如此深厚的情谊，过了一会，他在他背后一推说：“走吧！”这一次的分别，从此没有再见面，也不知道仲庆在以后的运动中，丧命了还是活着。总之，他已经明白了什么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，他也活在他救主安慰同在的美丽之中。

主知道振庆所处的环境，他好象很有步骤的要振庆拯救那些痛苦的人。一位从广东来的青年犯人，只有二十多岁，因血气冲动说了对政府不利的話，因此被判刑十年，他因灰心，对自己完全绝望，在内蒙这个寒冷痛苦的地方，他再也不想活下去，几次有意向有武装警察看守的监狱大门冲去，目的是要他们将他打死，看守们因他几次闹事，很不耐烦，就将他铐住毒打，甚至昏死过去。这样几次折腾，他的精神明显崩溃，在干活时常常站着发呆，看守和犯人们都气恼他，后来就没有人再理睬他了。在这位青年快进入死亡边缘的危险时刻，振庆在无人注意的时候，靠近他，向他讲说天上父神和主耶稣爱的信息，这位青年听着听着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，被痛苦煎熬、麻木的良心慢慢苏醒过来，等到末后，他和振庆跪在地上，向主耶稣悔改而接受了主的救恩，从这之后。他不想去死了，也不再呆呆地独自苦想，干活也甘心乐意。振庆在这些救人的工作中，心中得了莫大的喜乐，他知道父神差他到这里来，是有何等的美意，这些在地狱门口徘徊的可怜罪人，父神是何等的爱怜他们呢！

一次，他看见草原上的骆驼驮着重物，在主人的引领下任劳任怨地向前行走，忽然，他被圣灵感动，随即作诗一首：

“捏住我小手不放，背我骑行经沙漠；

使我夜间诗歌唱，领我到生命泉旁。

恳求赐日子恩典，为义受苦绝怨言！”

振庆所能靠近的人，他总是将主的爱告诉他们，这中间有信，也有不信的。似乎到再没有人肯接受他所传福音的时候，神定规的安排又一次的来到，来内蒙第二年的三月份，一份改判决书下来了，上面写着：“撤销原判，释放回家。”当队长来向他宣告这个信息时，队长问他：“要否留场？”他答：“我有家，要回去。”但队长走后，振庆反而心中翻腾起来，一夜不能睡觉：“主啊！祢不是差我到这里来么？”主却没有回音，第二天，他就把日用品留给广东的青年朋友，又是一场难舍难分的哀哭，以后振庆就没有再见他的面。之后，他就去买了往杭州的车票，时间到了他又不平安，就走到退票处，售票员说：“车快开了，不能退票！”无奈，只得蹒跚着上了车，因他的心灵好象一直告诉他，他的苦难没有完，后来的事实知道，苦难确实没有过去。只是有一位姐妹在向神痛哭哀求，神才叫他暂时回来。

现在振庆坐在回家的火车上，窗外急闪而去的江山河川，似一幅幅图画从眼前消失，回想一年前从这条铁路去的时候，干渴饥饿的艰难景象，又一次浮现在他眼前，他更是想念在内蒙劳改场，那些已经接受救恩的朋友们，不知他们的前途如何，只有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祷告。到了杭州省公安厅报到，他说：“国家工作人员，请让我再回内蒙去吧！”那位身穿制服态度严肃的工作人员，非常惊奇地看了他一会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人家还是求之不得，叫你回去，你不想回家么？”

振庆答：“我是为耶稣坐牢的，耶稣好象还要我坐下去呢。”那人又看了他一会，拿起一张纸，填上一些文字，盖上章，然后以和善的语气对他说：“快去吧，到本县公安局再去报到，不要再说什么了。”

回到家中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爱啊！耶稣不要我了。”妻子赶快接过他的简单行李，说：“啊！弟兄啊！不会、不会，耶稣不会丢弃你的。”虽然妻子给她安慰的话，但心灵的负担仍不能放下，因着主苦难十字架的吸引，他无心与妻子家人倾谈离别的想念和内蒙寒冷的痛苦，就拿祷告垫子，要儿子宇光和他到屋后竹林里去祷告。宇光因只有 14 岁，在半夜回屋里了，父亲却一整夜在神前求问，为何主使他提前回来？

当妻子清瘦的脸上显出笑容的时候，振庆忽然想起在他遭难的时候，他向妻子说的话，因为主实在应允了他，使他在内蒙遥远的地方，没有使他“徒劳空跑”。

“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。”（诗 126:6）

第十四章、第二次被囚

“祂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”（诗 102:17）

自从振庆弟兄入狱后，他的属灵同伴邵罗大姐妹，一直忠心地坚守教会的纯正立场，而这时的教会在无神论的重压之下，已经奄奄一息，行将彻底关门，多数传道人为了保全自己，与世界联合，教会已极度荒凉。罗大姐妹虽然到处奔波，又奋力祷告，回报的只是许多的冷面和无情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唯一的希望，是请振庆回来，恐怕能挽回一些弟兄姐妹的心。

她流泪哀哭的祈求：“主啊！祢让我那苦难的弟弟回来吧！主啊，哪怕只是见一面也好。”主听了她的祷告，振庆就被奇妙的释放回家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好象负担没有放下之故。振庆在家住了五、六天就到三山去看望这位他所敬重的姐妹，因当时的环境仍是非常紧张之故，他心中不免忧虑。当他正爬上三山岭的时候，主给他一句话：“国中太平，没有争战。”给他莫大安慰。多年为福音奔波，为教会的劳苦，加上教会在重压之下，使罗大姐妹身心受了莫大的损害。振庆进入门内，上前叫了一声：“阿姐啊！我回来了。”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泪水象骤雨后的溪水，从她深陷的眼眶里流下来。因她希奇主竟如此听了她的祷告。到此振庆才知道他的回来，是她祷告的缘故。在振庆第二次来几年后，她虽然已经眼瞎，还是被捕判刑二年，罪名是不肯加入宗教组织。当振庆还在狱中，她刑满释放，不久，因在狱中身心衰残和为教会极度的忧患中，离开了人世，到她所心爱的主那里去了。

振庆赶快再到郭巨去看望姓刘的弟兄，因知道刘弟兄已经重病在身。这位刘弟兄，在环境的试炼面前，站立不住，而加入了属世宗教组织。从前在振庆刚蒙恩时，他与刘弟兄、罗大三人一起聚了个令振庆终身难忘的会，刘讲创二章二十五节经文：“当时夫妻两人，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”这一节经文在那一天发出奇妙的亮光，给以后振庆在一切羞辱痛苦面前莫大的力量，因为是与主耶稣在一起“赤身露体”蒙羞，而不觉得羞耻。当刘弟兄还未失败，有一次振庆在他苦难中去看望他，问他：“弟兄，你对苦难是如何认识？”刘答：“母亲啊！苦难是我母亲，”当时心志非常宝贵，现在却不是这样。

现在这位曾被主所重用的弟兄，因着惧怕难处，向环境屈服，将神的教会出卖给世界，振庆经过内蒙这样痛苦的生活，现在心中安然，且有说不出的喜乐。当进入房

间时，正听见刘弟兄在恳求他的媳妇，叫她拿衣针划破他的身体，因他全身肿胀，皮肤如石头般坚硬。而媳妇站在床边，眼看着她受苦的公公，两眼噙满泪水，垂着双手，一筹莫展。振庆进去，叫了一声，可能是痛苦太深，或者良心有愧，病人的表情木然，好象如没有分开过一般，岂知振庆被弟兄们“检举揭发”已经判刑坐过监牢，正从寒冷的大西北回来呢。

刘弟兄望着振庆，忽然大叫起来：“神啊！约但河为何这样难渡呢？神啊！祢的审判义哉诚哉。”振庆默默地站在他的床前，心灵的负担好象一片空白，竟想不出该说什么话才好，只得找了一处地方，跪在地上为他切切祷告，然后圣灵引导他为郭巨的教会祷告，这样足有半天。就在振庆祷告后不久，刘弟兄就去世了，因着在半夜的缘故，竟无人看见。这样一位弟兄走得那么悲惨，令振庆心中思绪万千，神又好象特意叫振庆回来，给他在属灵生命上，上一堂有益于他一生的课程，使他明白自己今日的站住全在乎主的怜悯，也看见为主受苦是何等上算值得。

这次的释放，另一件可纪念的事，就是他儿子宇光的得救。罗大因着眼睛完全瞎了，就被接到振庆家中，一天，她叫住振庆，对他说：“你儿子这样唱莲花落（莲花落得流行于浙江的属世曲调），还象神的儿女吗？”振庆一听，心头一惊，因惭愧只顾外面的工作，忽略了对子女的属灵教养，急忙和儿子一同跪下，自己先向主痛哭认罪，宇光跪在一旁，在罗大老姐妹和父亲的哭声中，蒙圣灵大大光照，起来向主承认罪孽，主的生命进入他的里面，他重生得救了。如果他的儿子没有得救，后来振庆在监狱里不知还要加增多少痛苦。

他家最小的女儿，也在这一次短暂的自由中生下来了，振庆常常说：“主给我一两黄莲，却给我十斤蜜糖。因主总是把甘甜给我。”因此给女儿取名“蜜”，即胡蜜。

大陆各处看望之后，振庆就向海岛去，坚固还存留有心愿跟从主的信徒，令振庆伤心的是，许多在平安时期传过道的牧养人，现在多已退后，反而那些从前没有一点名声的信徒，仍然持守主的道。

一个主日的早晨，他向一处叫新砌头的聚会家庭走去，刚走到一半，里面一个声音：“行路停在这里！”振庆一惊，只得听从里头的意思，走回家去。姐妹问他：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振庆说，因为有拦阻。过了几天，一礼拜六，他又去，刚进入门内，那家不信的丈夫，立即从后门走出，去报告乡政府，民兵就把他押去了，不过关了半天，晚上将他释放，第二天主日还是照常聚会。不过这一次，成了后来重新抓去的罪状之一。

他现在又乘船从海岛回来，面对苍茫大海，匆匆逝去的大小岛屿，振庆的心忽然兴起一阵波动。圣灵在启示前面路途又有艰难在等候。在岛屿相接的狭窄之处，船桨泛起层层污泥，回想他目睹人世的艰苦坎坷，在船上作诗一首：

一、苦海沉世，非我永久家乡，

天上福乐永远，浩瀚无疆，

擦泪再奔剩下未完之程，

求主偕行，免我孤苦伤心。

二、苦海沉世，非我栖身之处，

拨海洋波，万灵啼哭无数，

穰多任务少待到何年何月？

勉我前进，莫使我灵疲竭。

三、苦海沉世，遥望彼岸甜家，

永享安息，再无疲劳乏力，

享受更深，泪痕主必擦尽，

慰我远超人世所历郁惊。

释放回来十个月，胡蜜生下约二十天，振庆从海岛回来，一进家门，就见家人一个个眼睛红肿，知道环境又一次临到了。次子圣光告诉父亲，公安局的人来过了。家里的人又哭起来。振庆心中平静镇定，因他从内蒙回来，就已知道，这次回来不会长久，他是人回来，心却没有回来。他向坐在凳子上低头流泪的妻子说：

“爱啊！再莫哭了，请你给我弄一点饭，让我走吧，他们来抓，还是我自己去，省得他们麻烦了。”当妻子作饭时，振庆就打点行李、被铺，住在不远的楼弟兄也来了，振庆很快的吃了一些饭，他们就一同跪下祷告，罗大因眼睛不能看见，所以一直坐着，她的眼泪好象已经流完，或者她已知道弟兄将走的路，她只说一声：

“阿弟啊！主保佑你。”振庆说：“阿姐呵！你多保重，我还要回来看你的。”

振庆又抱起女儿；尚未满月的小胡蜜正在熟睡，父亲在这个时候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用泪眼注视她那甜甜的小脸，她哪里知道她的父亲就要告别她，走向幽黑深重的牢门，人世间悲惨的一幕，正在她睡梦中悄悄逼近，而她仍然不知不觉，偶而还舒眉一笑。父亲端视良久，对她说：

“小儿啊！愿神赐恩给你。”

说完泪如雨下，滴在女儿脸上，女儿终于“哇！”的一声醒来，母亲赶紧接过去，她怕丈夫因此站立不住。在几间屋门口一位已信主的邻居，眼见此情此景，忽然号陶大哭起来。因她怕政府的逼迫，不敢走近，当这邻居得严重胃病不能治愈时，振庆向她传了福音。因生命年幼，只敢在远处观望。

振庆对楼弟兄说：“弟兄，我们走吧！”说完就径直向路上走去，楼弟兄挑着行李，走在后面。只听身后传来一片哭声，振庆头也不回，一直大踏步往前，因他知道若再回过头去，他肉体深处的软弱会占上风。两个孤单的身影从山间小路的尽头渐渐远去、渐渐远去，转过一个山岗，看不见了……。

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（路 9:62）

第十五章、满杯的苦水

“我们为祢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”（罗 8:36）

振庆又一次离家被囚，走了。在他第一次遭难时，有一位沈姐妹每月给他的家寄去五元钱。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家庭，最大的宇光只有十四岁，小女儿生下还未满一月，家中实在再没有值钱的东西，险恶的环境下再没有人敢来看顾他们，就是那些有心爱主的人自己也是朝不保夕，有的抄家、被关，有的监督劳动，谁还有力量关心别人呢。

产期还没有满月，作振庆忧患同伴的妻子张爱灵，家庭艰难的重担，就落在她身上。因着环境紧迫，弟兄姐妹不能进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家，否则必要受牵连。她再也不能享受一点作产妇的“清福”，可以躺在床上，得家人的服事。无奈只得起来，洗衣作饭，抚养这些孩子们。但哪来的米呢，没有菜还可将就，买一点盐，再炒一下，就可过去，但总不能没有粮食。

一次，兄弟们因家中无米，就一同往山上采野菜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好吃不好吃，就拿回家中烧煮了赶紧的吃，因为实在饿得不行。哪知食后全家人整整一夜上吐下泻，那一夜孩子们的哭声、母亲呼求主的声音，从那歪斜的破房中传出来，睡梦中的村里人都被凄厉的哭声所惊醒。第二天，有人为他们找来医生，医生一见那尚余剩的野草，惊呼起来：“啊呀！这种草很毒，十有九要丧命。只因你们又吐又泻，才不至死啊！”这是主眷顾了他这些困苦的孤儿寡妇，在急难中保全了他们的性命。后来母亲再也不许孩子们到山上采野草了。

怎么办？总不能叫孩子们饿死。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去山上砍柴，再挑十二里路的镇海街上去卖，卖得的少许钱，就赶紧买米，回家给孩子们度日。所以砍柴要头天下午先砍好，到第二天天还未亮，就要赶路，稍迟一点就没人要了，开头几天，爱灵独自去卖，因天黑，眼睛不好，不知跌了多少回，爱灵的一只眼已经完全没有视力，只靠一只眼作事，在家里还过得去，现在在黑夜里挑着柴担赶路，就可想而知了。这条路上有一个破旧的凉亭，每次爱灵在一百多斤重担的精疲力尽之中，就在这里歇一歇，当然天还是很黑。

一次发了大台风，渡船停开，母亲被阻在对岸，那一夜是母亲最难熬的一夜，她恳求别人，得以寄宿一夜，外面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母亲挂念家中的孩子，整夜的

眼泪没有停止，她只得跪在神的面前，流泪向祂恳求，求主保护她的孩子们不遭大难。第二天，她急急等在渡口，等渡船一开，就赶到家中，一看，孩子们都平安无恙，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，向主献上感恩的眼泪。在两个月前，他们从一间木楼中搬了出来，另租一户人家居住，在这场台风中，这木楼被风刮倒，家主被两个住在他家的石匠拉出去，才免丧性命，若是她的孩子们还住在这里，性命就没有了。

爱灵仍然不停地砍柴去卖，换来微薄的收入，一天都不能停止她的劳累，许多次有好心人到她家来说：

“我看见你们母亲又躺在地上，头上都是血，旁边有一担柴，你们去把她抬回来吧！”

以后，宇光不顾一切，一定要与母亲同去，这样，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上，在天还未亮的雾色苍茫中，常常可以看见一个挑着大担，一个挑着小担，跌跌撞撞向镇海走去。在渡口上，因为孩子太小，挑着柴常常碰着别人，被人谩骂是常有的事，每次母亲总是以笑脸向他们道谦，等到上了岸，儿子常常看见母亲的脸上挂满泪水。

土地已经归集体所有，一个夏天，母亲在生产队干活，扛抬西瓜到河边装船去卖，妇女们一边抬，一边在队长没有看见时偷偷地吃，那天天气非常炎热，爱灵因自己是基督徒就没有敢碰一下，那位和她同扛的妇人说：“爱灵啊！人家都吃，就难为你吗？”说完拿起一个西瓜，用拳一敲，将那小的一块给了她，爱灵因口中干渴，禁不住试探也就吃了，但良心的痛苦，比那干渴还要难受。等到后来，丢在地上西瓜皮实在太多，队长就追查起来。别人吃了很多，大家都互相庇护，末了有一妇人说：

“我看见反革命的家属，张爱灵在吃西瓜。”

这一说，队长立即下命令，把张爱灵捆起来，绑到树上，等收工后召开社员大会，批斗这个反革命家属，爱灵立即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用绳子绑到树上，不知绑得紧，还是因羞辱的缘故，她的头垂得很低很低，汗水和泪水大颗大颗地流下来，这天晚上孩子们都没有吃饭，哭着哭着幼小孩子睡着了。直到批斗会结束，母亲才拖着困乏的身体回到家中，大的几个孩子在等着母亲回来。母子们又是一场抱头痛哭。为着这件事，爱灵一直非常懊悔，她痛悔没有胜过那恶者的试探，更难过的是她连累了主的名。这件伤心事直到她因病去世。

爱灵被捆绑的事，并不一定是为着那一小块西瓜。因她是反革命家属，又是从别处搬来的，以后生产队中那些恼恨基督信仰的人，常常留心她的行动，为着她不肯向国家的领袖鞠躬崇拜，不知又挨了多少次的捆绑和批斗。

丧失孩子也是她人生中悲痛的另一页，还在弟兄尚未被囚时，有两个儿子在幼年夭折。在政局改变的艰难时刻，振庆已经受到严密监视，有时只得暗暗地出去。爱灵除了繁重的家务之外，也抽出时间去看望有难处和初信的人。一次，第三个只有两岁的儿子，发了高烧，宇光和兄弟轮流抱着他，母亲去看望一位姐妹去了，父亲又不在家，他一直喊叫着要妈妈，兄弟们没法，只得将烧熟的冷蕃茹喂他，到母亲回来时，虽然恳切祷告，主还是让他离开了世界。

这样的艰难之中，这位基督囚犯的妻子；主的使女，仍然没有丝毫怨言，忠心为主站住，父神也没有忘记她们，在无可指望之中，仍把他们带过去。这位出生于优裕家庭的弱女子，在这样重大的磨炼中，能够靠主得胜，实在要显明神的恩典和大能，叫鬼魔蒙羞，叫世人希奇。归荣耀于神！她在自己极大的痛苦中，没有忘记她苦难中的丈夫，总是常去看顾他，勉励他，使弟兄在困苦艰难中得安慰不少。从前神拦阻那位温州的女子，不让她与振庆成亲，现在显出神何等的智慧！

“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，喝尽满杯的苦水。”

“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；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。”（诗 73:10，耶 49:1

1)

第十六章、富春江畔

“主阿！愿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达到祢面前；愿祢按祢的大能力，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”（诗 79:11）

一九五八年一月，振庆从家中出来，到乡政府，立即被关押起来，因没有专门关犯人的地方，只得被关在楼梯下面，本来这里当厕所用，把便桶拿走，就算是临时看守所了。寒冷的一月，地上没有稻草之类的垫物，虽然振庆自己带着棉被，还是很冷，因着回忆在内蒙的困苦，这里自然好多了。

过了几天，振庆就被武装民兵，押往县公安局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似乎早有准备，振庆一到，就给他看一张逮捕证，上面赫然写着：

“错误释放，重新逮捕归案。”

振庆签了字，进入看守所，又被关押，等候重新审判。这个监房里面，关着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，患了第三期肺病，罪名是陪日本人抓游击队，坐在监中被病患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他口中一直念念叨叨，说自己实在有罪。当振庆进来几天后，他挨近他，对他说：

“你这位先生，我看你端端正正；特别两样，为何你没有忧愁，又不愿随便说话。”

振庆说：“我是信耶稣的。”然后向那人传讲主的福音。后来那人说：“呵！是这样，你这位耶稣真好，我也要信。”振庆说：“可以，但你要祷告。”他说：“你教我吧。”看守所的监房，因人多，空气非常混浊，放风在上午八点，只有十几分钟。每天吃两碗粥，放风的时候一到，犯人们立即涌出去，时间在这里实在太宝贵了，这位初信主的犯人，等到犯人走完，急忙跪在地上，祷告起来：“求耶稣救救我，作我中保，免我罪过，救救我灵魂。”

这个监房朝西，到了夏天，真闷热得如蒸笼一般，一个南京人刚被押来，他一进入，热得在监房里走来走去团团转，到了晚上，成群的蚊子又向犯人轮番进攻。

判决下来了，又被判七年。押往浙江的富春江，建造发电厂的大坝，这是中国进入三年最艰难的时期，在这里的苦难，比在内蒙更甚。振庆帮助患重肺病的信主朋友，为他背行李，搀扶他上下车。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各地的犯人开进富春江，到了工地现场，一万多人挤在江中小岛上，因犯人住的草棚未造好，只有睡在毛竹林里，到了早晨，浑身是泥，许多犯人怨恨重重，振庆却笑容满面地对人说：这是“露宿甘眠”呢！别人只得以苦笑回报。

草棚搭了七天，犯人们就搬进去，从此艰难的工作开始，振庆被分配作打碎石子的工作，出工时间是凌晨二点半，收工要到晚上九点钟。吃的饭每次一小碗稀饭，加一个小指头般粗的洋葱，三餐合起来，也不够吃一顿饱。两人所抬的石子，磅称过磅有二百多公斤，因场地有限，堆的石子很高，抬上去，滑下来，再上去，又滑下来，如此好多次，在看守严厉的训斥下，再拼着命往上爬……。因着饥饿疲劳常常有人倒下去，投江自杀的人几乎天天发生，饿死的、患痢疾和各样病患死去或自杀的犯人们，用粗陋的木板一钉，权当棺材，两人一具，草草在山上掩埋，没有多少日子三百多人就死去了，犯人们因活不下去，逃跑的事也常有发生，看守用枪射击逃跑人的枪声，时常响起，开头枪声一响，犯人们总是心头一惊，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。逃出去的人毕竟不多，许多犯人在逃跑中被看守用枪打死，掉入江中的，再搭起来，吊在树上示众，以此警告犯人。到了半夜，极度疲乏急急要休息时，成万人吵闹和抢夺的声音，实在难以入睡。许多刚来时强壮的青年人，不多日子，都是皮包骨头，走路用两根木头拄着，随时快到倒下去。当草棚还造好的时候，振庆和一位来自绍兴的犯人，童柏安睡在一起，童柏安因去上海做二趟生意，在那不测风云的年代，是妻子的“告密”而判了刑，这个在世不肯吃亏的大汉，现在连一件衣服都没有。因家人要与这个投机倒把犯划清界线。童直到下霜的日子，仍然赤着身子，振庆就把仅有的背心和一条被子送给他。当然童柏安是不肯因这些“恩惠”而冒失信耶稣的。潮湿的地上，上面又没有一点遮盖，童叹息道：“阿呀！这里的生活怎么过呢？老天哪！保佑我们吧！”振庆却微笑着说：“神必有预备！”然后恭恭敬敬地低头祷告，还不住地说赞美主、赞美主，令童柏安莫名其妙，坐了牢还要赞美耶稣，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更使童柏安稀奇的是，这个胡振庆总是拣重活干，并且从来不说一句得罪人和怨言的话。因着童身材魁梧，食量又大，饥饿比别人更加难当。在那视粮食如同性命般的日子，振庆忍着极大的饥饿，每天塞给他一个红茹。这事在许多年后，童每想起，就热泪盈眶，对人见证：“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人。”每天上午九点，下午三点，他总是要唱赞美诗。一天，童柏安听见队长对他说：

“胡振庆，你一天到晚唱耶稣的歌，反动到底，要加你的刑！”

振庆回答：“我就是为耶稣到这里来，自愿加刑。”队长竟说不出话来。童后来对振庆说：“阿呀！我的老兄啊，你不要太顽固了，加刑可不是儿戏啊！”振庆说：“我的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而死，我甘愿为祂受苦，还怕加刑么！”以后，振庆照常唱诗赞美神。

十二月的一天，一个嘉兴犯人杨梅行，因不堪忍受这艰难的生活，投江自杀，两岸一万多犯人都站着观看，看守们也垂手站着，也可能是水太急，无法救助。在这湍急寒冷的江水中，眼看他在急流中时隐时现，快要沉下去，这时，童柏安急速脱下外衣，跳入江中，冰冷的江水刺痛骨头，他奋力游过去，将他拉上来，杨得救了。童这次救人后来承认这是主的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有关。队长走过来，厉声说：

“童柏安，没有命令而下去救人，你知道这是要处理的吗？”

童说：“救人还要命令，这个我不知道。”

那位患肺病第三期的犯人，因肺病会传染，就在一座小山脚下，为他搭一座草棚，当振庆好不容易找到他时，他已经是骨瘦如柴、气息奄奄了，他看见振庆第一句话就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啊！”振庆跪在他的床前，流着眼泪将他交托主耶稣，求主救他的灵魂，减轻他的痛苦。在以后的不多几日里，这位实在得罪国家，得罪神和人，在人看没有指望的犯人，在富春江劳改工地的草棚里去世了。因着神的安排，把他放在振庆的同监房里，得着了主耶稣的救恩，在这里告别了世界。

发电厂大坝工地，繁重的劳动还在继续着，成批成批的人在饥饿，极度疲劳的困苦中倒下去，没有能再爬起来。振庆的身体，一切能拼上的，已经消耗殆尽，现在耳鸣眼花，全身酥软，每走一步路，都要付上艰辛的代价，何况还要担负沉重的工作。在这里，除了石头和黄泥之外，连一株草、一只小虫都难找到，犯人们要想另有可以充饥的办法，一线希望都没有。每天艰苦的劳动，仍然从凌晨起来，被看守怒吼和鞭打，驱赶到工地上去。

一天后半夜，犯人们来到工地，天上黑云重重，四围群山的草木在疾风中，发出凄厉的呼啸，偶尔听见夜鸟一、二声哀怨的鸣叫，更增添这悲愤的气氛。振庆和犯人们来到江边工场，眼看自己即将要倒下去。他在夜色苍茫中踉踉跄跄来到江边，富春江的水哗哗地向东流去，它们好象不愿多看一眼这人间悲剧，也想不出法子向这位即将倒下去的囚犯有一丝安慰，只有含羞流泪匆匆离去。振庆面向大江跪在沙石上，仰起头来，凝视片刻，忽然大声呼叫：

“神啊！这世界的味道我尝尽了，我的神啊！我的神，我不要再尝了！”

这声音在山谷中回响，好象如泣如诉，一声一声传向远方。呼呼的风声中，看守和犯人们不知有否听见，时间和人的声音好象凝固了，一时间都默然无声。只听见山上的树木、野草在风中的啸声和富春江的滚滚流水，在与这位饱尝忧患，主耶稣的囚犯一同哭泣号陶！

父神听见了祂儿女的哭声，不久，富春江地区连降九天九夜的暴雨，洪水从上游奔腾而下，大坝工地犯人们用血泪所堆积的石子，被洪水一扫而完。洪水过后，看守们又命令犯人们继续抢班工作，没有几日，第二场暴雨比前一次更大，共下了十四昼夜，工地上的石料再次被冲得无影无踪。中国进入“自然灾害”，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，劳改场上级的命令下达了：

“撤销富春江发电厂劳改大队，遣散犯人，停止建造大坝。”

振庆和他的苦难同伴，离开这个令人伤心，终身难忘的地方，离开了埋在荒山上囚犯同伴的骸骨，走向新的劳改场。（富春江电站延至 1969 年建成）。

“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……。要垂所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”（出 3:7，诗 102:20）

第十七章、特别犯人

“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”（来 10:35）

富春江水库工地的撤销，振庆和犯人们被调到乔司劳改场。

这里属于杭嘉湖平原，犯人们有蕃茹干饭吃，情形比富春江要好一些。但紧接着极度的饥饿还是临到，在三年自然灾害中，看守犯人的队长也吃野草，何况犯人们了。当时饿死的约有一半以上。犯人们被组织，派人去挖野草，到了晚上，就大家分开吃。有时挖来刺柴的根（荆棘的一种），晒干后，到畜牧场磨成粉后吃，大便就秘塞了，无奈，犯人们就相互抠出来。因着饥饿，犯人们几乎见什么吃什么，癞哈蟆、昆虫、小鱼、泥鳅，只要能抓到手，都统统塞进嘴里。振庆没有吃这些东西，他只拔地上的草，有时实在饿得不行，也摘未成熟的番瓜、小桃和稻麦，因他想起大卫在饥饿之时，也吃他不该吃的陈设饼。未囚前他有一百二十来斤的身体，现在只有八十余斤了。

中国的反右倾斗争在这时开始了，劳改场内的墙上贴起大字报，犯人们也相互检举，小组会议几乎天天举行，犯人是无论如何都要发言的。国民党主席蒋介石，在台湾要反攻大陆的风声，更加添紧张气氛，看守们对犯人的监督也越发严厉。犯人们的心如同提到嗓子眼，整天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何日会遭来杀身之祸。一天夜里，一个犯人因惊吓过重，在梦中惊叫起来，立刻就被从监房中拖出去，锁上镣铐。

每次小组开会，振庆总是不发言，犯人小组长无法说服他，只好向队长报告，队长也不能说服，就一级级地向中队、大队、场部、武装部反映，这些领导就来找他训话，振庆一声不响。神的时候没有到，他们都拿他没办法。以后开会，犯人中的学习组长又催逼振庆要他发言，劳动组长说：“公鸡不会下蛋，随他算了。”后来就把他放过去。

队长看见这个组征服不了他，就把他调到一个从前做过国民党特务的犯人石组长手下。这人在作特务时经过特别训练，治人有一套本领，犯人们在他手下，只得服服贴贴地听从他。背后就给他一个绰号“魔鬼组长”。除了各种虐待和欺负之外，石组长还叫振庆干重的甲级工，吃减少了量的乙级饭。当这些办法还是行不通时，就叫振庆每次在他们学习的时候站着，直到组长说到了时候，才可以停止，否则就要深更半夜地站下去。白天已经饥寒交迫地累了一天，夜里还要这样站下去，这实在不是容易的

事，但振庆爱主心切，宁可受苦，也不说亏负别人的话，因为要么不说，说了就必定要说些无中生有捏造的话，叫别人无辜受苦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会陷害别人，是积极分子了。学习在晚上七点开始，振庆在六点钟就已恭恭敬敬地站好，犯人们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稀奇他这个“天外客”。组长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。这样有几天，一次一位队长走过，看见别人都在吃饭休息，振庆端端正正站在那里，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振庆告诉了，队长笑了一下就说：“你这个人没有办法了，回去吧！”从此，这个欺人从无敌手的石组长，在振庆面前完全服输了。

运动的势头一直加增，队长在开会中也盯住了他，非要他认真“学习”不可，振庆对他说：“报告队长，我在家里早上起来灵修祷告，晚上也读经祷告，以前在这里没有时间，现在你们学习开始，我祷告开始。”队长看着他，心想发怒，却一时找不出刑罚他的办法。

在运动中，犯人每年要写二张自我检查报告。在别的犯人，这是为自己表白的机会，虽然能得益处的可能微乎其微，但犯人要写得好却不是容易的事，弄得不好，会带来祸患，因此免不了要绞尽脑汁。振庆却把这个“自我检查”当作他为主作见证好机会，他写得很简单：

“要求队长给我带铐、禁闭、加刑，因为我的信仰不能改变”。

几年中一直是这样。一次，振庆把报告送到大队部，大队长说：“好吧！就照他所说的办吧。”振庆在门外听得真切，就回到监房，打好小包，穿好衣服，准备坐禁闭，等到深夜，没有人来叫，他就又脱衣睡下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振庆把自我检查写好给了犯人广播员（专门负责传达一个中队里队长的命令，每中队有犯人二百，分二十个组，广播员比组长大。）广播员就把犯人和组长们都集中起来，给他们读振庆的“自我检查”说：“天下没有这样稀奇的人，别人都要求减刑，而他却要求加刑”。

在富春江和振庆曾同住过童柏安，曾有一段时间在一个组里。一次振庆把写好的自我检查，放在衬衫口袋里，早晨起来掉在铺上，被童拾到了。童一看，非同小可，别人是想方设法要求减刑，这个胡振庆在要求加刑，想到他平时劳动认真、待人和气，脸上一直显出喜乐的笑容，想不到内心有这么厉害。圣灵的感动，进到他的里头，那一天起，这位来自绍兴的犯人，从心灵中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。不久童柏安担任组长，他就处处保护振庆。吃饭时，振庆还没有到，如果按着平时，这个老实的基督徒，犯人们吃去他的饭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后来柏安就不许他们动一下。

振庆一直为着他的主，忠忠心地作美好的见证。早晨出工时，犯人管工具的把工具拿出来，别人都抢好的，振庆从不去抢，等别人拿过了，他才去拿别人所剩下的。犯人们为了减刑，在有机会表演自己的地方，总是显出积极的样子，振庆却不去与他们相争，因他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，把可以得队长称赞的机会让给他们。时间久了，队长也看出了他的为人，有时坐在犯人们干活的地上，对着犯人说：“这个胡振庆，样样都好，就是信耶稣不好。”为着对他行事放心，队长就叫他去管菜园的苗圃。这个苗圃要供应几百亩地，几十辆小车进进出出运菜苗，组长也要听他的指挥，这是他生活敬虔得外邦人称许的见证。

虽然这样，管教人员和犯人们，对他把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心志，总是大大的不满，每次小组的鉴定表上写着：“抗拒到底，顽固不化，带着花岗石脑袋见神。”中队、大队的鉴定表上也都这样说。因此别中队的队长们也都知道有这么个顽固不化的人，当队长们看见他时，对他说：“胡振庆！你这样下去，要枪毙了，你不难过吗！”振庆向他们笑笑说：“把我送到天堂去，不是更好吗！”队长们摇摇头，无话可说，就走开了。振庆也在那些日子里，为自己改名叫“胡胜”，因他深知他不是在自己争战，乃是为神的国度争战，神要藉他和象他一样无用软弱的人，将撒但从天上打下来！

一个软弱瘦小的囚犯，竟有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胆量和勇气，世人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。这正是神为何用尘土造人的奥秘所在，因神要用软弱的泥土，打败那本来侍立在神面前，有着尊贵地位，但不守本位，被神废弃属灵气的天使——魔鬼撒但。从前神称赞约伯，鬼魔不服，它认为人敬畏神，只是得了神的祝福和保护缘故，所以神容让撒但去对付约伯，但约伯在鬼魔所兴极大的苦难中，仍然敬畏神，没有因苦难弃掉神，神因此得着了荣耀。今天，神照样容让魔鬼，苦害这位在人眼中看为软弱的基督徒胡振庆，但鬼魔照样全然失败了，他不但愿意受苦，还常常要求加刑，令鬼魔极大的羞辱，在神审判这个败坏世界恶天使的时候，要让它无话可说，羞羞愧愧地下到永刑硫磺火湖中去！

“……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、……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天上再没有它们（魔鬼）的地方了。”（启 12:2-8）

第十八章、神的隐密处

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（约 13:7）

振庆在苦难中一直有一句话作他的力量：“谁晓得祢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祢该受的敬畏晓得祢的忿怒呢？”（诗 90:11）。这时，邵罗大姐妹还未去世，因着想念这位在困苦中度日的忠心姐妹，当他还自由时，振庆常勉励她，对她说：“阿姐啊！你坐着、站着、说话行事、或哭或笑，都是种。你种什么，就收什么。”此时他就想在信中用所得的这句话去安慰勉励她。他在明信片上写上这节圣经，又写了：“我得了双胞胎”意思是有二人因他传福音，已经相信了（一位即童柏安）。写好后，外面贴上纸，再写上别的话。谁知这封信被队长发现了，他们就把这事告到杭州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很快，加刑判决书，发到劳改场：

“在服刑期间，进行反革命活动，加刑五年。”

乔司劳改场，当时有规定，犯人逃跑一次，加刑六个月，两次加刑一年。加五年是没有先例的。参加加刑宣判大会的犯人有上万名，振庆被反绑着押到台上，面向会场，狱警用手把他的头压得很低很低。当宣判决书宣读到加刑五年时，犯人们轰的一声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因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，所以犯人们非常奇怪，因为只有坐监的人才知道加刑五年是什么滋味。判决后，劳改场特别派一人监视他，怕他因此而寻短见，观察了一段时间，见他与从前没有两样，就不再监视他了。

加刑后，振庆对于出来的事，已经绝望，反正不想出来，心中反而好受了许多，妻子来看他，在短短的时间中，他们俩都蹲下，振庆说：“爱啊！我只配受苦，不配享福，连累你啦！”妻带着泪眼轻声说：“不要说了，主知道！”以后只得匆匆离去，因为时间不允。

振庆表示自己并非犯罪的囚犯，就不肯穿犯人的衣服，队长也无法强迫他。他从家中已穿了二年的一件卡琪单衣，在劳改场又穿了十二年，从九月份穿起，直到第二年五月脱下，破了没有可补的布料，就拾犯人扔下的破鞋，拆开把它们一块块补上去，到后来实在重得与棉衣一般。

环境一直非常紧张，又被加了刑，振庆心思难免波动，因一直有一个声音控告他，说他给罗大写信是乌撒的手，罗大姐妹不必他去安慰，因此心中烦恼，自然是免不了的。在劳动中，振庆比以往更少说话，但神的安慰却常常临到他，一次在劳动间

隙中，振庆蹲在地上默想，主在他里面说：“雅各是我所爱的。”（罗 9:13）他忽然如梦中醒过来，神使他想起，在中国教会进入急难试炼的时刻，那些要保全自己性命的人，都进入属灵的黑暗中，自己虽身陷囹圄，但蒙神何等恩惠呢！眼泪流下来，在干旱得发白的土地上，成了一滩流泪谷黑圈。

振庆为自己并无挂虑，但他为家庭的忧虑和担子却不能使他平静。因着妻子想念她的丈夫，写给他的信中有一句话：“我的头啊（这是爱灵姐妹对丈夫的尊称）！我的眼泪谁揩呢？”为此他伤感了许多日子。振庆给妻子回了一信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，我所赐的平安不象别人所赐的。”因监狱犯人写信是没有自由的，意思是主必不丢弃你，振庆以此安慰痛苦中的妻子。后来他又写一信：“我的爱啊！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顾恤，难道我会把你忘记吗？难道我会把你撇下吗？”这些信是振庆在主前经过多次祷告，蒙主启示才写的，若不然有加刑禁闭的危险。后来这些信给当时还在受大难的教会得了许多帮助，当弟兄姐妹聚集读这些信时，圣灵大大地感动他们。听见这些信时，常常全场痛哭。主并没有错，她要仆人作祂所要作的工，因此振庆虽然在悲痛中，心灵却从主得着无比的安慰。

振庆忧疑自己，是否因着那一次的写信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一次，犯人们下午不去劳动，中午时劳动组长说：“麻雀在啄刚播下的西瓜籽，有谁肯去管。”主的灵提醒振庆，叫他不可失去这个爱的机会，他就答应说：“我去吧！”播西瓜的地，因无人干活，非常寂静。振庆用竹棒驱赶麻雀。圣灵大大充满了他，以至他整天下午的眼泪没有间断。在此振庆与神又一次有了美好的交通，圣灵滋润的同在，在告诉他，神没有离开他！他就在那里向主献上心愿：

“求主教我怎样为人，代祷写信传福音。

使我一生谨遵旨，行祢眼中看为正！

启示我、光照我、引领我、保守我；

直到年老发白，把祢能力传后代。”

乔司住了七年，振庆就被调往衢州劳改场，刚爬上汽车，神的话又临到了他：“大卫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華都使他得胜！”（撒下 8:14）他赶紧将头转向车厢角落，免得人看见他的眼泪。文化革命的运动，已经开始，衢州劳改场搞得浊浪翻天。大字报写错了，就是反革命，许多队长今天斗别人，一夜之间也成了被斗的“坏分子”。每天黑

夜，劳改场里的哭喊声、打斗声、口号声不绝于耳，许多队长被靠边站。警卫和看守们，在晚上要特别训练，几十人排在一起，拿着枪，口中大喊：“冲啊！杀啊！”

在这样险恶悲惨的日子里，犯人的命运，是朝不保夕的，振庆心头紧缩，不知道这个日子如何度过。刑期被加增，环境更紧张，腹中又饥饿，几乎要把人压碎一般。振庆为着多有眼泪，走路时总是用草帽遮住头。神的看顾却没有停止。在一次中午吃饭时，振庆打开饭盒，无意中向主献上一个祷告：“主啊！祢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！”（诗 119:98）。圣灵说不出的叹息，给他清楚的印证，眼泪成串地掉下来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其实，在这急难悲惨的日子，主更是无时无刻与他同在。不久，又要写自我检查了，他就凭着神给他的智慧，写了既没有改变自己信仰的话，又使人无机可乘。队长看了他的检查，竟召集犯人开会，在会上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今后写检查。也要象他一样写。”就这样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情形下，被减刑半年。神有祂的时候，不然，在那“史无前例”的日子里，振庆在还没来得及为神作完见证，就要遭遇不测了。

艰难的日子还在继续着，有一次振庆在耙田，因饥饿和疲乏几乎快要死去，圣灵指示他，到一片桃林的地方，这时桃子早已过了收获季节，自然已经摘尽了。他听从圣灵的意思，用手拨开叶子，就见叶子下面有几个鲜红可爱的大桃子，那鲜美甘甜的滋味，使他真如置身在伊甸园里一般，这事给苦难中基督囚犯极大的安慰。在人看象他这样的人，已经被“摘”不能存在了，但神的保守，这颗初熟果子在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时，却使他如奇迹般地保留下来。

这事果然照神所显出的美意，那次的加刑实在有神的许可，振庆到后来回家的时候才知道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家乡所在的小港公社，惩治人的刑具有二十多种，如老虎凳、坐烧红煤炉，身体内用气筒打气等等，若不是那次加刑，象他这样两次坐牢，对“反动宗教”的基督信仰，顽固不化的“花岗石脑袋”，回家来是没有活命希望的。

1969年7月23日前几天，队长告诉他：“你的刑期满了，可以准备回家了”。但现在回去，连一件衣服都没有，他就从半夜起来，从棉被上剪下一块，中午时偷偷地缝成一件短袖衫，因为若被发现，便要追究破坏公物的罪，因为这里私人的棉被，也算是公家的。总算没有被发现，再到出监队学习了十多天，就被放回来，回到镇海，先到公安局，再到法院、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一路报下来。回到家，向妻子第一句话说：“爱啊！我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了。”

“因为我遭遇患难，祂必暗暗地保守我；在祂的亭子里，把我藏在祂帐幕的隐密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”（诗 27:5）

第十九章、不配有的人

“.....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、飘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”（来 11:37、38）

文化革命还在继续，振庆回到家仅一月，红色“台风”（政治迫害）刮起，又被民兵抓了起来。这次抓的有他家中三人，振庆和他的妻、大儿子宇光。绑振庆的民兵力气很大，收绳子的时候，用膝盖狠命地顶住他的颈项，以至振庆头上的汗水似黄豆般地冒出来。解到半路，遇见大媳妇，她就用衣服擦去公公的汗水，又给他戴好草帽。神给振庆一句话：“网罗破裂，雀鸟逃脱！”（诗 124:7）。他就知道这次的难处不会长。母子俩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。后来振庆关了一个月，再解到大队斗了一场，就把他放回来，但义务劳动，从此就不停息了。夏天农忙时去生产队晒稻草，就是别人不要干的活，中午不许休息。冬天农闲时别人可以休息了，就叫他去挖溪沟，用以农田疏水。

一次，天下着倾盆大雨，没有风，也没有人影，连鸟叫的声音也没有，山峦和田野灰蒙蒙的一片。振庆却被命令挖溪沟，开头咬着牙拼命的挖，只因雨下得太大，衣服里外都淋湿了，身子冻得瑟瑟发抖，这里无处躲雨，又不能回去，否则批斗会更变本加厉，在这痛苦时刻，他想起耶利米哀歌中的一句话：“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，遭遇困苦的人。”（哀 3:1）他就向神大哭，雨声和哭声溶成一片，天空的云层，垂得很低很低，好象要静听这位神儿女悲痛哭泣的声音。稀奇，就在振庆这么一场大哭，寒冷和伤心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天光从父神的宝座前照进他的心头。无比的温暖，驱散了他的悲凉和孤苦。

农历十二月的一天早晨，雪下得有一尺多厚，天气很冷，村上的治保（村里管治安工作的）仍然叫他去挖溪沟。当他用冻得发僵的手在挖掘石头，把它们从流着寒冷雪水的溪沟中捞上来。这时，一群小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嘻嘻哈哈地走在雪地上去上学，一看见他，就跑过来骂道：“他是个反革命，来啊！拿石头打他。”一块块的石头向他扔来，振庆没有躲避，只是用善良的目光看着他们，主保护了他，使石头没有打中他的要害。赞美的歌声，想不到此时在他心中响起：

“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.....！”

从前圣灵感动他：“夫妻两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”好象发出新的亮光，给他莫大的安慰。——因他知道这是为基督受苦，虽然“赤身露体”，但并不羞耻。

不论白日黑夜，义务劳动完了，还要写“改造汇报”，送到治保那里，等他看完，治保说回去，才可以回去，不然要站着，仍象等候发落的犯人一般。至于被关被斗，好象是家常便饭，好多的日子里，夜晚被关在厕所里，白天就自己拿着凳子，头上用细铁丝挂一块木板，上用大字写着“罪状”和他的“反革命”身份，等到时间多了，那铁丝深深地陷到肉里去了。

振庆也有软弱的时候。一天，他知道明天就要去批斗了，而魔鬼的控告和灰心，使他的喉咙象被硬物塞住那么难受，无论怎样祷告都不能脱下，振庆对妻子说：“爱啊！明天的批斗我担当不住了。”姐妹没有说话，就跪下来和他一同祷告捆绑撒但，振庆立时得了释放，觉得满了力量。振庆深知道，这位他忧患中的妻子，实在是神为他安排，后来振庆在狱中，为失去这样一位属灵上的好同工，悲痛得无法形容。

为着在劳改场的十多年没有看圣经的机会，振庆回到家，就急忙把大箩筐倒放，上面罩上棕衣，里面点上煤油灯，把头伸进去，读圣经，读一会，就放好蚊帐，跪在床上祷告，因着民兵查夜查得很紧，如果知道振庆仍在读圣经，这是不得了的事。

为了防备圣经被抄走，他将圣经拆开，一小本、一小本地看，一次一位慈溪的姐妹来他家，振庆刚和家人在读圣经时，民兵冲进来，把圣经拿走，定罪“私藏反动宗教书籍”而又是一场批斗。批斗后，他们叫振庆站在当中，大队长问他：“胡振庆！你把枪枝弹药放在那里？”

振庆脱口说：“大队长！你说到哪里去了，我又不是当兵的，哪来枪枝弹药，我家只有一本手抄本。”这一说，大队长就叫民兵点着汽油灯去振庆家搜查，手抄本没有搜到，民兵因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在混乱中，不知是谁从他们家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撕去毛泽东的像，对振庆的妻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家多反动，竟敢把主席的像都撕下来，好吧！我们会找你们算帐的！”第二天，大队还是把振庆放了，到家还有半里路，就听见家中哭成一团。这次的哭，可说是胡家最为凄厉绝望的哭。因为“诬蔑伟大领袖”，是要枪决和判重刑的。振庆到了家，家人的心稍稍宽慰一些，他就叫他们全家都跪成一圈，他领全家人祷告，又将他二岁的大孙子明道抱在手中，奉献给主。这一夜振庆没有睡，仍然为这件事祷告，直到心中平安得了释放。蒙主怜悯，恶人的杖没有落在义人头上（诗 125:3），这场灾难被主带过去了。

现在振庆的工作，是到小港做义务劳动，挖掘河渠。民兵和他同去，他们空手在后面走，振庆则背着许多工具，腰都被压弯了，对这个“无产阶级的敌人，反革命分子”，当然不应该可怜他，否则要被人称为“阶级立场”不坚定的人。

早在宇光结婚时，因着没有房子。生产队队长出于同情，借给半间仓库暂作住房，在运动激烈的时候，还是收回去了。不得已就只得住在猪舍里，等到第二子圣光要结婚时，连猪舍也没有了。振庆到山上找到几块废弃的棺材板，叫儿子们锯开作横梁，用向日葵的杆子作椽子，再用山上的茅草盖一下，权当住舍，自己就住在里面。一次，防疫的人要验血，叫宇光去叫他父亲，医生来到草棚一看，说：“这里岂是人住的地方，不要弄错了吧？”振庆出来笑着说：“医生啊！这里有神的同在，好得无比呢！”自此振庆常常对弟兄姐妹说，要“生活简单、衣履朴素；茅舍陋室，心喜受苦”的话，真正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。

“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”（约 17:14）

第二十章、第三次被囚

“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……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……。”（林后 11:23）

振庆的第三次下监。是在文革的波浪洪涛中来到的。在这次的被囚中，他与患难与共的妻子，在地分别了。

在家虽然过了约三年，但批斗和义务劳动并没有使他在家安然享乐。爱灵因丈夫多次被囚和在外挨斗，又因家中繁重的担子，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，苍白的脸上如加上一层黄腊，营养的极度缺乏，花白的头发多已成了黄色。

1973年夏，振庆要到登步岛去的负担，已经好久了，一面为着环境紧张，一面也为着这位与他若即若离的忧患妻子，已经病卧在床，心中不忍离开。这样的挣扎过了好久，振庆因心中不安，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！如果这是出于祢的意思，求你为我预备同伴。”过了两天，一位姐妹来看望他的家，振庆说了这个意思，姐妹立即答应说：“可以让我的儿子陪你同去。”他既已看为这是出于神的安排，就在这天晚上，整夜祷告。当第二天早晨要动身时，妻子还睡着，振庆站在床前，望着眼眶深深下陷，脸庞消瘦的妻子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丈夫的抽泣声，使她醒过来，她急忙起床，边穿衣服边说：“啊！亏欠你了，你要去海岛吗？只管放心去吧！主会与我同在的。”振庆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然后两人跪下一同祷告，谁知这是他们在地上的最后一次同心祷告。到振庆离开家，同那小弟兄上路向海边走去的时候，爱灵一直站在门口望着，直到看不见，她隐约知道，这位她肉身的丈夫、属灵战场上勇士，恐怕不能再见面了。

海上的风很大，等到从梅山上岸，振庆的衣服被大雨淋湿，这夜在梅山一弟兄家里过夜，天一亮仍与弟兄乘船到六横岛，刚从船上下来，主给振庆一句话：“祢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”（诗 42:7）。他知道这次必有苦难临到。在六横姐妹家中，振庆立即找到这节经文，读给姐妹听，对她说：“你要为我祷告啊！”仇敌的攻击也就在此时开始，心中对妻子的想念，家庭的挂念，似乎一时都充塞他的思想。一个抽着香烟的人跟在背后，他也以为是抓他的人，可见这位曾二次被囚，仍然不能给撒但一点地步的基督仆人，鬼魔是多么的恼恨！

振庆到了桃花岛，他哪里知道昨天正在这里，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，批斗教会的看守弟兄蒋贤清，岛上的局势非常紧张。

这位蒋弟兄，从前是一位信佛的人，且生活放荡，为人不检。到二十九岁才接受了福音。主给他诸般恩赐，把多人身上的鬼都赶出去。1956年肃反，因不参加宗教组织被判刑五年，被带到内蒙呼和浩特服刑，以后全家都迁过去。蒋弟兄自此受了许多苦。神却看顾他，与他同在，在文革的1970年，一次极重的批斗中，一位民兵营长对押来批斗的他说：“你进屋去等候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！”奇妙的是，这位民兵营长，不知是忘记，还是故意，没有把他提出来。那次挨批的人，都被整得死去活来，以致社员们见他毫无损伤，都称许他有神保护。1972年春，从内蒙回来，1973年5月27日在六横岛看望兄弟姐妹，被当地政府抓住。在头一天晚上，蒋弟兄得着启示，知道自己将要遭难，告诉妻子说：“你要爱主、听主的话，料理家务，我就要离开了！”

为着这样一个劳改释放犯，重新搞“反革命宗教”，政府如临大敌，岛上充满紧张气氛，码头有民兵看管，为要防备“阶级敌人”的“破坏”。振庆一上码头，就被盯住了。民兵报告公安局，三辆自行车就向他们追来，此时，振庆和一位弟兄、一位姐妹，正翻上一座小山，就在岭上休息，公安人员来到他们面前，没有说话，只见他们铁青的脸，因追得紧急，没有带绳子，不然必把他们绑起来。

到了派出所，把他们隔开，审案的人问振庆：“你从哪里来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振庆知道这是主已预备要他喝的杯，要他们盘问而说，没有意思，就说：“你们给我一枝笔、一张纸，我自己写给你们。”他们就照他所说的办。振庆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地址，末了写上：“我是两次被囚的人！”审问的人看了，不再作声，就去告诉所长，所长即通电沉家门监狱，告知说：“有犯人押来了！”然后进来，叫他到门口跪下，所长亲自捆绑，这位所长捆犯人有一手本领，又因身材高大，这么个两次坐牢的重罪犯，在批斗会刚开过第二天，就敢于来岛上进行“反革命活动”的坏人，真是无视无产阶级政权，自然要绑得很紧很紧，在他把绳子拉紧的时候，振庆被他猛然的用力，身子被悬空提了起来，一直转了几个身，才把他捆好，因反手绑得实在太紧，振庆全身的血液，好象不再流通。心肺的闭塞，几乎就要昏死过去一般。

另两位兄弟姐妹，没有捆绑。因认为他们的“罪状”没有振庆重大。将振庆绑好后，立即从码头押送到沉家门监狱去，路上遇见一位弟兄，是那位同被押送的姐妹的外甥，所以弟兄就请他们在码头的饭店里吃一餐饭，振庆被绑，自然不能吃。当另二

位弟兄姐妹吃饭时，这个凄惨场面的试炼，真令振庆悲伤得痛不欲生。因着麻绳深深地陷进肉里，身体的剧痛，两手已变成紫黑，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下去。他想起约瑟被扔在坑里，哥哥们在那里吃喝的情景，身上的疼痛使他几乎要叫出声来：“姐妹啊！你们知道我的痛苦吗？你们不为我祷告，吃得下去吗？”这正应验了使徒保罗所说：“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末后，好象定死罪的囚犯……。”

从码头下了船，振庆已经不能再忍受，就用很低的声音对他旁边的公安人员说：“国家工作人员，（因为‘反革命’不能称同志，否则会挨打），我已担当不住了。”这人犹豫地朝四围看了一下，就把振庆的绳子松了一些。这样振庆进入了戒备森严的沉家门监狱，在这里被关押四十八天，开始他第三次为主被囚的痛苦旅程。

“祂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象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”（哀 3:6）

第二十一章、一台戏景

“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”（林前 4:9）

“轰轰烈烈”的文革已进入白炽阶段，基督徒受迫害的高潮，也进到几难忍受的地步。但教会的复兴，也就在这个在人看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。振庆所在的宁波地区，逼迫也和全国一样。弟兄姐妹所受的打击，是非人所能受的；宁波要数象山逼迫得最厉害。有一位丁弟兄，干部们叫他只穿短裤、赤脚，在零下数度冰冻的寒冷中，叫他站在露天里两个夜晚。在快要冻得失去知觉的时候，他去拿了二把稻草，夹在手臂下。正在第二夜最艰难的时候，神使呼呼作响的西北风，忽然变为温暖的南风，使丁弟兄得以活下来。逼迫的人又在冬天叫他站在屋檐下，冰冷的雨水滴在他头上，淋湿了他全身。一位钱弟兄被重重拷打，竹棒被打烂了，仍然把他拖着游遍二百多里方圆的象山县。

神迹奇事也在这最紧急的时候出现：一位姐妹被民兵拖到一座桥上，夜间勒令她跪在一条长凳上淋雨，民兵则在屋里看守，淋了一晚，见她若无其事，就去摸她的衣服，谁知内衣丝毫未湿。

王德堂弟兄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特别有负担，只因穷苦，没有鞋穿，就一直赤脚走路。家中常祷告的地方，被膝盖跪了二个洞。每年农历二十七、八，要去山上禁食祷告，直到正月初二，三下来。一次天气实在寒冷，竟有一只野兽，伏在他身边，给他取暖。有一次，他很想吃鱼，就向神祷告。当他走过河塘时，有三条鱼向他游来，他见旁边有一人正在打鱼，就向他借鱼具，那人说：“我帮你捉吧。”当那人走来时，鱼却游开了，无奈那人只得离去。但稀奇的是，鱼又向他游来，王弟兄就用手捉住，每条是有好几斤重的大鱼。同是这位弟兄，在一位弟兄家里得他们夫妻非常爱心的接待，只是他们家没有孩子，王弟兄说：“耶稣明年要给你们一个孩子，”后来果然就有了，正如当时以利沙所行的。不久，这人家的孩子死了，姐妹遇见王弟兄痛苦地告诉了他。想不到弟兄说：“这是神的安排，你不要疑惑，主还要给你一个儿子。”第二年，这事仍然应验了。当这位教会的守望者去世后，这里教会属灵的情形损失很大。

振庆就是回家，日子并不比劳改场过得好，批斗游行一直没有间断。现在，正当文革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，他又被捕，自然批斗就不在话下了。在沈家门监狱关了第四十五天，天还没有亮，振庆就被进来的公安人员捆起来，押到监狱门口。在那里振

庆遇见了也同被关押蒋贤清弟兄，两人就被押到汽艇上，把绑索吊到汽艇的钩子里，因怕他们跳海自杀。汽艇就在茫茫夜色的大海上往六横岛驶去，在磨难的日子有弟兄在一起，振庆觉得心中满得安慰。他哪里知道，这是神安排他陪着这位要先于振庆离世殉道的弟兄，在这苦难的日子，同走一段十字架的道路。天刚亮时，汽艇到了六横的蛟头，开批斗会的台已经搭好，来开会的人正一批批地走进会场。这里的批斗台正好象祭坛，而台上的那血红的横幅，如祭坛上的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现在它等在那里，要将主的仆人，在“坛”上吞噬烧杀。

为着捆绑的时间太多之故，押解的人给他们暂时松绑，叫他们散散步，为要在台上不至过于难看，使“戏”演得不理想。两位弟兄却无力行走，只得坐下。他们以眼泪交通，彼此用目光勉励坚固。不多时，台上的扩音机有人以大声的呼声高叫：“把反革命宗教头目，蒋贤清、胡振庆带上来！”随即，武装人员如鹰抓小鸡般地把他们往台上拖。台搭得很高，在振庆背后看押的人用力把他的头往台面上按，振庆两脚抖得厉害，眼看头已到了台的边缘，就要从台上跌下去摔死了，这时有一人过来，把前一人推开，振庆才得稍稍立稳。随后，一位又一位用“满腔愤怒”的声音，把他们两人的“罪状”说得天颤地动，杀一万次也不足以平民愤。每当批斗讲话的人呼一下口号，押解的人就要把他们的头使劲往下按一按，开头振庆还能自制一下，后来也就麻木不知所以了。

批斗结束，武装人员都去吃饭，两人就被押进一小房间，蒋弟兄想和振庆说话，振庆用眼向他示意，因外面有民兵守着。押解的人吃完饭，他们就被押往沉家门监狱，关了不多几日，这两个基督的囚犯，就被分开了，振庆从此再没有看见蒋贤清弟兄的面。蒋弟兄离开振庆后，又多次受了批斗，以至从台上被人推下来，抓着头发拖上去，又推下来，又抓上来……，直到昏死过去。在遍体重伤之中，被关入看守所，在最痛苦的日子里，他不能走路，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。后被判十年，解往浙江安吉劳改场，因在狱中继续传福音，加刑二年。1973年10月15日中午，被同监犯人用刀杀害，以流血走完了他的全程。

振庆被解到镇海看守所，在这里他度过了难熬的三年零二个月。到了镇海，因着地区和县的不同，批斗又要重新进行。

家人受逼迫也在同时进行，此时振庆的儿子们已经长大，在一次聚会中，武装人员冲进来，先叫大家不许动，然后叫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报自己的姓名，一个弟兄说：“我叫××，是反革命的儿子。”立刻，他被捆起来，带到公社武装部，松了绳子。后来

又进来二个穿制服的人，把他的一只手重新反绑捆起来，因着绑得很紧，身子不能立直，就靠在门框旁。那两个公安员绑好后，就走开了，他因手的疼痛以至全身神经都紧缩起来。正在紧急时刻，走进来另外一公安员，他见被捆的手已变紫黑，急忙给他松绑，并对他说：“快活动活动，否则你的手要废坏了。”因并没有别的证据，后来也把他放了。

在镇海看守所，一天晚上，振庆和十五个重罪犯人，被调入一个监房，振庆就知道要出事了。天还没亮，武装人员进来，第一个叫胡振庆的名字，他走出去，叫他跪在煤屑地上，立即被五花大绑起来。然后拖上汽车，从早上开始在镇海的贵驷、骆驼镇、城关镇、大碛镇、柴桥镇逐镇批斗，最后到白峰，在许多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和民兵荷枪实弹的枪林下，振庆和这些犯人，从枪弄中穿过去，跪在地上，振庆以为就要枪毙了，哪知只枪毙了一个梅山人，振庆想起主被“列在罪犯之中”。这一天是他最感痛苦中的一天，从天还未亮到晚上，他被麻绳捆着，滴水粒米未沾，又因他只穿一件短袖，绳索陷入肉里，痛苦难当。在柴桥公安人员吃饭时，他向看守他的公安员恳求，盼能把绳索松一些，这人的脸色忽然显得可怕起来，用手打开他身上的绳结，再狠心地绑紧一点，忽然，从旁边过来一人，把他推开，将绳子给松了一些。

回到看守所，振庆已经精疲力尽，不能动弹，然而各种批斗一直进行着，甚至无法计算到底被批斗了多少次。然而神不许可振庆死去，因主要藉着他，在天使和众人面前作的祂见证。

“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的。”（林后 6:9）

第二十二章、击打磐石

“祢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……，从磐石中凿出水道。”（诗 7:20，伯 28:10）

当振庆第三次被囚前夕，他妻子张爱灵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，当那一次的告别后，到知道振庆被囚时，她仍然没有一点向主不满。但她心中挂念已经第三次坐牢的丈夫，忧虑弟兄比忧虑自己的病更多。当振庆在看守所关押二年多的 1975 年 6 月，她抱病到青峙看望一位没有子女而患重病的年老姐妹，在她身边守候了一个礼拜，直到她去世而回家。当她回到家中，儿女们见母亲面色苍白，走路摇摇欲坠，赶紧把她扶到床上，其实她的肝脏病情已经发作。一位姐妹来到他们家，就把母亲接到她家去休养，但不几天，因肝腹水昏迷，不得已才用船送回来。这样安静的昏迷中过了一个礼拜，偶尔儿女们能用西瓜湿湿她的嘴唇。在 1974 年 7 月 12 日走完他痛苦的人生之路，在主里安睡了。相信她的丈夫若在身边，她必有许多的话要给他，但主知道她心中的愁苦，预先把她收去，好叫她不再看见地上的苦情。安安静静地告别了这个折磨了她一生的悲惨世界，到她最心爱的主那里去了。当这位基督囚犯的妻子病重期间，她用颤抖的手写她平生最末的一封信：“我的头啊！我流着泪，躺在病床上，难道我不能再见你的面了吗？”当这封信尚未到她丈夫手中，她就在昏迷中离开了世界。

在镇海看守所里关押三年零二个月的振庆，因着找不着他的实际罪状，就预备要把他释放。此时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患难的妻子已经告别人世。当他去海岛时，妻子那脸上病患中的笑容，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里。他虽不知道妻子的去世，但心中那不可名状的痛苦，主好象在告诉他爱妻与他在地的分手。因着释放时要核实材料，办案人员就检查振庆的资料。在振庆身上搜出的一小日记本上，他们终于发现了可以判他刑的证据，就是振庆在日记本上摘录了《圣经》有关生育的经文。办案员怒气冲冲到监房问振庆说：“这白纸黑字是你写的么？”振庆答说是，办案人点了一下头，就出去了。振庆知道这次被定罪是必然的了。过了几天，判决书下来：“搞反革命宗教，屡教不改，判决十五年。”但判决书上没有写明他具体犯什么罪。

判刑之后，振庆可以接见了，因他日夜挂念妻子，就赶紧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孩子啊！我已经判刑，可以见面了，你们母亲身体不好，用轿抬来吧。”信到之后，家中包括弟兄姐妹共来了十九人，除了振庆的儿子和女儿进入第三道门外，其余的人就被挡在看守所第二道铁门外。振庆第一句就问儿子和女儿：“你们母亲呢？”女儿回

答说：“母亲到耶稣那里去了。”他呆了一回，却没有说一句话。振庆的姐夫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一直看着振庆，老泪横流。大媳妇也哭成泪人，对公公说：“爸爸，赦免我已往对您的亏欠吧！”女儿胡蜜是她父亲第一次被囚释放和第二次被囚的 1958 年所生，现在已经十八岁了，她未满月父亲又遭囹圄，现在是她父亲第三次被囚，母亲又去世，怎叫她不伤心悲痛，她紧拉着父亲的手就是不肯放，那号啕大哭的声音，使全监二十四间监房的犯人都侧耳细听，因这是一场惨痛的大哭。看守们都围拢来，这伤感的场面，竟没有二人想把它中止，末了所长出来，就用力把女儿和父亲的手掰开，又推振庆进入第三道铁门，父亲转过身来，对着他的亲人们，用坚定的声音说：“放下你的重担，一分也不剩。应当一无挂虑，放心吧，我不到这个日子会出来的！”在场那十九位振庆的亲人和弟兄姐妹，无不流下眼泪，只是呆呆看着他消失在监房的门口。

一离开人群，振庆眼前又立即浮现出妻子那慈祥凄苦的笑脸，眼泪象开闸的急流，从他那忍受长期饥饿的脸上滚下来，这样的伤心，在前几次被囚中还从未有过，因这次被囚前从家中出来，直到在桃花岛逮捕，他是无时无刻想念他病中的妻子，现在果然先他而去。他想起妻子和他结婚以后，一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，为着失去家主的家庭，她忍辱负重，脸上因着天黑挑柴赶路，跌出了许多伤痕。他好象又看见他的妻子，挑着柴担，在家乡那高低不平、山间崎岖小路上奔走。更使他伤心的是，在她病重垂危时，不能在她的身边守护她，服事她。他巴不得到妻子的坟上，向睡在地下她所爱的亲人骸骨，去放声痛哭，无奈现在是身陷监牢。这样心如刀绞的日子，过了许多天。

日日夜夜，无论是站着、坐着、睡着、捧着饭碗，眼泪总是不止息的往下流，原先坐牢时就是妻子不在身边，总好象有一个安慰在他心中，现在他心中的一丝依赖就这样失去了，这一个打击，真如大锤把他心中一切的刚强，自义全然拆毁和打碎。从前时，他以为自己一个十分勇敢的人，现在他才认识，他的肉体情感是那样牢不可破的在他里面。振庆是一个十分会动感情的人，这也是加增他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到这时候他才体会什么叫击打盘石；什么叫雅各的“毗努伊勒”；什么叫“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”。主的恩典是够他用的，当他在悲痛独坐的时候，圣灵告诉他：“他这是坐在神的面前！你失去了妻子，你还有我呢！”心灵的喜乐又一次充满了他，圣灵活水的暖流，慢慢的冲刷和医治他心中的伤痕，圣灵也告诉他，不久，他要在最可爱恩主的宝座前，与她见面。主又给他一句话：“耶和華既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（撒下 17:37）这位在反对神的人面前，敢舍性命的属灵战士，在肉

身情感上却显得何等脆弱，若没有主亲自的怜悯眷顾，真不知为伤感悲痛到什么地步。没有神的怜悯，人算什么呢？岂不是一团窑泥么！神是可称颂的，祂今日击打磐石，正是为要在那日流出活水。主的仆人哪！今日主在各样事上击打你吗？请莫悲伤，你若知道旷野有多少罪人、迷羊、群畜将在饥渴中死去，你若看见神要你为着他们而受苦，必欢然忍受了！

“1、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稣，

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稣，

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稣，

我不转回，我不转回。

2、朋友离开，我还有耶稣，

朋友离开，我还有耶稣，

朋友离开，我还有耶稣，

我不转回，我不转回。

3、父母撒下，我还有耶稣，

父母撒下，我还有耶稣，

父母撒下，我还有耶稣，

我不转回，我不转回。”

振庆在镇海监狱关押了三十八个月，现在被解往衢州十里丰劳改农场，先从镇海解到宁波，又从宁波用汽车驶到萧山，在监狱时暂押一夜，然后到了衢州，从此又开始了艰难痛苦的生活。在判刑的那一年，他五十八岁，女儿胡蜜因日夜想念父亲，所以又来到衢州看望父亲，这又是一次号哭的会面，在三楼的岗亭上值班的警卫，眼看这个难分难舍的情景，眼睛润湿，从岗亭上走下来，他先叫父亲进去，然后婉言劝女儿回去。因他知道若让他们如此下去，是不能分手了。胡蜜痛哭着看父亲走进监房，她立了一会，才慢慢挪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河边去喝水，因她哭得太久，口渴得厉害。这位警卫走上岗亭，把水壶从岗亭上扔下来给她喝，然后转过身去，可能是这些悲剧看得太多的缘故吧。

主却顾念这位年老的仆人，使他的身体比从前年轻时坐监更强壮，在他六十二岁的那年，一位弟兄去劳改场看望他，见他挑着二百多斤的猪饲料，健步如飞，而且脸

色光红，皮肤坚韧。那位在家享天伦之乐的弟兄，却多有病痛，身体软弱，令他惊奇而又感叹。

当他将被解到衢州十里丰时，汽车一进入劳改场，圣经的一句话在他心中显明：“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”（诗 91:11）。感恩的眼泪止不住从他脸上流下来，他赶紧背过身去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犯人，以为他伤心，就拉拉他的衣襟，示意他不可笑出声来，他哪里知道这是他感恩的泪水呢。

一到农场，当天下午就下地劳动。过了几天，看守叫他们到水渠挖泥疏通。振庆来到水渠，第一脚踏下去，当另一脚再要跨到满了淤泥的水渠中时，心中有一个隐隐阻止的感觉，他就把脚慢慢地踩下去，觉得脚下有刺触一般，他停住脚，用手小心探下去。摸出一个碎了瓶底。向上竖着的破玻璃瓶。振庆一见，真是毛骨悚然。要知道在劳改场受伤，是不能象在家里安然享清福的，有一位宁海在家的弟兄，就是在田中踩在这样一个破玻璃瓶上，脚上的痛苦直到离世为止，而这位坐牢的弟兄，神就把这个痛苦从他身上免去。神的话应验了，正是在他行的路上保护了他。他又一次向主献上感谢。许多年后，每想起那一件事，他的心仍会发寒，却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“祂必保护圣民的脚步。”（撒上 2:9）

第二十三章、苦中的甘甜

“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”（徒 26:18）

年老的胡振庆弟兄，因着第三次被囚，仍在衢州的劳改农场辛劳工作，主圣灵爱的浇灌，也一直充满着他。到年底的时候，犯人们都要去用牛耕地，预备春耕。一天振庆一面耕地，一面在心灵中与主交通，情不自禁从灵中出来一首诗：

“主的爱，主的爱，我永远不能忘。

永远的爱，默然的爱，主爱我到底！”

他边唱边哭，且越哭越响，竟至号啕大哭。有一人背着锄头，从山岗上走过，竟呆呆地看着他，他虽然知道有人看他，但主的爱实在太强烈，仍然没有使他的哭声停下来。

一次他挑草籽种，一边挑着，一边默想主的爱，顺口编就一首诗：

“一生牧养我，一生牧养我，

牧养我，牧养我，牧养我到今日！”

如此边哭边唱，竟有半天之久。一次下雨天放牛，四围无人，正是思想主的好时候，主又给他一首诗：

“你为耶稣作何事？夕阳即将西沉；

快去传扬救恩喜讯，坦然无惧见神”

基督囚犯那世人不能领会的哭声，在茫茫的雨天中，传向远处，传向天庭。

振庆在三次的劳改中，任劳任怨，因他认定这是为主劳苦，所以他又作一诗：

“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也是得多少；

主应许，马大的服侍永不落空，

小事上忠心，主喜欢！”

因着主的应许：“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”，所以振庆十分平安，一无挂虑。

有一位来自象山的地主，名叫郑阿惠，因到海口做生意，财产多，土改时财产被分，自此，神经出了毛病，整天坐在院子里，雨淋也没有感觉。以后被判刑十年，到了劳改场，围着痛苦与不服，缠着看守要看守把他打死，因此触犯了他们，给他上了

八年镣铐。一次吃饭时，犯人们排着队等候盛饭，待轮到他，盛饭的人却给了别人，等他拿到饭碗，就把它打在那人面上，把脸打破，因此被加刑。以后因各种原因加了几次的刑。还有一次，收工已到夜晚了，有人把棉花秧踩坏，只因他走在前面看守以为是他踩坏的，又被加刑，终于判成死刑；重新加上镣铐。执行死刑前尚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坐在那里哀哭。振庆上前问他为什么哭，他把包袱打开，把判决书一张一张拿出来给他看，振庆才知道他的痛苦。因振庆此时在劳改队里兼理发的工作，犯人二、三人放出来叫他理发，郑阿惠带着镣铐也来了，他坐在理发椅上一直哭，振庆也和他同哭，他拿出一块手帕，放在阿惠袋里，轻轻说：“郑阿惠，耶稣基督揩干你的眼泪。”因着这句话，阿惠感动得竟用泪眼看了他许久，他作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被人间弃绝无人理他的死刑犯，竟听见如此安慰感人的话。自此他信了耶稣，并且一人常常偷偷地祷告，从此面上有了喜乐。一天，他找机会靠近振庆说：“大哥啊！我实在没有可报答你的，我只有只饭碗，我要把它送给你。”振庆知道这事万万行不得，如给看守知道，两人都要受苦，就说：“你不要作这事，你只要想念为你流血的主耶稣就好了。”这个郑阿惠以后还是被枪毙了，但主的救恩明显临到了他，振庆觉得无比的安慰。为此，振庆写了一首诗；

“差我远远往外邦之处，去是使万民作主门徒，

又听主说道，我可差谁？谁肯为我去？

黑暗中果真有人等待，等候神的救恩，我就告诉。

流泪撒主种，欢呼收割，带种流泪去，捆禾回家！”

一九七八年下半年，中国政府报上发表了声明：监狱中的犯人，一切错案可以上诉，凡六十岁以上的老弱病残者可以释放回家，若没有病就不得释放。因此劳改场内犯人们的上诉一时弄得沸沸扬扬，犯人们有如此减刑的机会，真是求之不得。当时上诉的犯人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，许多人因此得以改判。那些从前钦佩振庆为人和因他所传福音而信的人，都来劝他，叫他快快上诉，免得错过机会。有一位上海姓林的囚犯，从前是大学生，被打成右派，这时也信了主，他也急急地劝导振庆上诉，还应允为他写上诉状。振庆却依靠他的神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主应许我说：‘信靠的人必不着急’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祂叫我出去，我必能出去，祂叫我留下，我必要留下。”如此人们为他暗暗着急，但他仍然无动于衷。许多人因此以他为世上最大的傻瓜，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个胡振庆，为人谦和，除了信耶稣之外，在他身上按着国家的法律，再也找不出他的罪过来，若论减刑可能要数他第一个。

振庆安静在神面前，没有上诉，也没有一个意思要人帮忙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神却没有误事，一直非常康健的振庆，还在看守所里时，忽然患起了气管炎，而且病得不能躺下，只能卷起棉被伏在上面。所长进来厉声叫他躺下，后来见他实在病得厉害，也就允许了。这样一直病了十五天，刚好犯人的鉴定表也就在这个时候报上去。以后每张鉴定表上都填上：“严重气管炎”。这样就符合“老弱病残”的条件。

1980年3月7日，儿子宇光夫妇和一位姐妹来到衢州看望父亲，当宇光面见队长时，队长说：“你父亲可与你一同回去了。”因队长所说是北方话，宇光既听不懂，又不敢信，就追问说：“报告队长，请你再说一遍，我听不懂。”队长又重复一遍。哎呀！同去的人真欢喜得跳起来，他们不住地说：“赞美主！赞美主！”队长又来到振庆的监房，对他说：“喂！胡振庆，你可以回家了，本来场部要把你送回去，现在你家里来人了，你和他们回去吧。”就这样，年老的胡振庆弟兄就和儿子儿妇并那姐妹一同回家，这年振庆六十二岁。

这位在属灵战场上拼搏了一生的基督精兵，已经过三次监狱生活。因神藉他在中国教会遭大难的日子里，使主道得以坚守，主的名不被弃绝（启 2:13）。就他自己，主把他安置在监狱的“隐密处”，身心灵魂得以保全下来。当福音的门户稍有开启的时候，主藉他将他的旨意得以通行。现在已经年老体衰，心中的负担此时才真正放下，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对女儿胡蜜说：“女儿啊，爸爸回家了，爸爸回来啦！”从前释放，人虽回家，心好象仍在监狱一样，如今真正回家了。爱他为他舍命的主，对这位拼搏一生的属灵战士，把他从烈火般的战场上撤下来，现在要在他身上发出基督甘美的馨香！

“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；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”（诗 84:6）

第二十四章、磨碎的粮

“作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。”（赛 28:28）

胡弟兄回家后，约有三个月时间，在家里接见各地来看望他的弟兄姐妹。他面色光红，身体壮实，头发也没有白，而且心中因主怜恤经过二十多年的监狱生活，五、六年的批斗痛苦，现在终于得胜回来，所以心中满了安慰喜乐。

多少次他到一地去看望主的羊群，和他一同出来送行的人，几乎没有人脸上不挂满泪水，好几次他已经坐在汽车上，下面的姐妹们哭成泪人一般，撕裂心肺的哭声使车上人无不惊叹不已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（她）们并没有任何血统的关系。车上的人问他，“她是你女儿吗？”胡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大概你这位父亲路很遥远吧？不然怎么会得如此伤心！”胡当然无言以对，只是满含泪眼，向车下号哭的姐妹们挥挥手，然后赶快转过身去，不然他爱怜发动，只怕心肠撕断了。

一次胡老从海岛看望和聚会回来，弟兄姐妹依依不舍，一直送到码头，现在弟兄姐妹虽然已经站在那要回去的码头上，他们的眼却仍望着那站在船上的老人，那种安祥慈爱的面容，犹如主耶稣可亲的笑容，又如他（她）们从未见过父亲的柔脸。回想在岛上几个日夜的聚集，胡弟兄那亲切的声音，给他们多少安慰和勉励，简单的几句话，摸人是何等的深，一场又一场的感动痛哭，不知不觉医好了软弱人的心病，抚平了痛苦人的伤痕，唤起人向着救主的赤忠奉献，向往十字架的道路。以致一位姐妹竟忘记把包交给老弟兄，当船已经起航，离码头约有一米余，姐妹才从无限感慨中醒悟过来，她急忙要把包交给老人，只因相距太远，一脚落空，掉入海中。渡轮急忙制动，水手们跳下海去，把她救上来。

大卫岛、秀山岛在东海边缘，靠近太平洋，离开振庆家乡光水路有×××公里，茫茫大海不能隔断振庆急切要见弟兄姐妹的心，振庆一到，弟兄姐妹们饥渴的心，好象盼来了甘霖一般，简短的问候和交通，他唱一首他自己作的诗：

“主耶稣的盼望在我，祂交托我救人真理，

到天下各方，将主爱传讲，

成就主的计划，在我，在我。”

立即聚会场里一片哭声，聚会中被主爱抓住的人，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主，许多人以后成了这里教会的主要柱石。

一位姓王的少年姐妹，信主后，家庭的逼害很大，几次母亲把她赶出家门，有一次下着大雪，亏得她哥哥把她留到家里去，不然，她因不肯去连累弟兄姐妹，几乎会把她冻死在雪地里。在这艰难的日子里，胡弟兄来到衢山岛，她有幸参加那一次的聚会，她静静地听这位老人述说他在监狱中的痛苦岁月，她幼小的心灵中，已经激起对主耶稣十字架的深切爱慕，当胡老唱一首诗：

“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稣……父母撇下，我还有耶稣……！”

主耶稣那十字架血的爱情，似乎是主耶稣亲自向她安慰怀抱一般，她的泪水如珍珠般成串地滴下来，自此，心中被主的恩膏充满，甘愿为主背负任何十字架。回到家中，试炼再一次临到，而且比从前更加激烈，母亲打得不解气，就拉起她胸前的衣服，要女儿一同到大队（村办公处）去，要村干部协助她，把她女儿的“耶稣”去掉。走到一条河边，母亲知道大队并不能“解决”女儿的问题，又改变了主意，她一怒之下，就要把女儿推下河去，女儿因有主的同在，并不想死，所以就推拉起来，母亲见女儿不肯下水，又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要自己下河去，女儿就将母亲死死拉住，母亲哭，女儿也哭，而观看的人只道女儿是不孝子孙，就纷纷指责她，火气大的人就骂起来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疯子”；“看你年纪轻轻，竟有这样狠心啊！”

青年姐妹那羞愧难容模糊的泪眼里，似乎忽然映出一位年老弟兄，扛着监狱里沉重的工具，正流着眼泪步履艰难地向劳改场的荒野走去，那和着泪水的歌声不知从那里向她耳边飘来：

“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稣……父母撇下，我还有耶稣……，我不转回！我不转回！”

浑身是泥的女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竟充满了属天的喜乐，因她自喜与基督的苦难有份，也经历了她所感动和向往年老弟兄那十字架的“甘味”，竟找不出对母亲一丝怨恨，虽然母亲还在叫骂着，她却伸出手来搀扶着她走回家中。一路上，任凭人们怎样讥笑。姐妹心中一直响着“我不转回！我不转回！”谁知这经过十字架猛烈之火熏烧过的诗歌，从那天起经过了十余年艰难苦痛的生活，伴随激励她直到今日。

经过大半生艰难痛苦的生活。振庆弟兄比从前更加谦卑柔和。一次，他与一位弟兄一同祷告，当祷告后，有弟兄很严厉地对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被魔鬼所附的，你这么不会分辨么？”而振庆笑着说：“呵！是的，我是无用的人，因我缺少分辨的恩赐啊。”后来在会中祷告，无人听得出他被人责备，似乎有一点的不平，照样面对面向着主，在

他心中找不出一丝为自己辨屈的意念，令在场的弟兄姐妹感动。在一些聚会中，因他是一位主要挑担子的年老弟兄，难免有些误会和委屈他的言论，但他的旧人好象全然死去一般，没有一件事和一个人所不能忍受的委屈所能摸着他。

“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…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

（前 15:36；加 2:20）

第二十五章、乳香岗的芬芳

“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，以没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粉薰的，是谁呢？”
(歌 3:6)

释放回家的年老弟兄，把他从监狱回来而留剩不多的光阴，珍惜得比金子还贵重。弟兄姐妹前来看望还未结束，他就急急地去陆上和海岛去探访各地的教会。现在他那久经风霜。饱尝铁窗风味的脸上，显得比以往更加柔和温存，而他经历十字架煎熬的心灵，发出基督荣耀的天上香气，比他的脸更是宝贵万分！

在三次的监狱生活和一生坎坷艰难中，胡弟兄共约作了五百多首诗歌，这些诗句虽然没有文学的高雅和秀美，也缺乏精工细雕，可谓是朴实无华。但她却带着十字架浓重的没药馨香，在他流着眼泪而音韵不全的歌唱中，犹如五旬节的和风，使全场满了感动的泣声，即使年代久远，也不会忘记。

一九八八年有一位海岛的弟兄，路过岱山岛在弟兄家中休息，弟兄正用录音机播放相弟兄的讲道录音，当听见胡老所唱的一首诗：

“求主用我就在今天……，

观望众岛灵肩（？）何在，千万灵魂有谁关怀。”

主的灵深深摸着这位弟兄，激励他完全献上，为主去更艰辛的地方工作。

一爱主的两夫妻，蒙主呼召要他们搬迁到某偏僻地方去牧养教会，姐妹已经顺眼，但弟兄却胜不过，当晚上姐妹唱胡老所作：

“主我不想世界名利，只望久伏祈。

主我不想美味礼衣，只望熟衲言。

世界苦杯我喝甘愿，唯望祢名荣。

家庭妻儿亲友情谊，愿为祢舍弃。

愿步我主一生血踪，为我成贫穷。”

弟兄心被恩感，立即奉献同心前往。

一位在嵎泗海岛的弟兄，因着远离大陆，交通闭塞，加上教会担子沉重，心灵的软弱时常力不能胜，在一次聚会中，胡老被圣灵感动，拉着他的手，教他唱：“下一代

神的儿女起来吧……！”这位弟兄从这次蒙主膏抹，他见证说，那次胡老的勉励，终身不能忘记，他因此忠心持守在孤岛上，直到今天。

一次他在宁波西乡某处教会聚会，一位在工厂作会计的姑娘，因着空闲随便坐在聚会的门外打毛线，因她常要到外地出差，所以打扮不同一般。胡弟兄讲了一天道，她也听了一天，下午聚会结束时，胡老来到她面前，问她说：“姐妹，你听了一天道，听到了什么？”这一句普通平常的话，是被圣灵膏抹过的，立即眼泪从这位姑娘的脸上流下来，她呜咽着说：“阿爷，我别样没有听见，我只听见一句话：就是名与利我甘舍，情愿属耶稣！现在愿属耶稣！”

以后圣灵一直工作在她里面，呼召她遗弃世界，跟随她的救主耶稣，一生奉献给主。当她决心为着主舍弃世界时，她穿起她从前最心爱的衣服，准备了辞职报告，来到工厂向领导申请辞职，以至领导惊奇万分，竭力劝说也无济于事。当她快走出厂门时，她心中说：“世界啊！从今以后我与你永别了，我的神啊！从前我是为着世界，现在我要一生为着祢！”回到家中。把时髦衣服脱下全数送人，从此穿起她平时最不愿穿的朴素衣服。以至父母兄弟也大大惊奇。不久她由另一位年老弟兄带到海岛，在那里专心读经祷告了半年，没有人告诉她，她却自己禁食。父亲见她向主矢志坚贞，不但撤了工作，又把自己打扮得如妇人一般，又是痛惜，又是气恼，最后还是把她赶出去了。后来胡老把她介绍给一位在海岛贫穷的弟兄，她从胡老家中嫁出去，忠心事主直到今日。

胡老出来已近十年，教会已经复兴，聚会逐渐走向正常。当异端进入他所在教会时，他及时识破，才使羊群不受伤害。为着自己年老，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奔走跋涉，他为福音在中国的开展献上了切切的祷告，过了十年，福音奇妙的在邻县展开，而且面向各地去。一九九二年福音工作也在他所在的教会中开始，有弟兄在这次福音工作中被关押。不久释放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在一次谈话会中，一位弟兄说：“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胡老就站起来说：“还有一件大事，就是福音工作。”那弟兄问说：“叫谁去呢？”胡胸有成竹地用手指一中年弟兄说：“你去吗？”这位弟兄立即站起来，回答说：“我有负担。”不多时，许多弟兄姐妹都纷纷报名，就这样向着外地的福音工作，也就这样展开了。在那荒凉贫穷的内陆地区，教会建立起来了。以后他所在地的大陆、海岛各处教会也展开了福音工作。

这位对福音有着特别负担的振庆弟兄，为着持守纯正的信仰，为着千万基督徒后代能够不偏左右高举圣经真理，从前那以肉身的痛苦，眼泪的献祭，大半生在监狱的

坚心奉献，现在“死在自己身上发动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。一粒麦子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

他自己虽然不能再到中国内陆更远的地方传福音，还是常在浙江和安徽相近之处为主作工，因着长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他的普通话自然不顺口，但主并没有要他说许多属灵的道理，只要他走上讲台，以一个眼泪的祷告，立刻全场痛哭起来，这一哭，圣灵就象甘雨降下，使到会的人无不得着内心的滋润。他从监中出来，短短的十五年人生，主藉他所得着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不单与镇海相近大陆海岛六、七个县，就是浙江各地和外地有心爱主的神儿女；凡遇见他的都从他得着属灵的好处。

为着福音在外地传开，他常常不吃不喝整夜跪在主前，为在远方神的宝贵儿女如摩西般在神前举手祷告。对这些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，他真正显出父亲的榜样。一次，定海岛上的几位姐妹要去远方传福音，动身前先到胡家，盼望老人的指教帮助。胡老看见去为主工作的姐妹们，自然非常高兴。祷告后，他拿出平时舍不得享受的糖果糕点，又拿出一双保暖鞋，对她们说：“你们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着凉，这些点心是给你们在火车上吃的，你们是主耶稣的宝贝啊！吃过晚饭你们早点休息，因为有好几天的工作要作呢。”然后亲自为她们准备床铺，自己却拿起垫子，出到外面去整夜祷告，天亮后，与她们一同读圣经并交通《林前》十四章八、九节“若吹无定的号，谁能预备打仗呢……？”并说：“约书亚山下打仗，摩西山上祷告，你们放心去，神必与你们同在。”后来姐妹工作了十多天，又回来报好信息给他，他笑着说：“你们没有动身之前，神已经应允我了。来吧！我们快献上感恩吧！”老人那在神前恭恭敬敬的神情，姐妹们见了，莫不感动流泪。年老弟兄以父亲的心肠服事她们，感动她们暗暗决心要以母亲的心去服事主的群羊。

许多时候，主的话在他口中真正显出“两刃的利剑和医人的良药”（来 4:12；箴 12:18），他没有说很多的话，只以经上的话就能使人大受感动，有一位弟兄有爱主的心，只是还没有事奉的机会，所以他忧心忡忡，象要倒下一般，弟兄们就将这位弟兄领到胡老面前，他因病软弱躺在床上，他见了青年弟兄注目看着他说：“弟兄！在你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”（箴 3:6），说完就要坐起来，只是没有力量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又说这句话，每一次，这位弟兄都被主摸着，心中火热。虽然后来，这位弟兄在属灵道路上遭受许多打击痛苦，但这句话成了他站立和勉励自己的力量。又一位海岛姐妹，早年夫妇听见胡老的舍弃一切跟从主的见证，她丈夫答应了主的要求，走上了舍己的路，但姐妹却一直在挣扎中。年迈的振庆弟兄在海岛几天的工

作，只得躺下。姐妹进来，老人却忽然坐起对她说：“坚心依赖耶和华的，祂必保守你十分平安”（参赛 26:3）。姐妹心中似有一股暖流，已往的压抑立刻得着释放。神的话却有长久的力量，扶助她走前面的道路。

同样他用经上的话劝勉人，也常能以圣灵亮光简单扼要，他教导一位平时不愿服教会安排的弟兄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（撒上 15:22），大自然都听神，草顺从风，鸟顺从节令，谁敢不听呢？倘若东风吹来，要树向西倒，它若不服，必要折断了”。很简单浅显的话，就把弟兄心中的刚硬折服了。

胡老对青年人常交通诗篇二十三篇的信息，他也要青年人一生作这诗篇中的人，每当他说“耶和华一生牧养我”的话，每次无不流泪，人以为主保佑平安的人才有赞美，岂知最多的赞美，却从这位为万人饱经忧患人的口中出来。或者说，在镇海相近大陆海岛的弟兄姐妹中间，对主赞美最多的，莫过于这位坐三次牢的胡振庆弟兄了。

“我妹子，我新妇，乃是关锁的园……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……并各样乳香木、没药、沉香，与一切上等的香品。”（歌 4:12-14）

第二十六章、“约但河”边

“祢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……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”（诗 42:7，43:4）

弟兄从监狱出来，又为主劳碌奔波了十五年，现在已经七十七岁的高龄，身体开始老迈衰弱。一九九三年年底，他的心口已经隐隐作痛，但他并不以此停止脚步，除了仍然参加一切聚会之外，又渡过大海，到衢山岛去看望弟兄姐妹，从颠簸不堪的轮船上岸，他的身体极度疲倦，每走一步似乎都要付出很大代价，就是在这一次，他仍然如往常一样，坚持禁食，并为岛上的教会通宵祷告，聚会中弟兄姐妹见他坐在椅子上，软弱得好象要坍下去，不禁暗暗流泪，谁知他一被扶上讲台，立即如战士上战场冲锋陷阵一般，又如战马听见角声准备往前直冲（伯 39:24），疲劳和衰残在他身上一扫而空，这一次交通的信息，重点是勉励神的儿女要出去广传福音，分为三点：一、工人的训练；二、福音广传；三、建立教会。年老弟兄那坚定有力但柔软温和的话，似快刀刺人心腑，又如甘雨润人心灵，这给岛上数千弟兄姐妹带来属灵复兴的极大祝福，许多从前听过他讲道的弟兄，一齐见证：胡老讲如此透彻有系统的道，这好像还是第一次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是他在这个远离大陆的海岛最末一次的讲道了呢！交通完了，老人泪流满面，面向众人，带着深重无限的怜爱，为岛上的教会祝福：

“小儿啊！愿神赐恩给你”（创 43:29）。

老人登上轮船，再一次挥手向送行的众人告别，他在船上最后一次向岛上的群山和田野注目片刻，好象瘦骨磷峋的老牛，观望那从前辛勤耕耘的禾田，不忍离去一般……。然后弯着那因长年艰难生活，已经倦曲的脊背进入船舱……，时至今日，那位弯着腰背慈祥的老人，在岛上的弟兄姐妹眼前，仍然那么记忆犹新。只是在地上，已经永不能再见他的面了。

在这期间，他总是不愿提一下自己的病，仍然为主奔波不息，一次在定海聚会结束，心口要象裂开一般，在以后的一些重要聚会中，他还是照常参加，白天禁食，晚上守更，他的劳苦仍然超过常人。直到肉身的一切力量，如同灯油耗尽为止。

老人病重的消息，传遍了大陆海岛各处教会，来探望的弟兄姐妹陆续不绝，但老人从不提起他的病情，只要人一进入他的卧房，第一件事，就是为来访的人作一恭敬的交托祷告，然后简单问候教会的情形，以下的时间，就是劝勉和教导，他的口已被

十字架治死，没有人再能听见他随意说一句世俗和为肉体自怜的话，凡到他那里去的人，本想去看望安慰他，谁知被“看望”和安慰反而是自己。许多次，他的气力好象已到尽头，但无论如何，他总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哪怕一句勉励的话也好。面对老人对神如此坚定虔诚态度，探望的人无不深深感动，又为自己平时对神的不恭和失信，懊悔自责。他并不用多说话，人在他旁边站一会，就觉得神在这里，心中对神的敬畏油然而生。

弟兄姐妹敬重这位为主为教会，拼搏一生的神家仆人，各种礼物和礼品自然不会少了，但老人不但不肯到医院去看病服药，就是这些弟兄姐妹送的物品，也不肯享受，叫儿孙们想方设法去送给别的年老肢体，和那些穷苦的人。他深切体会生在马槽里神的独生子，想念救主在地艰难的三十三年，直到临死不愿使自己的“享受”超过他的先生……。

正如他的恩主，直到受苦刑在即，仍然孤单在客西马尼园伏地恳切祷告，弟兄在病重极度衰弱的日子里，仍为教会禁食祷告，当他还能下床，跪在床前守通宵。直到再也没有力量下地为止。

弟兄的后代已见到第四代，他给玄孙起名“传诚”，以纪念他一生所敬爱的英国教士郭姐妹。他为家庭最为关心的，就是要后代敬畏神，为此就不住地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垂听他仆人的恳求，就在他离世前的 20 天的 1 月 18 日，有弟兄姐妹来到他的家中，儿女们在老人床前跪成一圈，一位弟兄被圣灵感动，领唱一首经文诗歌：

“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事奉祂；

因为被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

你若寻求祂，祂必使你寻见，

你若离弃祂，祂必永远丢弃你……。”

圣灵立即降在他们身上，这一场的痛哭和彼此的认罪，几乎使房屋震动，正如雅各离世，以色列全家在亚达禾场上的号啕痛哭一般（创 50:10、11）父亲（祖父）对每一位来到他床前的子孙，按着他（她）们各人的属灵景况，逐一作了劝戒和勉励，并为他或她作一简单的祝福祷告，家人又相互认罪，并在老人面前表示从今爱主的心志。自此老人心灵得了极大安慰，因为他一生所服事的主知道他仆人的痛苦，当弟兄长年在监狱中遭难的日子，他不能对儿女好好的教养，因此心中一直为此自愧，现在

这场儿女们号哭的懊悔，是父神给他仆人偿还的报答。他最后给儿女留下的话，就是他用眼看着他们说：“敬畏神，作你立身之处！”。

他还托咐弟兄姐妹，转告一位正在开首学习事奉的青年弟兄：“你若谦卑，神必与你亲近！”

胡老在病患中，95年1月26日8时25分，嘱咐一弟兄，记下他的遗嘱：

- (1) 主的工人啊，多亲近神，少亲近人。
- (2) 青年基督徒啊，愿你过好祷告生活。
- (3) 作父母的啊，带领孩子每天读一、二节圣经。

水涨过两岸的“约但河”已在老人面前，有几日胸口的疼痛如刀刺一般，以至昼夜俯坐椅上，不能睡觉，也无法进食。他几次对儿子说：“我为何会这样呢？神弃掉我了！神弃掉我了！”等到第二天，他对陪伴他的人说：“你为我备好纸，我要请你为我写一首诗”，老人用全人的力气唱他在痛苦中作的诗：

“耶稣为我尝死味，耶稣为我被神弃，

耶稣为我尝死味，耶稣被神弃！”

那以痛苦体会主耶稣十字架上受刑的惨痛，和着凄苦悲哀的歌声，使病床前的人无不感动哭泣，伴着这耳边的袅袅余音，仿佛把人带到各各他山上，亲见救主挂在木头上，和着从袖手袖脚涌流的汨汨鲜血，倾听祂向父神撕人心肺的哀哭呼喊……，使人一生不能忘却。

一切的托咐、劝导和祝福都完毕了，老人就安静睡着，好似不再有任何痛苦或皱一下眉，也不再说话，只静静地等候他一生所服事，将要差遣使者来接他去见他日夜思慕的恩主，主后一九九五年二月七日下午三时，在安息的熟睡中，他和来迎接他的天使，平安地渡过波涛死前的“约但河”，到王那里去了。

“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圣灵说：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”（启 14:13）

第二十七章、以利沙的骸骨

“……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起来了。”
(王下 13:21)

在他受苦的年日中，曾作一诗：

“以利沙骸骨，碰着使人活，
我的一生是否如此……？”

主所用的仆人，神实在预先常有启示给祂所要用的人，正如神呼召耶利米时所说的：“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”胡弟兄在他一生的年日里最喜爱诵读和交通经文中，好象都已应验在他身上。如：

“我未成形的体质，祢的眼早已看见了”；“祢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祢都写在祢的册上了”（诗 139:16）；

“吹嘘炭火，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匠，是我所造”（赛 54:16）；

“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”；

“祢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”（诗 66:12，71:20）；

“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祢与我同在”（诗 23:4）；

“神啊！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祢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”（诗 71:18）；同样耶利米在忧患痛苦的年日里，曾预言自己和叹息说：“……我有祸了，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”。果然耶利米直到年老仍然为他忧患的百姓，被自己的同胞掳到埃及，并在那里被悖逆的百姓“相争相竞”被石头打死，以流血殉道告终，但弟兄却若有所思，所以他一直羡慕以利沙——死去的骸骨，能使人复活，所以论到自己和别人路终离世时，就常引用这节经文。

因为来看望这位为主辛劳一生，半辈子被囚的老人，弟兄姐妹络绎不绝，也有与他一同坐监，后来因他传福音而信的人，也不断有人从外省外地来看望他。雅各在年近中给他的一家祝福，而老人在病中却不断以祷告、劝勉和安祥的神态，给一切来到他病床前的人祝福。

国人数太多的缘故，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，在他病重期间就有了严密的监视。胡老离世后，教会照着常例，举行丧事聚会。但在当天夜里二点，公安机关全面调动，以几十辆汽车，数百名军警实施突击，使丧事聚会成了一场轰动整个宁波以至浙江的“重大新闻”，一时许多人被暂时扣押，许多外地闻讯前来向他遗体告别的弟兄们，和本地看守的弟兄，被关人看守所。

老人遗体却在他儿子家里，静静地躺在棺木里，他对这一切与他有关的悲惨遭遇，已经不再感到任何痛苦，十字架对于他来说，已真正不再有任何感觉。因他活着时候，主所喝过的杯，他接过来喝尽了。他生前常在交通中说：“我已多次坐牢，还准备再坐一次”；“我觉得我的人生中，还有一次痛苦，但我完全愿意，只要主的旨意成全”。丧事聚会中的这场风波，弟兄姐妹才想起他生前所说的话，或许是指着今日说的，然而他已不再流泪，不再哀哭，也听不见他忧患的叹息，一切的风暴好象都与他无关，他仍然这样躺着，躺着……，静静听着他四围的哭声渐渐远去，远去……。

公安机关出于误会，他们担忧人数过于集中，会影响治安（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）。后来他们也知道：真实的基督徒对于政府的“造反”连想都不会，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，是被世界用十字架钉死的，主人尚且如此，何况祂的仆人。

但父神岂是不知道这事的发生呢？因祂这样作，是要成全祂仆人生前的愿望，使“以利沙的骸骨”叫人复活，叫人得福。因为当时正值家庭聚会要遭难处的风声紧急，弟兄姐妹知道了，就向神呼吁，有三昼三夜的禁食祷告（斯 4:16）。刚在此时，接到胡老的死讯，有几位弟兄前去参加丧事。也就在那天晚上，被抓进去了。本来这件事的发生，真是加增了环境的重量，后来有弟兄在祷告中清楚知道，这是有神的美意，虽然所能知道不过如此而已，但那日必要更明白。

还有一县，参加丧事的弟兄从胡弟兄所在地部门，被移交给该县看守所，拘留关押，在这几位弟兄关押期间，一位参加属灵不正常的派别聚会，而且是格外热心的弟兄。当他为了填地正在山上拉土，只拉了一车，圣灵告诉他，把工具拿回去。他很是稀奇，现在正是干活的好时候，为何要我把工具拿回去，似乎不必再来拉了呢？他有一些属灵经历。想一定家里有什么事，就听从了内心的意思，当他拉了土，车上又放着工具，还未到家，就看见公安的警车，停在家门口，这才知道出事了。公安人员对他说，快跟我们去，所以衣服也来不及换，就莫名其妙被警车押走了，到了看守所，未及仔细审问，就被关人参加胡弟兄丧事“犯法”弟兄的监房中。起初因他为所确信的另—“信仰”大有热心，所以与这几位弟兄理也不愿理，几天过去了，他内心蒙了主许

多光照，回想从前所走的路，觉得有许多不合圣经，又听见他们虔诚的祷告，内心开始对自己那超乎圣经，对个人过分高举的偏邪产生了动摇，以后圣灵一直的工作，他们开始交通祷告，还交谈了属灵上的不同见解，到一切问题解决了，奇妙的，他们都先后被释放了，这位弟兄回到纯正信仰正道上后，给这个县的各地教会带进新的属灵转机，而这位如释重负，暗暗感激主给他这一次奇妙关押，献上何等的感谢呢！参加丧事的弟兄们，也欢喜快乐感谢主藉着胡老的去世，使他们在磨难中，反转化为乐，转苦为甜，得着了他们长久所为之祷告的弟兄。

前来参加丧事的弟兄姐妹，除坐在棺木旁的几位弟兄姐妹和家人外，全部暂时关押，因为治安部门怕他们“人多势众”会去“闹事”。武警们一夜未睡，天还未亮，宣传车又开到丧事现场，各种车辆和公安人员，再一次把有可能进入胡家的道路全部封锁，一面就催促振庆的儿子们，快快出殡。这时的场面真是又凄惨，又庄重，还又奇妙。因着公安们详细知道参加丧事信徒们的临时住处，所以在后半夜熟睡时，在一个时间中一网打尽。但有几位能使用乐队的弟兄们，睡在一位弟兄家的阁楼上，因梯子要用，当晚移去了，阁楼下因人全被押走，折腾得“翻天覆地”，而公安们却没有想到上面还有人，因而惟有这些乐队的弟兄们被保留下来，得以在凄苦冷落的出殡中，吹奏出福音庄重的乐曲，在山上山下和胡家周围警戒的公安干警，全皆侧耳细听，因他们还可能从无经历这样的场面。

这一场的出殡，可说是世上少有，一面是愿意最后送老人的主内各地肢体，被关押在政府用房里，一面是稀稀拉拉的少数人，抬起老人的棺木，在沉重的步履中，向山上走去，山下是身着威严制服的公安们，四散站立，他们为执行公务，目送令他们百思不能其解，这么一位年老农民基督徒的出殡，令人们如此震动，令世人如此重视。一直到这事经过半年多，那些“参加”这场丧事的国家工作人员，还在私下问信主的人：“到底这位胡振庆是什么身份呢？”回答是：“他除了信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丝特别的身份，只是他为着他所信的耶稣，坐了三次共二十多年的牢”。

为着敬爱他的主，为着持守基督纯正信仰，奋战一生的基督仆人，葬在先他去世件一年的妻子张爱灵的坟墓边，爱妻的去世，是他第三次被囚被判十五年，他人生最困苦的时候，主不忍见祂儿女的痛苦，预先把她接走了，振庆为着这位患难与共的姐妹爱妻，曾在他一生中，哀哭得最伤心的日子。现在他（她）们的遗体终于同息黄土下，而他们的灵魂却在主那里见面，从此永不分离了。他们这样安息，等候那末次号筒的吹响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在坟墓四围忽然增加了许许多多的人，哭泣的声音也越来越大，原来弟兄姐妹不顾公安人员的警戒，也不顾荆棘陡岩，从山这边到山那边，来到坟墓那里，许多人因此被划破衣服和皮肉。他们期望再送一阵这位逝去的前辈圣徒。众人在山上最后告别的祈祷，从山上和着哭声的歌声，传到远方……。

当老人的棺木下葬入土后，公安才开始撤去，这一次令人难忘的出殡，好象一次奇妙的福音布道，那悲壮沉痛的情景，在人的良知中，犹如一粒细小的生命种子，有一天，那天上甘露临到的时候，在好土里的要结出美好的果实来！

“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，仍旧说话。”（来 11:4）

后记：乳香岗的途径

“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岗去，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”（歌 4:6）

这是《雅歌书》中主角，书拉密女追求良人自己，一段令人向往的话，从前她以“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，常在我怀中。”今日她要自己往没药山去，她的追求是何等饥渴；她的灵程是何等进步；爱良人是何等迫切！

没药树是生长在非洲、阿拉伯地区的一种小乔木，当树干受疮伤后，就流出汁液，经日光曝晒、热风或寒冷成为晶体。人们采来放入药中，成医治人各样损伤的良药。基督降世，正如嫩芽象根出于尘世干地，更在十字架上流尽血水，“医治”了地上万万千千罪人的灵魂身心。因此圣灵为要人明白父神救赎，愿意以世人理解的没药，作耶稣为千万罪人受苦受死的表记。难怪那位如“基达帐棚”般黑的书拉密女，蒙了良人悦纳拯救，一生要以良人的苦痛作她怀中的没药，勉励自己一生一世不忘救主的恩情。并愿意上没药的山，跟随救主脚踪，与祂同苦同死。并与良人基督一样从死中复活，在她身上活出良人的自己。在此不单使一切认识她的众女子得福；良人也得了安慰和享受：“我妹子，我新妇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……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没药的香料……。”不知不觉中，良人复活的乳香（馨香）也从她身上发出，却是结果累累：“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祢存留的。”（4:10-14, 7:8、13、）。“众女子见了，就祢她有福”，良人也“恋慕”她（6:9, 7:10）。

胡振庆弟兄去世已经一年多了，这位为着他所敬爱的救主，为持守基督纳正信仰而三次坐牢的弟兄，令弟兄姐妹无不怀念。我们并非要重看一个软弱的人，乃是要叫神众儿女看见，神能藉这卑微的器皿，显出祂莫大的能力！基督徒并不重看他坐了多少年的牢，因为坐牢并不表示必定得胜？！那是想念这位曾经教导过他（她）们的年老弟兄，因着有基督的馨香从他身上发出来。他（她）们得他益处的事，因着年日变迁，自己也记不清了，但那一股从基督而有香气，总好象挥之不去，不能忘怀。而藉此引万他们敬畏和事奉神的心志，却是发出长久的果效。

胡老在世时，为了教导教会的后代，常引用圣经诗篇七十一篇十八节“神啊！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祢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”并亲自作诗，无数次流泪歌唱：“下一代神的儿女起来吧！下一代神的儿女起

来吧……！”兄弟姐妹这些汇集不够完全的见证，或者稍微了却胡老对教会后代的关切之情。

书拉密女是“我要往……”，正如神称许大卫说：“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（！）遵行我的旨意。”（徒 13:22）书拉密女并没有自己能走上没药山。因她后来曾使良人十分伤心（5:26），大卫也没有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。我们所认识的振庆弟兄，论到他的为人，可能没有人敢说他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，许多时候被他同年的弟兄责备为：“讲道没有气魄！”、“行事没有骨气！”；就是为他妻子去世的痛哭，号啕得真如孩子一般，但神要用他，人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些在太平时大有“骨气”的人，今日到哪里去了呢？讲道十分有“气魄”的人，给教会带来什么呢？我们从胡弟兄幼年开始的心志上，或者可以知道一些神为何要用他的原因。

▲他 14 岁就开始学习守晨更的人（9 岁学习早起读圣经）；

▲在国难当头，海外传道人被迫离开，当许多从前传道人和长执们默然无声的时候，幼年的他，第一个在海外悲愤的传道人面前挺上去；

▲别人在教会荒凉的时候，收买田地，要加增产业。而他却变卖所有，愿意为主献上一切；

▲当教会大试炼的紧要关头，他又一次在“大墙”快要倒完的时候，以性命相拼！使基督的名字，在他所在的地方不至灭没；

▲在时局改变，从前教会中事主的人，多人都在打算、寻找退路的时候，他几步一跪祷，一村一山番艰难传福音；在高山上号哭为教会求福；为自己求持守的能力……。

此外，他父亲是一个大镇上第一位信主的人，也是忠心一生，为儿子献上信心的祷告；又在信心中死去的人。今日基督徒父母，准备你的儿女作怎样的人呢？

是的，他实在是个被软弱的人，他在人看来似乎不配上讲台。但他向主坚定不移，看重主的荣耀比性命还重的心志，岂不是今日时代所必须的吗！主来前还有更大的试炼要临到教会，不惜任何代价地立定心志，是今日没有一个愿意爱生的人所不需要，或者可侥幸的。他的见证中，好象从无一次是靠他自己得胜的。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他向主立了心志后，一切都是主在他身上显出祂荣耀的作为来。我们好象从他身上看见，为什么主没有用血气之勇的人，来为他作特别的见证；也好象看见那不认识肉体之人，给教会带来的大损害；更看见那没有绝对心志，没有将一生献给主

而“事奉神”的危险；也看见那在太平与艰难试炼面前两种心肠、两副脸孔的人可怕结局。

战兢啊！愿你我重新省察自己向神的心志；

献上吧！凡真心愿意跑天路到终点的神儿女！

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喝尽了满杯苦水，尝尽了“没药”的全部苦味，才得着医治全人类罪伤的一切权柄。以至“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（约 12:32）今日多人讲说十字架，却不知道或不愿意尝十字架的没药苦味。这样传说的十字架不光不能医治人，就是自己肉体的可怕“黑影”（歌 4:6 节“日影”也作“黑影”）也不能除去。有多少把十字架没药讲得有声有色的传道人，不但别人没有得着医治，许多时候反加增了人的伤痕，因为人内心恼恨叫自己不舒服的十字架，旧造中若没有基督的没药，就必有尖利害人的石头！

为着教会中肉体黑影太多之故，基督荣耀的光辉，几乎无缝可入。——黑影遮断了阳光，阻碍了五谷生长，世界的淤泥潮湿，腐败了城墙，摇动了房屋根基，蚀断了栋梁屋柱，分散了羊群，糟蹋了美地……。肉体可咒诅的黑影啊！你何日才到没药山死去除尽呢？这不肯上没药山的黑影在我里面天天搅扰，我真是苦啊！主啊！求祢天天带我到十字架的没药山……！

胡振庆弟兄的一生，可以说是没药山的一生，他并没有别人讲十字架的口才，却满有十字架没药乳香医人的创伤；他的拙口无法表达十字架，但他经历十字架的言行心肠，叫遇见的人无不感叹：“这人身上我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”。他和千万走完基督十字架道路的众圣徒一样，虽然已经走去，但基督藉他们身上发出的馨香之气，却仍激励“众女子”快跑的跟随祂！。

十字架的没药山啊，你何其美好，何等可悦！那羡慕你的，黑影退去了；爱戴你的，众女子得福了；那上山的，乳香岗到了；那经过的，香草山近了……！凡不愿上受苦的“山”，也不能到复活的“岗”。因为没药山连着乳香岗，且是通往香草山。荣耀的王——良人就要到了！

“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”（路 17:33）

“祂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不废掉神的恩……。”

（加 2:20、21）

“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；……爱情众水不能息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”（歌 8:6、7）

“祢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祢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……证明这事的说：是了我必快来。阿们！”（启 11:18，22:20）

“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……祂的仆人都要自奉祂，也要见祂的面。”（启 21:4，22:3、4）